



1
200
1 14

百
五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孟子正義序

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兼
門下封駁事兼判國子監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孫奭撰

夫揔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
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
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
竝作儀衍肆其詭辯揚墨飾其淫
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

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洛水
懷山峙盡昏熱繁蕪塞路孰可芟
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
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
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
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
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
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

盛傳於世爲之註者則有趙岐陸
善經爲之音則有張鎰丁公著自
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
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
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
落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僞謬時
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夔
前奉

勅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
講馬龜符國子學說書吳易直焉
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
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
効先儒釋經為之正義凡理有所
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
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
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一上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孫奭疏

趙氏注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蓋也王號也時
天下有七王皆借號者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

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
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為師孔子時諸侯
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
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
儒為諸侯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
篇以公孫丑等而為之一例者也

疏

梁惠王章句上正義曰自此至盡心是孟子七篇之
目及次第也揔而言之則孟子為此書之大名梁惠以

下為當篇之小目其次第蓋以聖王之盛唯有堯舜之
道仁義為首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七篇之首也
此篇凡二十三章趙氏分為上下卷此上卷只有七章一章
言治國以仁義為名二章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禽獸
三章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足備四章言王
者為政之道生民為首五章言百里行仁天下歸之六章言

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者人則歸之七章言典藉攸
載帝王之道無傳霸之事其餘十六章分在下卷各有言說
大抵皆是君國之要務故述為篇章之先凡此二十三章既
以梁惠王問利國為章首遂以梁惠王為篇名公孫丑以下
諸篇所以次當篇之下各有所說云章句者章文之成也句
者辭之絕也又言章者明也摠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
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注云梁惠
至例者也○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
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夷
狄其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十六年以魏封畢萬為大夫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畢萬封十一
年獻公卒畢萬之後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武子生
悼悼生羸羸生魏獻子子生侈侈之孫曰魏桓子桓子孫曰
文侯文侯卒子擊立為武侯武侯卒子瑩立為惠王惠王二
十一名瑩謚曰惠謚法云愛人好與曰惠汲冢紀年云梁惠成
子名瑩謚曰惠謚法云愛人好與曰惠汲冢紀年云梁惠成
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字林云王者魏趙韓秦齊楚燕七
為王天下所法也是時天下有七王者魏趙韓秦齊楚燕七
如顏淵子路子張是弟子名篇也趙岐所以引而為例

孟子見梁惠王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王曰叟不遠千里

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曰辭也叟長老之稱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王

亦將有以爲寡人興利除害者乎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此孟子對曰王何必

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為利故曰王何以利為名乎亦有仁

義之道可以爲名以利爲名則義之利之患矣因爲王陳之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

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

利而國危矣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弑則國危矣論語曰放於利

而利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爲名也又言交爲俱也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

乘之家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諸侯也夷千乘之

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

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弒
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下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
為家亦以避萬乘稱故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
稱家君臣上下之辭
多矣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苟為後義而先利
不奪不饜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未有
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王亦曰仁義而已矣
其親也無行義而忽後其君長
何必曰利孟子復申此者
疏孟子見梁惠王至何曰
之道當以仁義為名也孟子見梁惠王者是孟子自齊至梁
見惠王也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者王
號也以業為言也曰發語詞也叟尊老之稱也言惠王尊老
孟子也惠王尊孟子曰叟不遠千里之路而至此相將亦有
以利益我國乎云亦與乎者况外物不可必又非可止於一
事耳故云亦乎與論語云不亦說乎不亦樂乎同孟子對曰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者是孟子答惠王也言王何
必特止曰財利我亦有仁義之道以利益而己上利以財利
為言下利以利益為言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
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者是孟子
託言也言惠王今問我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身
問我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
庶人亦必問我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
皆且取其利益而國必危亂喪亡矣王曰國為問大夫曰家
為問士庶人無稱故以身問而己萬乘之國問大夫稱家故以
家問士庶人無稱故以身問而己萬乘之國問大夫稱家故以
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
取其利而國喪亡者是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所
弒也無它焉則千乘之家弒其君者必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
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所弒也亦無它焉是百乘之家欲以
千乘之利為多也云弒者自下殺上謂之弒萬乘取千焉千
乘而為之大夫是亦不為少矣何必交相爭奪慕多為勝耶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者孟子言且令臣庶皆後去其
仁義而先且以自利則不交相殺奪故不足自飽饜言必殺

奪如千乘奪取萬乘百乘奪取千乘然後為飽足也未有仁
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孟子言未有心存
乎仁而遺棄其親者亦未有存義而後去其君者王亦曰仁
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者孟子重嗟歎其禍故曰王今亦當曰
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特止言其利一說云是惠王悟孟子
之言為是而以已言為非故亦應之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言
利○注云孟子至見之○正義曰案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五
年惠王以厚幣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子皆至梁是也○注
曰辭也至之魏○正義曰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劉
熙曰叟長老之稱○正義曰首之言父矩也家長率教者云去齊
之魏者案史記列傳云孟子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乃適魏
是也○注云征取也至俱也○正義曰征正也蓋言君子至於
斂以弱魯趙孟資之傾晉之類故也引論語曰放於利而行
多怨者證其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亡之意也孔子曰放依也每
事依利而行取怨之道也云交俱也蓋云俱皆也○注萬乘
至萬乘也○正義曰案司馬法云六尺為步百為畝畝百
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
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
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一同一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

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西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
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
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
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
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云夷羿弑夏后者引
之以語千乘取萬乘也案魯襄四年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
也后羿自鉅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杜預曰禹孫大康
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
遂代相號曰有窮後為少康所滅注云夷羿者左傳襄四年
杜注云夷氏也故云夷羿○注云齊崔衛衛晉六卿等○正
義曰此引之以證百乘取千乘也齊崔崔杼為齊之大夫語
云崔子弑齊君襄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崔杼作亂是也衛甯
子逐獻公為衛大夫史記世家衛獻公十八年甯惠子與孫文
為衛君是為甯公孫文置獻公於聚邑孫甯共立定公弟秋
後元年誅甯喜又襄二十六年書甯喜弑其君剽是也六卿
魏獻子與韓宣子趙簡子智文子中行氏子范獻子六人是
也史記世表云昭公二十八年六卿誅公族分其邑各使其
子為大夫故也○注周制至不多矣○正義曰周制蓋言周
之所制也王制云君十卿祿是也云鍾量名也晏子曰齊舊

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十為鍾是也。注苟誠也至欲矣。正義曰語云苟子之不欲苟能正其身之苟同云厭者說文云饜飽也字從厭從食也飽則厭食也此一章遂為七篇之首章 孟子見

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乃顧視禽獸之眾多其心以為娛樂誇啗孟子

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惟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修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

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亦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初經營規

度此臺眾民並來治作之而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言文王督促使之亟疾也眾民自來赴若子來為父使之也 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

白鳥鷓鴣

鷓鴣鹿也言文王在囿中鹿鹿攸伏安其好而已 王在靈沼於初魚躍 言文王在也沼魚乃跳躍

也 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 孟子謂

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由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為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民同樂故能得其樂也 湯

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 易誓尚書篇名也時是言樂為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眾誓言是日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 民必與之皆

二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孟子說詩書之義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獨樂之 疏 孟子見梁惠

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正義曰案靈臺之詩箋云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衆民各以
子成父事而才攻之。註云鹿鹿至澤好。正義曰毛氏註
云鹿鹿牝鹿也。固所以城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
箋云依所也。言所游伏毛氏註云濯濯樂遊也。鶴鷄肥澤也。
註文王至魚鼈。正義曰詩註云澤池也。物滿也。云靈沼
之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註云湯誓至其之。
正義曰湯誓商書之篇名也。案史記云是日猶吾之有民日有
皆亡。駟註曰尚書大傳云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
亡哉。曰亡則吾亦亡矣。尚書孔安國註云桀於日曰是日
何時喪我與。女皆亡。微躬身以喪桀是也。禮弓云子卯不樂
鄭註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
焉耳矣。王侯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河內凶則
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凶言
年以此救民也。魏晉在河東後為強國兼得河內也。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
用心者。言鄰國之君用心。鄰國之民不加少寡

卷之五上

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王自怪為政有此惠而民
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王意填然鼓之兵
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
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填鼓音也兵
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者棄
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者否。曰不可直
不百步耳是亦走也。王曰不足相笑也是曰王如
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孟子曰王如知此不
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粟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
國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五十步笑百步者乎
時穀不可勝食也。從此已下為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
勝食數畧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數畧細網

網所以捕小魚也故禁之斧斤以時入山林材不

不可勝用也時謂草木零落之時穀與魚鼈不可

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憾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故言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

衣帛矣廬井邑居各三畝半以為宅各入保城二畝半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言孕字不失時也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

可以無饑矣一夫一婦耕種百畝之田不可以徭役

少各有差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

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庠序者教化之宮也

之義頌者班也頭半白班班者也壯者七十者衣帛食

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飽體養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向不狗彘

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食人食不知以法度檢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也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

之曰非我也兵也人死謂餓疫死者也王政使然而曰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兵者人而曰非我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也兵自殺之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罪於歲責已而改行則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天下之民皆可致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於人君但養其殺之曰非我
 兵也者是孟子以此風惠王也何異於人君但養其殺之曰非我
 之所食而王不知檢斂道塗之間有餓死而王不知發倉
 粟以救賑之見其死則推之曰非我之罪是而王不知發倉
 是歲之凶荒而疫死之類也王無罪於兵器則天不降災
 曰非我殺也孟子謂之而天又殺之類也王無罪於兵器則天
 至焉責已而改行則天又殺之類也王無罪於兵器則天
 好征戰以糜爛其民故以此諷之○註云寡人在凶服曰孤寡
 正義曰禮云諸侯與民言自此稱曰寡人○註云寡人在凶服曰孤寡
 王侯自稱孤寡不穀是也○註云魏舊河東至河內○正義云
 曰案地理云魏地舊都周既滅○分其界自高陵以東○正義
 河內河東本○註云舊都周既滅○分其界自高陵以東○正義
 曰鄭衛是也○註云舊都周既滅○分其界自高陵以東○正義
 陣曰戰杜預云堅而有備各得其義曰莊公十一年左傳曰背
 註填鼓音兵以鼓進而有備各得其義曰莊公十一年左傳曰背
 禮云色容填填史云車馬駢填云兵以鼓進而有備各得其義曰莊公十一年左傳曰背
 官大司馬十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鼓行鳴鑼車徒皆行
 云鼓人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鼓行鳴鑼車徒皆行
 鳴鏡且欲是也○註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受時○正義

義曰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內人賜云九均力
 政以歲上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使民以時包註曰公旬用二日焉
 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語云使民以時包註曰公旬用二日焉
 其時不妨奪農務荀卿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
 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是五穀不可勝食也○註數呂
 至不得食○正義曰釋云豐密也呂網也荀子曰網罟毒藥
 不入澤考池淵沼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計
 云食足之外可貨易也○註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計
 虞掌山林之政令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正義曰周官山
 春夏生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一云陽木生山陽在南
 者陰不生山陰在北者若知柏之屬一云陽木生山陽在南
 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註井廬至不帛矣○正義曰案周
 禮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地○註井廬至不帛矣○正義曰案周
 亦如之野中其地夫一廬田百畝夫亦如之鄭司農云亦如之
 廬田百畝夫一廬田百畝夫亦如之鄭司農云亦如之
 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比田也○正義曰案周
 休不耕者鄭云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比田也○正義曰案周
 畝百為夫夫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尺為步百為畝
 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為廬舍里有序而

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其有秀異者移其學於大學
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小學小學之異者移於大學
白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此先王制
居富而教之之大略也王制云五十異服始衰六十非肉
飽七十非帛不綴八十非人不煖九十異糧始衰六十非肉
五十乃衣帛矣○註言人君至教之也○正義曰歲死者曰
季詩曰莘有梅莘零落也者案毛詩而言也毛梁惠王曰
詩云莘落也箋云梅實尚餘而未落是其解也
寡人願安承教孟子之意承受孟子對曰殺人以挺
與刃有以異乎挺杖曰無以異也王曰挺刃無以異也以
刃與政有以異乎孟子欲以政喻王曰無以異也三復曰
無異也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
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言人君如此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
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

其為民父母也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其民為
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
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備偶人也用之
類謂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本山有作俑者也惡其始造故
曰此人其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孟子曰
以教王愛梁惠王曰至死也○正義曰此一段言與前
其民也梁惠王曰至死也○正義曰此一段言與前
道在生民為首也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者是惠王願安
意承受孟子之教令也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
者是孟子答惠王故託比而問惠王言殺人以挺與刃有以
各異乎云乎者是又孟子未問惠王以殺人為如何故託比而
無以異者是惠王答孟子之問言以殺人為如何故託比而
各異是皆能殺人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者孟子曰殺人以
與政殺人有以異也言致人死則一也曰帝有肥馬而民言
之殺亦無以異也言致人死則一也曰帝有肥馬而民言
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者孟子之言也
王也言庖厨之間有肥肉廐之中有肥馬而民言言有餓

之顏色郊野之間又有餓而死者此乃是王室之亂而人惡之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之也
其為民之父母也者孟子言獸畜自相食以虎狼食牛羊且
人猶尚惡見之况為民之父母其於行政以台民尚不克
率獸而食人安在其為民之父母也言行政如此不足為民
之父母也仲丘曰始作備者其無後乎是孟子引仲丘之言
也言仲丘有云始初作備者其無後乎是孟子引仲丘之言
其象人而用之也故後有秦穆公以生人從葬故曰其無後
嗣也○正義曰杖也○正義曰釋文云槌木片也○正義曰人
也○正義曰記云孔子謂為備者不仁埋蒼云木人以葬設
闕而能踊跳故各之曰備魯文公六年秦穆公卒以子率氏
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杜預曰以人從葬曰殉詩有黃
鳥之篇以哀三良是也孟子謂之梁惠王曰晉國天下
故曰如之何使斯民飢餓而死

莫強焉叟之所知也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號三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之強焉及

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

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

王

之如之何則可王念有此三取孟子對曰地方百

里而可以王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王如施仁政於

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

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

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撻敵國堅甲利兵何患取之不盡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

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

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

願王往征之也彼失民心民不為用夫誰與共禦王之師而為王之敵乎故曰仁者無敵王

請勿疑鄰國暴虐已修仁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疏正義曰此章言百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下

梁惠王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口望之不似人君

襄謚也魏之詞

王也望之無嫌然之威儀也

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就與之言無人君標柄之威知其不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吾對曰定于一

孟子謂仁也孰能一之言孰能一之者對

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酒也言今諸侯有不

能與之

王言誰能與不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

孟子曰

善者政如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之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

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孳然興之矣

其如是孰能禦之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之五
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
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
禦之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
望欲歸之如水就中沛然而來誰能止之
已不貪矜人則歸之也孟子見梁王出語
人曰遠望之而不可畏焉君言無君之威儀也
平定若見孟子語人言君操柄之威也問我曰天下誰能定
吾對曰定于一者言我對之曰定天下者在乎仁政為一者
也孰能一之是孟子言襄王又問誰能仁政為一者
殺人能一之者孟子言我復答之唯不好殺人者能以
仁政為一也孰能與之者言襄王又問誰能與之不殺人以

梁惠王上

者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言我對曰天下之人無有不與也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
雨則苗沛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者見孟子比前而解
王之意也故問襄王曾知夫苗乎言夫苗自七八月之時則
乾旱而無水苗於其槁而上天油然作雲沛然而降雨則
枯槁之苗又沛然興起而茂其不槁者能一之有如此
苗而興茂誰能止之也又言如有行仁而天下莫不與之
誰能禦之者見孟子因比前而解王之意也以此復詳明
好殺人者之言皆好殺人之言也言天下為善養人之民之
皆延頤而望王以歸之矣誠如是也上言之者則天下之人
若水之流自上而下其勢沛然而來誰能止之者則天下
之也○莊襄王也至梁○正義曰梁出於云惠王在位三十
六年卒○補立是為襄王襄王在位六年卒○正義曰
因事有功曰襄又曰仲士有德曰襄○正義曰襄王在位五
六月○正義曰周之時蓋以子之月為正夏之時也齊宣
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王也宣王問

通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莫得行道故仕於齊齊不取乃
商梁楚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為首篇因言魏事道女從從然
後道齊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

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孔子之門徒頌述齊義
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宗後
世無道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
皇五帝末無所問則尚當問王
道耳不欲使王問者之事曰德何如則可以王

矣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王曰德何如則可以王
而可得以王乎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
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而
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

乎哉王自怨德不足
以安民故問之曰可孟子以為知王之
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

知吾可也王問孟子何以
知吾可以保民曰臣聞之胡齋曰王坐

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

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

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

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胡齋于左右近臣也觶觶出當
血塗其鼻却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司馬曰釁鐘以
鐘鈇天有上春釁鐘及甬器孟子曰臣聞之曰王嘗有
此仁不知曰有之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
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

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

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王曰然誠有百
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
國雖小豈愛借一牛之財費哉則見其
牛哀之釁鍾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曰王無異於百

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

度而求之，不得吾意。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王知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曰：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者，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為耳，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

不能者之形何以異王問其狀何以異也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孟子為王陳為與不為之形若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按摩折手節解難也少者不折枝之類也為可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為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老幼也幼也幼也愛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而諸國八表從以反兄弟傳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澤已心加於人而已

卷之五上

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人者六有為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為之目權然後知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量長短凡物皆當權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為仁心比於物也當為之甚者也欲使王度物也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抑亦如見乃快非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王言不使我不快是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孟子雖心知于意而欲令王自道遂因而陳之

笑而不言王意大而不敢正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孟子復問此五者皆欲以致王所欲也故委異端以問曰曰吾不為是也王言我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甚臨也言王意欲在齊王者臨莅中國而安四夷皆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若願也願謂言若所為求若所欲之願其不可得如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王謂此之緣木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

梁惠王上

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孟子言盡心戰國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始有甚於緣木求魚者也曰可得聞與王欲知其善也曰鄰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言鄰小曰楚人勝人勝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鄰敵楚哉固辭也固不可以敵強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也蓋亦反其本矣王發服之道蓋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

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上之也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發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少行也曰三代之產而有相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相產因無相心孟子為王陳其法也相心者常以生之業也相心者常有善心也相心有學上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索苟得且其民自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也苟無相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民誠無道心故溢辟邪侈於茲利犯罪罔刑無所不為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安有仁人為君罔民是政何可為也

原惠王上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言今民困窮救死恐不贍而不敢治禮義乎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其說與上同八
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
故為齊梁之君各且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
未之有也。正義曰此章言典籍載帝王之道無不
之事也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
威王之子辟疆是也蓋為宣言齊宣王問孟子曰齊
白晉文公重耳二霸之事可得聞之乎孟子曰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
子答齊宣王之言也言自孔子之門徒無有道及桓
者事是以後世無傳焉故臣于今未之聞也孟子曰
孟子對王而言故曰桓文之事也無以則王乎若孟子
以問及交臂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尚當以王者之
耳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者齊宣王又問孟子曰當
可以為天下之民莫之能止禦之也曰若寡人之德
乎哉者宣王又自問曰如寡人之德可以安民乎王
民以安民故問之也曰可者孟子言如王之德可以安民也

梁惠王上

國何由知吾可也者宣王又問孟子何緣而知吾之德可
矣曰巨聞之胡曰王坐於堂上左有牽牛而過堂下王見
之曰牛何之至以羊易之者昇孟子曰胡曰王坐於廟堂之
上而問也胡曰王之左右近臣言嘗聞胡曰王坐於廟堂之
何所牽牛者對之曰相將以為養也而問牽牛者曰其牛者去
之我不忍其牛之恐深若無罪之人而先於所死之地者也
牽牛者又對曰如若王之恐深若無罪之人而先於所死之地者也
與牽牛者曰塗墮祭鐘之禮何可得而廢去也鐘之禮與王復
不識有諸者是孟子又未知齊宣王還是有此言故問宣王
曰不識有諸者是孟子又未知齊宣王還是有此言故問宣王
心足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者孟子言
為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者孟子言
然百姓盡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者孟子言
王曰然者宣王復亦自謂百姓是知王有不忍之心故也
國雖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
以羊易之也者宣王言誠有百姓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
編小狹隘我亦何獨止愛其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
如無罪而就於所死之地又為養鐘不可廢故以羊更之也
宣王必以羊易生者以其羊之為也次於牛也故以羊更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謂也。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
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者孟子對宣王言。王無
怪百姓皆謂我為愛財也。以羊之小而易牛之大。彼百姓之
人安知王以爲不忍見其恐慄。又爲牛之無罪而就死地。何
之。則牛與羊何擇焉。言羊之與牛。是皆無罪而就死地。何
地。則牛與羊何擇焉。言羊之與牛。是皆無罪而就死地。何
獨擇取其牛而以羊就死也。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
財而易之也。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者宣王曰。儻如此。者
其已之心。不如此。故笑之也。笑而言曰。儻如此。者宣王曰。儻
然我非愛其財也。言復考之也。宜乎百姓不知我之意。而謂我
財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
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此亦無傷於
王也。此亦爲仁之一術耳。無他。是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其
之。則亦爲仁之一術耳。無他。是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其
其鳴聲則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之於人。凡於庖廚烹炙之事
所以遠去之也。王悅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而引詩之
也。他。以有心忖度之。二句。是。小雅。巧言之詩也。宣王引之。

爲如夫子之所謂也。云夫子者。宣王尊孟子爲夫子也。夫
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者。宣王言。我既行之。事尚且反而求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所之。自今。天子言之。於我心。中戚戚然。有動也。此心之所以
合於王者。行也。者。宣王言。雖有是心。其所以得契合於王者。
是如之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言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
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可見。與。則王許之。乎。者。是
孟子欲以此比。喻而解王也。言今有人。復曰。於王曰。我力能
舉得三千斤之重。而不能舉一羽。毛之輕。目之明。能觀其
秋毫之末。鏡而不能見。一大車之薪。木則王信乎。否。曰。否
者是。宣王答之曰。凡知此云者。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者。孟子復以此。諷之也。言。今。王
有恩德。足以及其禽獸。而其功。績不至於百姓。者。王獨以爲
何如。然。則一羽之舉。爲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爲不用
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與。薪之不見。爲不用
也。者。孟子又言。苟如是。一羽之舉。所以不能舉者。爲其不用
力也。一車薪之大。所以不見之者。爲其不用明也。今。王之所
以不見。安者。爲其不用恩也。故。王之所以不能舉者。爲其不用
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也。
問孟子。言不爲與不能。二狀。何以爲異也。曰。狹。太山。以超。此

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
是折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能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能也
不能之異狀也言今有人云挾太山而超北海而問不為與
我不能之異狀也言今有人云挾太山而超北海而問不為與
語人曰我不能之類也言今有人云挾太山而超北海而問不為與
非不能也折之類也言今有人云挾太山而超北海而問不為與
不為長者折之類也言今有人云挾太山而超北海而問不為與
幼也言幼及人之類也言今有人云挾太山而超北海而問不為與
王也言敬之類也言今有人云挾太山而超北海而問不為與
他人之所愛者凡能推此而惠民則於天下之愛者是以
於掌上之易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
孟子引大雅思齊之詩文也言文王自正于寡妻以御于
兄弟自正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凡此是能以寡妻之德而
加諸彼耳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孟子言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者孟子言為君
者但能推其恩惠故凡以安四海苟不推恩惠雖妻子亦不
能安之古之人君所以大過於人者無它事焉獨能推其
所為恩惠耳蓋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又如詩云子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具其善

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折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能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能也
不能之異狀也言今有人云挾太山而超北海而問不為與
語人曰我不能之類也言今有人云挾太山而超北海而問不為與
非不能也折之類也言今有人云挾太山而超北海而問不為與
不為長者折之類也言今有人云挾太山而超北海而問不為與
幼也言幼及人之類也言今有人云挾太山而超北海而問不為與
王也言敬之類也言今有人云挾太山而超北海而問不為與
他人之所愛者凡能推此而惠民則於天下之愛者是以
於掌上之易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
孟子引大雅思齊之詩文也言文王自正于寡妻以御于
兄弟自正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凡此是能以寡妻之德而
加諸彼耳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孟子言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者孟子言為君
者但能推其恩惠故凡以安四海苟不推恩惠雖妻子亦不
能安之古之人君所以大過於人者無它事焉獨能推其
所為恩惠耳蓋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又如詩云子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具其善

重百二十斤以此推之則百鈞是三十斤也○注太山北海
近齊○正義曰案地理志云齊地南有太山城陽北有千乘
清河是也○注權銓衡至度物也○正義曰權重衡平衡所
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釋文云銓平木器又曰銓衡也權
稱鍾也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
長以子穀巨黍中者子穀穀子在地即黑黍中者不大不小
言黑黍穀子大小中者率為分寸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
鐘之長為十分十分為寸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法
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注八口之
家次上農夫○正義曰王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
食九人其次食八人是也此云八口之家所以特指次上農夫
者而已斯亦舉其次而見上下之意耳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一下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二上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

趙氏注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卷趙氏分別為第二卷也故云梁惠王章句下
今據此卷章指凡十六章一章言人君田獵以時鍾鼓

有節與民同樂二章譏王廣囿專利以嚴刑陷民三章言聖
人樂天事小以勇安天下四章言與天下同憂樂者不為慢
遊恣溢之行五章言齊王好色好貨孟子推以公劉太王好
貨色與民同之六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七章
言人君進賢退惡八章言孟子征伐之道崇惡失其尊名九章
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十章言孟子征伐之道在順民心十一
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事大十二言言上恤其下下赴
其難惡出於己害及其身十三言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
心與之守死善道十四章言君子之道正己在天強暴之來
非已所召獨善其身而已十五章言太王居邠權也效死弗
去義也十六章言讓邪構賢者歸於天不尤人也凡十六
章合上卷七章是梁惠王篇有二十三章矣故各於卷首總
列其章目而分別其指焉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

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孟

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

其庶幾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

諸孟子問王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

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乎色慍恚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好先聖

今之樂猶古之樂也甚大也謂大要與民曰可得

聞與王問古今同樂之意寧可得聞邪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其樂為樂邪曰不若與人

也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

孟子復問王與少樂樂也曰不若與眾王言不若與眾臣請為王言

樂孟子欲為王陳獨樂與眾入樂樂狀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

鼓之聲音箏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

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

兄弟妻子離散鼓樂者樂以鼓為節也管笙箏籥或曰箏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箏以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

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

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

與民同樂也

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窮柳而離散奔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

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

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

百姓欲令三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賦

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

民同樂也

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憐民之心

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天下也何

惡莊子之言疏

莊子見孟子至則王矣。正義曰此章言

人之好樂也

王君田獵以時鍾鼓有節與民同樂也莊

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者莊

暴語暴以好樂之事暴是時未有言以對答之曰好樂何如

者故莊暴問孟子以謂王之所以好樂是如之何孟子曰王

之好樂至其則齊國庶幾乎若孟子曰見於王曰王嘗語

莊子以好樂有諸者是孟子曰曾與莊子語以好樂之事還有一日

見之齊王而問之曰王曾與莊子語以好樂之事還有一日

否乎孟子稱莊子不稱曰暴者是孟子尊王之臣故不欲稱

其名也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

樂耳者是齊王自孟子問之後變其常容而有憤怒之色蓋

憤莊暴言已之好樂於孟子也故孟子曰寡人不能好古

聖王之樂古聖王之樂如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禹之韶

夏商周之濩武是也但能直如世俗樂耳如鄭衛之聲是也

曰王之好樂其則齊幾乎治安孟子言齊國其庶幾乎以對莊

子對之齊王則止曰齊其庶幾乎者蓋對莊子則稱其國及

對齊于故不必稱國焉耳今之樂猶古之樂者是孟子見齊

若古之聖王樂也但其要在能與民同聽樂為樂耳遂以此

問之曰可得聞與者齊王問孟子言古今之樂一何事可
得而聞知之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者是孟子欲以此
問王使三知與民同樂樂為樂也故明之曰王獨作樂亦
邪與人同樂為樂邪曰不若與人者齊王答孟子曰樂亦
獨樂樂不若與人同樂為樂也曰與少樂與人樂孰樂
者是孟子復問王與少人同樂為樂與衆人同樂為樂
邪曰不若與衆者齊王亦復答孟子曰以爲不若與衆人
爲樂也臣請爲王言樂孟子於此知齊王亦識與衆同樂
之意乃爲王陳其獨樂與衆同樂之效或不待王問而自
樂之也今王鼓樂於此至與民同樂也者皆孟子陳獨樂
樂之文也言今王鼓樂於此至與民同樂也者皆孟子陳
鼓之聲與管籥之音樂皆疾清其頭又感頹然悶而交相
曰我王之好田獵禽獸如何使我兄弟妻子皆離散之然則
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又皆離散之以此如此之極也父
頭痛覺頹然悶也又言今王田獵於此國百姓之聞王車
馬之音見羽旄之美好舉皆顛頹愁悶疾痛其首而交相
曰我王之好田獵禽獸如何使我兄弟妻子皆離散之然則
於此之極也子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皆離散之然則王
之鼓樂田獵而百姓皆以此相見兄弟妻子皆離散之然則
其樂也言今王鼓樂於此國百姓無他事焉是王之不與民
同樂也言今王鼓樂於此國百姓無他事焉是王之不與民

樂惠王下

舉皆欣欣然有喜色而交相告曰我王庶幾無疾病也何
能鼓樂於此言百姓皆欲之康強不特止於庶幾無疾病也
苟即庶幾近於無疾病則王亦何以能鼓樂也又言今王
獵禽獸於此國百姓之人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好舉
皆欣欣然有喜色而交相告曰我王庶幾無疾病也何能
何以能田獵也此言又欲王之康強不特止於庶幾無疾病
也然則王之鼓樂田獵百姓皆欲之康強不特止於庶幾無
焉是王能與民同其樂也言今王之能與民同樂者無他事
所以謂之鼓樂也云音與管籥者蓋鐘以作爲用鼓凡作樂
故云聲也管籥車馬言音以其音之雜出故云音也然車馬
亦謂之音者蓋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鐘鳴鐘鳴則樂作也
鐘之與音合而言之則管籥也別而言之則單也通也
雜也爲音詩云嘒嘒管籥此言管籥之音是管籥之音也
齊王使南郭先生吹竽食以數百人言竽忌或琴卒授之
國政是安知與衆樂邪此孟子所以陳其與民同樂之意
也○註鄭聲也○正義曰論語云鄭聲淫以其能惑人心也
孔傳云鄭聲惑人心其與雅樂同也○註鼓樂至百姓之意
正義曰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聲樂鍾師掌金奏三以
鍾鼓奏者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六鼓有九

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歷夏族夏補夏鷲夏子九夏思也
故附于此云管笙蕭或曰籥若笛而有二孔者案禮記云
笙長四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爾雅曰大笙謂之葉小者謂
之和郭璞爾雅云二十三管為蕭風俗通云笙作竹葉以象
鳳翼周禮笙師掌吹籥後鄭云籥如笛有三孔是也詩云
左子執籥蓋却詩簡兮之篇文也註云籥六孔言頤人後才
藝又能籥蓋言文武備也釋云首頤也頤鼻頭也言齊王擊
鼓作樂其使民徭役苦楚皆愛其鼻頤而愁悶也○註田獵
至奔走也○正義曰釋云獵田也蒐狩苗蠶界也案魯隱公
五年左傳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講武事也社稷
曰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
氣祀狩國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釋也羽蒐者案左
傳魯襄公十四年范宣子假羽蒐於齊定公四年晉人假羽
蒐於鄭杜預曰以羽為蒐為王者狩車之所建也又案同
常九旗之制云有全羽折羽釋云全羽折羽直有羽而無常
也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蓋公孫且篇文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王言開方
北十里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文曰若是其

大乎王怪其大曰臣猶以為小也言文王之民曰寡人

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王以為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為

西伯士地尚狹而面以大也今我地方千里曰文王之囿

而囿小之民以為寡人之囿為大何也

方七十里藟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

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藟蕘者取芻薪之類人也雉兔微

獸刈其藟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

敢入言王之政嚴刑重也

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

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郊關齊四境則其方四

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言不

丈尺之間百今王囿阱乃方

四十里民言其大不亦宜乎

疏齊宣王至不亦宜乎

義曰此章譏王濫取章利

嚴刑焉民也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國方七十里有諸者是宣
王嘗聞文王有國方四十里故見孟子問之文有言也否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者孟子答之以為文王國如此之謂
若其大乎者宣王怪之曰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者
以為之小也曰寡人之國但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者
主又問孟子言寡人之國但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者
大是如之何其差也曰文王之國方七十里而民猶以為
免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亦宜乎者孟子言文王之
得往其甲而有所取之其與民同安之故民以爲小亦
宜乎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入者孟子對曰亦
臣言自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入者孟子對曰亦
其國中臣聞齊國之內有國方四十里民以爲小亦宜乎者
人之果則足方四十里民以爲小亦宜乎者孟子對曰亦
孟子言自臣入齊國之內有國方四十里民以爲小亦宜乎者
其有於中後其果則足方四十里民以爲小亦宜乎者
亦宜之乎凡此是皆孟子對曰文王之國方七十里而民
天子之國百里之國或者以謂有七十之里為苑圃是如之荷

深惠王下

其差殊不知文王百里之國是實始封之時制也七十里
園乃文王作西伯之時有也周制上公封四百里其食者三
之一豈七十之里之國特止山川不可食之地與彼有子
以謂其地方千里而國居其九是河食之地亦勸為遊賦之
地耶是安知周制之法與○註云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為西
伯土地尚狹而國以人者○正義曰案鄭○詩云周之先
公曰太王者游狄難自岐始遷焉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
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與商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是文
王繼父之業為西伯於岐也○正義曰案鄭○詩云周之先
也子夏云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文王因之亦為西伯焉論
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時宜七十之國而民
猶以為小也○註云齊國四境之郊皆有關者○正義曰周
官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都
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甸五百里為鄙○正義曰
土之法以宅田土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實田牧
田任遠郊之地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云
齊四郊之門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國交鄰
道之孟子對曰有聖王之六也惟仁者為能以大事

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

其勢矣謂文王也則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

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獯鬻北狄強者勾踐也

踐退於會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則以大事小樂天

者也以小事大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

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聖人樂行天

蓋也故保天下湯文足也智者量時畏天其國大勾

踐是也詩周頌我兵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

安其太子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

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合之云寡人有疾在於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對曰王請無

之勇敵一人者也疾視惡視也撫劍瞋目曰人安敢

敵者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

徂苜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

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

遏止往伐言者以篤周祜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書曰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

四方有罪無辜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尚書

書言逸言也言天生下民為作君為作師以助天也龜之也四

乃善惡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

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衡橫

王取天下一人有橫行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

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

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

好勇也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王之不怒勇耳王何為疏自齊宣王至惟恐王之不好勇

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疏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樂天

賢者知時仁者必有勇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

宣王問孟子以交接鄰國其有道乎孟子對曰有若孟子

陳古之聖王而比之故答之曰有道也惟仁者為能以大事

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至于時保之者其皆能也

之聖王而比之文也言惟有仁者之君乃能以天而奉事

其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至于時保之者其皆能也

事葛也文王西有昆夷之患而以采薄薄伐肆不殄厥

文王事昆夷也昆夷西戎之國也惟智者乃能以天而奉事

大是故大王去邠避狄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小奉事

大王事孺也勾踐退會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勾踐事

吳也勾踐事吳也以其量時畏天者也故樂天者如湯武

者能以小事事其大以其量時畏天者也故樂天者如湯武

我將之篇有云畏天之威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大不台已意故答之曰大哉言矣寡人好勇者宣王謂孟子

在於好勇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

也今請之無好其小勇也夫按劍矚目疾視而號於眾曰彼

安敢當敵我哉此則一匹夫之小勇只可以抵敵於一人者

也故曰王請大之也詩云王赫斯怒受茲其祿以四祖豈以

篤周祜以對于天下者此詩大雅皇矣之篇文也五子所以

引此者蓋欲言文王之勇而陳于王也故曰此王之言也

其詩蓋言文王赫然大怒以整其師旅以上往伐言以焉厚

周家之福以揚天下之名也言文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武王之大勇也而武王於是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曰武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
恐王之不好勇也者孟子言今王若能如文王武王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則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註葛伯不
祀至小昔也○正義曰書云葛伯不祀湯征之孔安國云
葛國也伯爵也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人遺之牛
羊又不祀湯又使人往為之耕是助之也詩云昆夷允矣
惟其喙矣謂文王也者蓋引大雅縣之篇文也○註昆夷允
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眾焉已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
於武之中而逃甚困劇也又云駟突也○註文王未嘗事之也今孟子乃
證以解作文三事昆夷大與詩註不合又云大王避狄文王
伐昆夷成道與國其志一也○是文王未嘗事之也今孟子乃
曰文王事昆夷者昆夷西戎之國也詩之采薇云文王之時
西有昆夷之患註云昆夷西戎之國也詩之采薇云文王之時
伐昆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也
始初之時乃服事○註趙引昆夷允矣傳云唐虞以
失之矣○註德輿至其國也○正義曰案劉向傳云唐虞以
上有山戎獫狁獯居于此邊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邑于
西戎邑于獫狁後三百餘戎狄攻太王實父實父走于岐山
後至六國遂為匈奴是也云○越王勾踐退會稽而身自官事

梁惠王下

吳王夫差者案史記世家云吳王闔廬十五年伐越至吳
夫差元年悉以精兵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
棲於會稽請委國為臣妾是也賈逵曰會稽山名也○註周
頃我將之篇至太平之道○正義曰案云于時於是也言成
王畏天之威於是得安文王之道是其解也○註疾視至敵
也○正義曰莊書云蓬頭突鬢頰目而語此庶人之劍無異
於閭雞一旦命已絕矣是與此同意○註大雅至小勇○正
義曰案大雅皇矣之篇其文乃曰以馭徂旅今孟子乃曰以
馭徂旅者又案春秋魯隱公二年書莒子盟于密則莒者密
之近地詩言密之衆孟子言密之地其旨同也○註尚書逸
篇○正義曰案周書泰誓篇今有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孔
安國云寵綏四方言當能助寵安天下越遠也言已志欲為
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註乃以其助上帝寵之而斷
其句以四方為下文則其意俱通故二解皆錄焉○註葛橫
也至伐紂也○正義曰周書泰誓篇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
紂是也釋文○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
有此樂乎○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

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有人不得人不得其志也不責已仁義不自修而責上之不用已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亦非在上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

憂者民亦憂其憂言民之所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亦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言古賢君樂則以已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已共之如是未有不王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

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孟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舞皆

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還職述職者述

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

助不給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是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補未耕之不足秋省斂助其

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晏子道夏禹之出民之

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昭明晉

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於琅邪齊東境上邑也當何修治可以此先王之觀遊乎先王

先聖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

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勞也遊亦豫也春秋傳曰晉季氏有嘉樂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吾何以得見乎蒙休

護民乃作厖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民人君行師者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者又暗明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民之政之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沈而于酒無節不諸侯行罰由富相國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言驕君放蕩無所不為或身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桓與蔡淫東舟於園之類也連引也使人徒引舟而上行而天反以為樂妙謂之連書曰周水行舟未慢遊好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上而行乎此其類也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

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示憂民困始興惠也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大師樂師也徵招角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其詩樂詩也言臣者無過也孟子所以道景公之事者欲正義曰此章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為慢遊之樂不循四益之行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者雪宮雜宮之名也中間有也乎者是宣王稱孟子為賢者問之孟子亦嘗有此雪宮之樂也云乎者亦未知孟子可否若何所以云乎而疑之辭也亦梁惠王在沼上而問孟子賢者亦樂此乎同意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對曰宣王之言而欲宣王有此雪宮之樂在與民同其樂也故言

有為人下者不得此樂則必非誇其上矣為人下者既不得
此樂而以非誇其上非也以其不可也無他於下民同其樂亦
定其亦不可也無他於下民同其樂亦非也
民之上凡有所樂皆出於民之賦而為己之樂則在下之君亦
故曰亦非也苟為君能不以民之所樂而為己之樂則在下之
民見君之非也苟為君能不以民之所樂而為己之樂則在下之
民憂樂之則在己有所憂而不敢非誇也而為己之樂則在下之
民同其樂凡有所憂天下之民同其憂然則天下之樂與不歸於
為之王者未之有也言其無也昔者齊景公問晏子曰景公曰
欲觀於轉附朝儻薄海而南至於琅邪吾何能而可也曰先
王觀也至好君也者見皆孟子引景公問晏子曰景公曰
之言而誨齊宣王也昔者見皆孟子引景公問晏子曰景公曰
是也魯襄公二十六年立也齊景公問晏子曰景公曰
名也又云朝水也言往者齊景公問晏子曰景公曰
於先聖王之遊觀也晏子齊景公之知有大夫也姓晏名嬰
遊狩者謂巡諸侯為天子所守土也如歲二月東巡狩五月

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是也諸侯朝觀於天子
謂之述職述者謂述己之所守職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
夏宗以陳天下之謨秋觀以比邦國之功冬涓以協諸侯之
應是也然此皆無非事而已春則省祭民之耕而食不足者
則補之如周禮秋師春領其粟是也秋則省祭民之收而時
不足者則補之如周禮秋師春領其粟是也秋則省祭民之收而時
是也凡如此則助之如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時
民俗語有曰我王不遊所以何以有望於上而巡也故夏禹
得助其力此先聖王所以一得而為諸侯之法度也而於
適也豫者有所適而至於樂也故於遊則未至於豫豫則不
止於遊也今也景公則不如此其與師行則未至於豫豫則不
食之有飢也民而不得飽食有勞之民則不得休息思在位
者皆謂然則民飲食若親而非其荒上而為諸侯又皆作焉
故方命則止民飲食若親而非其荒上而為諸侯又皆作焉
則行方則止民飲食若親而非其荒上而為諸侯又皆作焉
命而虐民則又暴虐民人止則遊豫補助皆先王之命也
命而虐民則又暴虐民人止則遊豫補助皆先王之命也
為諸侯之所憂也如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圃是也故流者從
下而忘反之謂也如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圃是也故流者從

上而忘反之謂也如書曰罔水行舟若舟朱某也若者
無厭之謂也如弄之好田獵無厭極也以二其身是也
樂謂之流從謂也如國紂以酒喪國是也故曰流下而
反謂之流從謂也如國紂以酒喪國是也故曰流下而
行惟君所行也其曼子自解之耳先王無此流連之樂
所以說者以其能悟而改過也乃大戒勅於國而善其
出舍於郊而不致其居於是也臣相說之樂以爲民爲
是也必作其樂以康康事或鼓琴歌以爲事角以爲民
名之曰亦作其樂以康康事或鼓琴歌以爲事角以爲民
此所以謂之樂也角以康康事或鼓琴歌以爲事角以爲民
也凡此皆晏子所言是其言而悟之也○註轉附朝講至
宣王如景公於晏子之言而悟之也○註轉附朝講至
正義曰去轉附朝講皆山名今案諸經並未詳云瑯邪
王釋云瑯邪名山南陽恐瑯邪爲瑯邪並未詳云瑯邪
東海上邑者案地理志云齊地東有琅邪南越志云瑯邪

名是也○註沈酒子酒能踰不熟怒而殺人者○正義曰
云義和泗水往在之孔安國云義和氏世掌天地四時
官自唐虞至三代也○註沈酒子酒能踰不熟怒而殺人者○正義曰
度又曰紂沈酒冒亂政行暴虐以敗國傳云沈酒嗜酒者
魯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厚飲以敗國傳云沈酒嗜酒者
避九也卒夫師熊不熟怒而殺人者○正義曰
云肺煮也春草器也○註齊桓與燕相乘舟於圃正義曰
魚信公三年左傳云齊桓與燕相乘舟於圃正義曰
曰蔡姬齊侯夫人蕩舟也○註齊桓與燕相乘舟於圃正義曰
云罔水行舟若舟朱某也若舟朱某也若舟朱某也若舟
于家額用是無休也○註齊桓與燕相乘舟於圃正義曰
常額額用是無休也○註齊桓與燕相乘舟於圃正義曰
妻妾亂用是無休也○註齊桓與燕相乘舟於圃正義曰
二其身○正義曰蔡書云太康下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
貳乃盤遊無度或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治罪因民
遂廢之魯襄公四年左傳云事歸在梁惠王首章實達曰
之先祖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歸藏易云羿射十日凡
日始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歸藏易云羿射十日凡

說弄為諸侯名皆難取信欲言帝嚳時有弄堯時亦有弄則
弄是善射之號非為人信如是則不知言以弄為窮國君
號為諸侯者何也○註國紂以酒喪國○正義曰案史記云
紂王紂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以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
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於是紂格之法後
為武王所伐是也○註國招角招樂章也○正義曰乃宮商
角徵羽蓋樂之五聲也晉志云宮土音數有八十一為聲之
始屬土者以其最清者也君之身也宮亂則荒其君驕商金
音三分益一以其最濁者也角木音三分益二以其濁次官臣之
象也商亂則諶其官壞也角木音三分則益一以其濁清事之象
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人之象也亂則憂其人怨也徵火
音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少者以其濁清事之象
也亂則哀其事則也羽水音三分商夫一以生其數四十八
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亂則危其民匱也凡此乃為樂
章之名也然則景公所以作角徵樂以其為民為事也○註
又王不敢盤于遊畷也○正義曰詩云出首蓋引周書無逸
之篇文也孔註云文王不敢盤于遊畷者故錄此焉
齊宣王問曰

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

齊宣王問曰

也齊侵地而得有人勸齊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殿之乎已止也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

矣言王能行王道者則可無毀也王曰王政可得聞與何施其法當

對曰昔者文王之岐也耕者九一仕者

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言往者又

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

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言此四者

王為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修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為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云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孫必有土地闢以畿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孥惡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其身不及妻子也

窮民而無告者

文王發政施仁

必先斯四者

言此四者

皆天下之窮民而文王
常恤寡存孤獨也
詩云哥矣富人哀此榮獨

言乎政善此王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孟子言王

政則何為不行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王言我有疾疾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累餼

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

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累囊也然後可

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累盛乾食之糧於橐囊

也思安民故用有龍光也戚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曰方啓

行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若此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

色王言我有疾疾於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

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詩大雅

父大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

也滸水涯也循西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大王妃也於

是與姜女俱來相士居也言大王亦好色林但與姜女俱行

而已曾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三如則之也百姓同欲皆使

無過時之思則於王疏齊宣王問至於王何有正義曰

劉大王好貨色青難於看也齊宣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

諸已乎者是齊王問孟子為在國之人皆謂勸我毀壞其

明堂今毀壞之已而勿毀壞乎魯太山下有明堂後為齊侵

其地故齊有明堂齊宣王尚疑之所以問也孟子對曰夫明

堂者王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者孟子欲使宣王

行王政所以觀之勿毀耳王曰王政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問

孟子以謂王政之法寧可得而聞知之數對曰昔者文王之
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
不擊至必先斯四者孟子對答宣王為王政之法也言往
者文王為西伯行政自岐邑耕者皆以井田之法制之
受私田百畝入夫家計受私田八百畝井田中百畝是為
田以其九分抽一分為公以抵其賦稅也仕者又特身受其
祿而不至子孫之世亦與土地祿為關市司關司市之所但
問之不令農人出入而不征取其稅川澤魚梁之所但與
共之而不設禁山之法罪人但誅辱止其一身而不誅辱其
妻子擊妻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
獨幼而無父曰孤凡此鰥寡孤獨四者是皆天下之民窮而
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及此四者焉無告者以其
寡孤獨單隻上下無所告者之人也其意蓋言當今之世可
邑之時為王政之法如此而已詩云芻蕘富人哀此鰥獨者
芻可也蓋詩之小雅正月之篇文也其意蓋言當今之世可
矣富人但先哀憫此鰥獨羸弱者曰孟子所以引之謂其文
王行政是如也故援之以答宣王曰善哉言乎者是宜
王問孟子答之以文王行王政之法而善其言也故曰善哉
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者孟子言王如能善此王政
之言則何為不行此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者宣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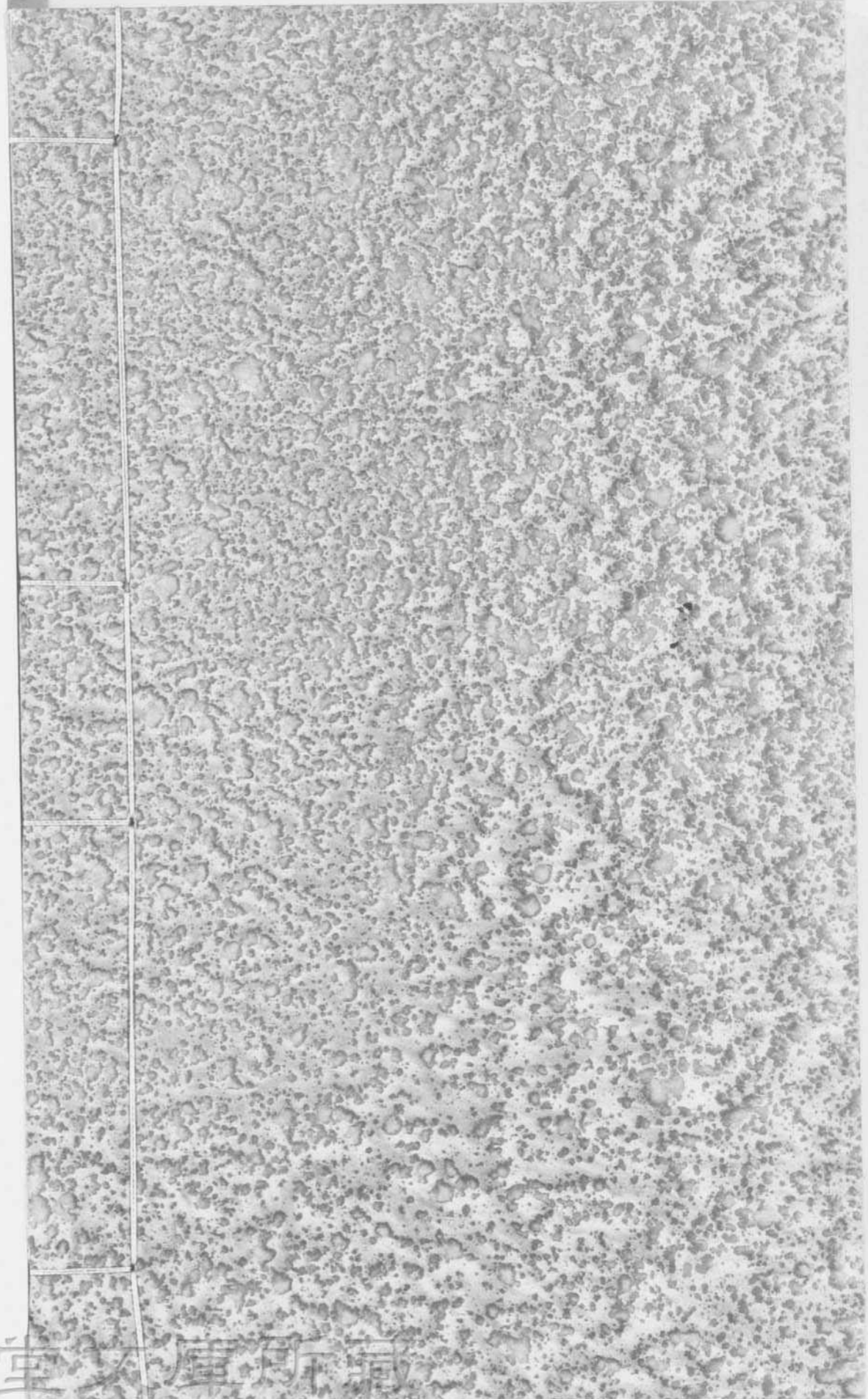
有疾疾在於好貨財也昔者公劉好貨詩云至於三何
也言往者公劉好貨故詩有大雅公劉之篇文而答于宣王
之糧於囊囊之中其思在於輯和其民以光顯于倉乃張其弓
矢執其干戈斧鉞告其上卒曰為女方開道路而行如此故
居者有穀積于倉行者有糧裹于囊然後可以曰方開道路
而行王如能好貨與民人同之亦若公劉之如此則於王也
河有不可云囊囊者大曰囊小曰囊也愛曰也王曰寡人有
疾寡人好色者是宜王又言我有疾疾在於好色也對曰昔
者太王好色爰厥妃詩云至於何有曰是孟子又引太王好
色故詩大雅絲之篇文也答宣王也宣王曰太王名也古公
也言往者太王好色爰厥妃其詩蓋謂古公也來朝天子焉
而避惡且早又疾急循西水淫而至于太山之山下曰與姜女
自來相士居如此故當身之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皆男女
嫁娶過時者謂之怨女曠夫也女室向內故云內男室向外
故云外王如能好色與百姓同之亦若太王之如此則於王
也又句有不可姜女大姜也是太王之妃也○註謂太山下
明堂至已止也○正義曰案地理志云齊南有太山也遂觀東后不
禪書云舜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太山也遂觀東后不
云此山黃帝之所常遊自古受命帝王未有睹符瑞見而不

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已可傳獨困也○註詩大
 雅公劉之篇也至不可也○正義曰註云公劉居於
 豳人亂迫逐公劉乃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
 邑於邠為乃積乃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
 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箋云公劉
 倉積委及倉也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為夏人迫逐已
 不忍闢其民乃畏糧食於藁藁之中棄其餘而去思
 久民用光其道為今子孫之基又毛註云城於也
 其弓矢秉其干戈成揚以方開道去之蓋諸侯之
 有八國焉箋云干盾也戎為子孫之基也○註云去
 其師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為方開道而行明已之
 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註詩大雅縣之篇也至不
 義曰縣詩興也縣縣不絕貌也毛註云古公適公也
 也宜父字或因以名言質也○古公適公也○古公適
 下不得免焉事之以大馬不特免焉事之以珠三不
 以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之所欲者吾土也吾聞君子
 所養人者害人於輪溪山是于岐山之下居焉○
 且疾也循西水涯涯濼水測也爰於也反與也○
 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

卷之五下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文入西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下

梁惠王章句下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

而之楚遊者此言以爲喻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

則如之何言無友道王曰棄之言言棄之絕友道也曰士有不

能治士則如之何士師獄官也王曰已之已之者去

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境內之事三政當理

孟子以此對王王顧左右而言他王顧而左右顧視道

令戒懼也疏孟子至言他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上下各盡其任無

墮厥職乃安其身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

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是孟子欲以此喻而謂之也言

王之臣小有寄託妻子於交友而往在國游遊者比其反也

則東餒其妻子則知之愈者言寄妻子於交方而生焉則在
近則反歸而妻子在交方之所皆寒凍其妻則餒之為謂
交方之道當如之何更者寒之過之謂也餒者飲之為謂
也王曰棄之者其宣王若孟子以為交方之道既如此則
去之而不必與焉為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為如之何若
子因循又問宣王言為之獄吏者而不能治其士則為
師者當如之何處之王曰已之者言當止之而不治則為
欲諷諫之故問之曰自一國四境之內皆事而不治則為
君當如之何更之王曰自一國四境之內皆事而不治則為
自慙羞之而顧視左右則司司之備有士師則士皆以士
獄吏也○正義曰士師即司司之備有士師則士皆以士
為官鄭○云士察獄也王察獄也○孟子見齊宣王曰所
之事是士師為獄官之中者也○孟子見齊宣王曰所
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謂其有喬木也
木也高有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為舊國可法
也則王無親臣矣○今王無可親之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
樂原王上

其亡也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王曰吾何以
識其不才而舍之王言我當何以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曰國君進
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而詳審之
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踰戚相踰豈可不慎與左
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
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謂選入王臣
其鄉原之徒論曰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
焉然後去之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意
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也左右皆
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

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
殺之也言當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如此然後可以
為民父母行此三聽之聽乃疏孟子見至為民父母
賢退惡刑而後集有世賢臣乃為舊可法則也孟子見齊宣王
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者是孟子見齊宣王
而問之言人所謂舊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者是孟子見齊宣王
其有世出將德之舊臣也故謂之舊國故曰有世臣之謂也
故善也喬高也世臣累世修德之舊臣也玉無瑕曰三首者
所誰今日不知其亡也者孟子言今王無有親任地之臣矣
生曰所進者今日為惡而王不知誅之之王曰吾何以
其不才而舍之者宣王言我何以知其日之不才而舍之
不用也曰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早聽其言而後用之
心揀擇也如不得已而取備官職則精其平論尊謙不能
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
後用之至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者此皆孟子教宣王進

賢不肖之言也言於進用賢人之際雖自主之左右臣者
皆曰此人賢當進用之則王未可進而用之也至諸大夫
皆曰此人皆曰此人之賢當進用之則王未可進而用之也
國之人皆曰此人之賢當進用之則王未可進而用之也
可進用則王莫聽之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之賢當進用
當去之則王亦當莫聽之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賢當
進用當去之則王亦當莫聽之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賢
後去之乃不進用也如左右皆曰此人之賢當進用則王
又當莫聽之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之賢當進用則王
亦見其人實有可殺之罪故然移方可殺之也無他以其一
國之人皆曰可殺而殺之也夫如此則王然後可以為民父
母而子畜百姓矣。註故舊也至此則王然後可以為民父
故舊也文從古故也詩伐木之篇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註
云喬高也故知喬木為高大之木郭璞云喬樹枝曲卷似鳥
羽也書云圖任舊人共政又周任有言曰人惟求舊是故臣
之謂也。註鄉原之徒。正義曰語云鄉原德之賊也周氏
註曰所至之鄉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其德也
何晏云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

勝其任矣

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官謂之室工師三工匠之吏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此喻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

而從我則何如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道壯大而仕

學而從我之教命此如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

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二十兩為鎰彫琢治

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

家而今從我具為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

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中疏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

不遺其學則功成而不隨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

樂惠王下

大木則三喜以為工匠之吏能

則而小之則王怒以為匠人不能

比王匠之吏也以其欲使宣王易

主匠之吏也則王怒以為匠人不能

先王之道而從我則何如昔者長

且舍去汝所學之道而從我則何

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

而從我則何王以異於教玉人

然必使治玉之人彫琢而治之

先王之治玉之而曰且舍去其

有異於教玉人治玉之而曰且

學而從我教命是何以異於

猶制木未則君子之道比也

比也意言治國家必用君子

之未也意言治國家必用君子

自治飾之必用使治玉人

其所任用矣則至匠人

其任矣凡此皆孟子將以

其意也巨室大宮也工師

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

又言夫何學之道而王

命則先之何也今有璞玉

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

玉哉者是孟子復以此

玉於此雖有萬鎰之多

至於治國家則曰且舍去

其無以異也以其治國家

以治國家則曰且舍去其

其無以異也以其治國家

以治國家則曰且舍去其

其無以異也以其治國家

以治國家則曰且舍去其

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侵地廣大借號稱王故曰
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
國伐萬乘之國一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
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侵地廣大借號稱王故曰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
謂二十四兩今注誤也米注亦
四兩為鎰禮云朝一米注亦
即攻木之匠也注一
如漢書云將作少府秦官掌理宮室者是也匠人即斷削之
也餘工不敢煩也所謂工師者師範也教也即掌教百工者
也工五埶埶之二五輪輿弓廔匠車梓凡此者是攻木之工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一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
宮也周禮考工記云審山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工
日字林云巨六也白虎注曰黃帝始作宮室是知巨室則大
亦教主人彫琢玉同也固不足以成美器適所以殘害之也
所寶也然人君不能自治必用君子治之然後安也今也
君子不得施所學之道以治國家反從已所教以治之此

梁惠三下

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
者武王是也武王以紂而民喜悅取之而燕
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
國篋食靈漿以迎王師豈有心哉避水火也如
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水人所以持簞食靈
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前亦運行奔走而去矣今王誠能
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民喜悅之則取之而已
疏齊人伐燕勝之至亦運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征伐
勿取或謂寡人取之至何如若言齊國之人伐燕之人必強
勝之齊宣乃問孟子以謂以有人教我勿取此燕國或有人

安國曰涉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師士箕子者為紂之親則諸
父知比干乃紂之諸父也宋此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
父親戚又莫知其為父為兄也鄭國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
諸父杜預以為紂之庶兄皆以意言之耳補云三仁尚在者
蓋反王為西伯之時三仁尚在未之去也西伯卒武王伐
紂會諸侯於孟津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武王曰爾未可命
紂若不得死微子諫不聽紂與大將謀逐去比干三仁
臣若不得死微子諫不聽紂與大將謀逐去比干三仁
司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伴狂為奴紂又囚之後因武王乃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
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
義其事將謀救燕或齊宣
王懼而問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
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成湯德被天下
里而得天下今齊
地方千里
何畏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

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
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
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侯
我后后來其蘇此二篇皆尚書德義之文也言湯初征
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
面者向也東向正西夷怨王去王城四百里其地之國也故
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為後我霓也
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俟待也今燕虐其民王往
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
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
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探所也係累係縛縛結也
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
者謂濟救於水火之中耳
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

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言天下諸侯素畏齊疆今後并

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

也。先陳其老也。倪弱小倪倪者。孟子勸王急出令

君而云之歸齊天下之兵。疏。齊人伐燕取之至鉅可及土

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也。正義曰。此章言伐燕

救燕者齊國伐其燕國而取其地天下諸侯皆將謀而救燕

國也。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若齊宣見諸

侯將謀度救燕國而共伐我。乃曰。天下多有謀度與燕共伐

我者。則若當如之。何以待之。故曰。孟子對曰。臣聞

上十里為步。於天下若湯是也。未嘗聞有地方千里而能為王步於天

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有地方千里而能為王步於天

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有地方千里而能為王步於天

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有地方千里而能為王步於天

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有地方千里而能為王步於天

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有地方千里而能為王步於天

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有地方千里而能為王步於天

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有地方千里而能為王步於天

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有地方千里而能為王步於天

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有地方千里而能為王步於天

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有地方千里而能為王步於天

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有地方千里而能為王步於天

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有地方千里而能為王步於天

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有地方千里而能為王步於天

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有地方千里而能為王步於天

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有地方千里而能為王步於天

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有地方千里而能為王步於天

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有地方千里而能為王步於天

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有地方千里而能為王步於天

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有地方千里而能為王步於天

中之寶器如之何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
行王政至可及止也者孟子又言天下之諸侯素畏齊國之
疆也今王又并燕國一倍之地而且復不行其王政是所以
興動天下諸侯之兵而共伐之也王今即逐疾出其命令還
其老耄幼小勿遷移其寶器復謀度於燕國之衆為致立其
君而後去之而歸齊則天下諸侯之兵尚可得父止之也
註云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至蘇也○正義曰周禮九服
又案禮圖云自王畿千里至夷服凡四千里是也云霓虹也
爾雅云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
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霓見矣○註旄老耄
倪弱小倪倪者○正義曰釋云耄觀察爾雅云黃髮倪爾壽
也然則趙註云倪弱小非止幼童之弱小亦老之有弱小爾
鄒與魯開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
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
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難而問其罰當謂何則可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
軍帥也鄒穆公忿其民不赴 兵而歸也長上

梁惠王下

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手
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
慢而殘下也
言壯者遭凶年之厄民困如是而諸臣無
告白於君有以賑救之是上驕慢以殘賊兵
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下 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 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
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 尤焉
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
諸臣不哀矜耳君無過責之也 君行仁政斯
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行仁政民困窮則民
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 疏
鄒與魯開至死其長矣○正義曰此章言上恤其下則下赴
其難衆出於已則害及其身如影響也鄒與魯開者言鄒國
與魯國相闢也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
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
之何則可也者是鄒穆公問孟子言我國與魯國相闢而
有刃死者有三十三人而民皆莫之死我今欲誅亡其民不

可勝誅不可勝誅者民衆之多難以誅也
不誅其民則其民可誅也
孟子曰山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是
以誅而殘下也者孟子曰山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是
上慢而殘下也者孟子曰山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是
君之民人老羸者轉死於溝壑之中強壯者又轉散之於
四方者幾近千人矣而君之倉廩盈實府庫充塞爲君之有
司者皆莫以告白其上發倉廩以濟其食之不以驕慢殘害其下
佐其用之不足如此則有司在民之上而以驕慢殘害其下
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孟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
在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孟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
亦以善反歸乎爾也苟出乎爾以惡則其終反歸乎爾也
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者若無尤焉皆孟子之言也
不救長上之死者以其在凶荒饑饉之歲君之有司不以告
白其君發倉廩開府庫以救賑之所以於今視其死而不救
以報之也然非君之過也是有司自取之爾故曰君無尤焉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君能行仁爲政
則在下之民皆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君能行仁爲政
上矣○註開闢聲釋云開闢也故曰循構兵而闢也
滕文
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梁惠王下

文公言我居齊楚二國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
守之効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孟子曰君皆不以二大國之
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則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
養民與之堅守城也至死使民不畔去則長可以爲也
滕文公至可爲也○正義曰此章言事無禮義國不若得民
心與之守死善道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
乎事楚乎者丹滕文公問孟子言我之滕國乎楚國乎故以此
則在齊楚二國之間而我今當奉事齊國乎楚國乎故以此
問孟子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
池至是耳可爲也者是孟子答文公以謂若此之謀而指誰國
可事非我所能及知也以其齊楚二國皆無禮義之國孟
子所以答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言不得已則有一謀計焉
言但鑿此滕國之池築此滕國之城與人民堅守此滕國
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一謀可以爲也其宅非吾所及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
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言樂
王如歸趨於市若將得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功
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
所能專為至死不可去也欲疏者又公問曰世守之非二
令文公擇此二者惟所行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
去邠權也効死守業義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
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者是大國則不得免其
滕國小國也今竭盡其力以奉事大國則不得免其
如何則可以免焉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秋人侵之
後為或狄所侵伐是時也大王事之以皮幣且尚不
免其侵伐焉乃獨耆老而告之曰至邑于岐山居焉邠人曰

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而者孟子言大王以皮幣
馬味王奉事我狄猶不免其侵伐乃會耆老而告之曰狄人
所欲者在我之土地也我聞君子不以所養人之土地而殘
賊其民汝二三子何憂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而者孟子言大王以皮幣
乃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故從之者如歸而者孟子言大王以皮幣
所得耳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効死勿去者孟子又
言或人有云土地者乃先人之所愛也非已身所能為也
乃世守之也當効死而不可去也故請文公擇斯二者而
處之二者其一如大王去邠其二如或云効死勿去是也
註云狐貉之裘帶縗帛之貨○正義曰蓋狐貉之皮為裘也
釋云狐貉妖豎也後人以狐貉之厚以居疑故以皮為之裘也
孔子曰狐衣黃裘又曰狐貉之厚以居疑故以皮為之裘也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纒以韠此六
幣即縗帛之貨也云縗會也釋文云會也又曰付地是魚魯平
公將出壁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
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也

出見孟子有司皆未知惟臧倉為平公愛幸之人乃請問之
曰所往他日君之所出則必揮命有司同所往今君所往
駕行矣有司之人皆未見孟子者魯平公欲臧倉言何所往
行也之往也公曰將見孟子者魯平公欲臧倉言何所往
孟子也曰何哉君之所為輕身以先於公者以爲賢乎禮義
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輪前喪君無見焉者臧倉言何
今欲見孟子而孟子以其爲何往哉君今所爲自輕薄其身
見於一匹之夫以謂之爲賢乎臧倉言此謂孟子則一匹
之歲夫不足謂之爲賢也故曰禮義之道皆由賢者所出而
孟子乃以後喪其母之喪事奢過於前喪其父之喪事約
無更往而見焉會謂孟子母喪用事有厚薄者此孟子所以
母皆已之所親也其喪用事有厚薄者此孟子所以無見焉
義也故云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輪前喪君無見焉
公曰諾者平公許允止而不出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
見孟子也者曰君何爲不見孟子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
臣亦見孟子之弟也時樂正子名克稱子者蓋魯一之漏稱
也曰以告寡人曰孟子之弟也時樂正子名克稱子者蓋魯一
公答樂正子以謂或有事者告我曰孟子後有母喪用事
曾備過於前父之喪用事我是以見其如此遂止其駕而不

卷之三下

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輪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
後以五鼎與者樂正子見平公爲此而不往見孟子乃曰君
不往見是爲其何哉君所謂輪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
孟子以爲之大夫故得大夫之禮用之爲其前爲士耶得
三鼎之禮祭之其後爲大夫遠得大夫之禮用之爲其前爲士耶得
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君平公以謂否不爲鼎數之有非同
也是爲棺槨衣衾之美也君平公以謂否不爲鼎數之有非同
喻也貧富不同也若樂正子謂非有棺槨衣衾之美也君平公
其前後貧富之下同也非薄其棺槨衣衾之美也君平公
曰克告於君曰爲來日也樂正子告君曰爲來日也樂正子
來也者蓋平公先欲見孟子也樂正子告君曰爲來日也樂正子
自入見平公所問者孟子之往也樂正子告君曰爲來日也樂正子
克前告其君者言孟子之往也樂正子告君曰爲來日也樂正子
有一姓臧倉者言孟子之往也樂正子告君曰爲來日也樂正子
或居之行止非人所止也其君所以欲往來見之平公愛幸之
能天使予不遇哉者孟子見樂正子告之曰意遂曰君之使
行天使之行也君所欲止天使之止也臧倉之意遂曰君之使
不遇會侯哉。註平公欲見孟子也樂正子告君曰爲來日也樂正子
云法治而清省曰平公欲見孟子也樂正子告君曰爲來日也樂正子

曰雙親幸也。釋云：臧而得幸曰雙。註：樂正姓也。為魯國孟
子弟也。正義曰：自臧子之後，是樂正皆姓也。趙註：樂正大
司寇。又左傳：宋上卿正考甫之後，是樂正皆姓也。孟子：弟
者為姓。客禮記有正子春，是樂正之姓有自矣。云：孟子：弟
者蓋常受教於孟子者，無非弟子也。為魯國明矣。趙註：詳其
之臣，何以克告於君，是以知為魯臣也。明矣。趙註：詳其
為魯臣，何以克告於君，是以知為魯臣也。明矣。趙註：詳其
正義曰：如子路有列鼎之事，主父在漢，有五鼎，大夫祭五鼎。
有差也。蓋士則爵甲，大夫則爵尊，亦實孟子前公士後
以大夫是其一爵，而貴賤不同耳。趙註：詳其
士大夫是其一爵，而貴賤不同耳。趙註：詳其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上

公孫丑章句二 凡九章

孫奭疏

趙氏註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錯論語子路問政

疏

正義曰：前篇章首論梁惠王問以利國，孟子答以仁義之事，故曰梁惠王為篇題。蓋謂君國當以仁義為首也。以仁義為首，然後其政可得行之。是以此篇公孫丑有政事之才，而問管晏之功，如論語子路問政，遂以此篇為題。亦宜乎故次梁惠王之篇，所以揭公孫丑為比篇之題也。此篇凡二十有三章，曰趙氏分六章，為上下卷。據此，上卷有九章，而巳一章，言德亦速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無所不備。西之所謂二章，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所不備。苗聖人量時賢者，道偏孟子究言情理，而歸學孔子三章，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四章，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當防患於未亂，五章，言修內求諸己，以演文四端，充父母命，曰天事六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文四端，充

我願之乎

孟子心懷曾西曾西尚不欲為管仲而子為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

曰管仲

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

與

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不可以為邪

曰以齊王由

反手也

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

曰若是

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

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

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

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

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武丁高宗也孟

公孫丑

子言文王之時難為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聖賢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其易也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

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入地莫非

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

起是以難也

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之乃二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

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磁基田器未起

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

之屬待時三豐時也

時易以行王化者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

以業成就齊桓則亦止為霸烈故曰功烈如彼之早也
所以引此或人與曾西之言者意在於王佐為貴也
者之佐為貴也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願為也而子以我
乎者孟子言管仲曾西而云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
乎云子者指孫丑而云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
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者孟子
以佐其君為霸晏子以佐其君而顯名管仲晏子
為百言我能佐齊國之大而行王道為王其易則若
掌也故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孟子言此蓋譏管晏二
致君行王道曰若其則弟子之惑甚者公孫五不
子意在譏管晏二子但為霸者之佐故於孟子曰如
則弟子之惑甚也弟子者蓋公孫丑自稱為孟子弟
也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
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者公
今且以文王之德化觀之則自百里之微而六百
後而喪其尚不能及身而王天下波洽其德及武王
績之然後德化大行為王於天下今言以齊王若
是則文王不足以為之法與曰文王自可當也由漢
丁賢聖之若六七作天下歸國父矣則難變也武王
侯有天下猶漢之掌也至是以難也若子又言文王
公孫丑上

言自湯至於武丁其間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天下德
被民也父恩澤漸人也深而天下之民歸心於殷固以
武丁高宗也其武丁朝諸侯而有天下若反運手掌之
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至是
者孟子又言自殷紂去武丁之時尚未久故其世嗣
家其民習尚之遺俗上之化下其流風之未久而後
尚存者不特此也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
者皆見賢人相與同輔相其紂紂之失亡亦至矣而
也雖一尺之地莫非紂之所有一民莫非為紂之臣而
也尚能自百里之地而興起為王是以前非為紂之
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
孟子又言齊國之人有言云人雖有智慧不如乘三
富貴之勢雖有田器如未耕之屬亦不如乘三時之
也蓋大而知之謂智小而察之謂慧鐵基田器之利
言人雖有智慧之才然非乘富貴之勢則智慧之才
運比之齊國則今時易以行王道者也故曰今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而齊國今有其地
能禦也者孟子言自夏后殷周三代之盛治其地亦
里未有過千里之地者也而齊國今有其地亦得其
千

鳴狗吠相聞而廣達乎四境是其齊國不特有千里之地也
也其間雖夫相聞而又有其民相望而亦以足矣又不得
以足矣故不待更廣關其地矣民人莫能禦止之也其
集其民人矣即行仁為政而王之人莫能禦止之也其
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而命者孟子又言且王者之
德之流有於此時者也而命者孟子又言且王者之
未有如極其於此時者也而命者孟子又言且王者之
有矣故孔子有云其德化之流行其速疾又過於美者之
甘矣故孔子有云其德化之流行其速疾又過於美者之
書命也郵驛各云境土舍也又云官名督郵主諸縣郵而
猶解到懸也者孟子又言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之
政而其困苦之如此也故事半占之人功必倍之索也云
喻其困苦之如此也故事半占之人功必倍之索也云
者孟子又言故於當此之時其施恩惠之事但半於古人
成治功亦必倍過於古人矣故曰惟此當今齊國之時
莊公八年○管夷吾嬰○正義曰管仲齊之相也案左傳魯
也杜註云堂阜而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偃受
也杜註云堂阜而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偃受

此又云高偃齊卿高偃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才多於高
仲遂使相之晏嬰姓晏名嬰齊大夫也語云晏平仲善與人
交周註云謚為平謚法曰法治而清省曰平案左傳文知
是晏桓子之子也相齊景公○註曾西曾子曰吾先子之孫
義曰曾西為曾子之孫者經云曾西曰吾先子之孫也其
子未詳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季路也子路之孫也
弟子傳云少孔子九歲性鄙好勇力抗直冠雄雞人請為
暴孔子然猶覺階者語云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
子○註然猶覺階者語云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
○註然猶覺階者語云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
傳云賢聖之君六七作謂太甲太戊盤庚等是也者案從
以表云自湯之後湯太子早卒故立次弟外丙即位三
年立外丙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卒伊尹乃立太丁子太
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大甲立三年不明伊尹放之桐
甲過自責反善伊尹乃帝甲立三年不明伊尹放之桐
歸百姓以寧稱為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丁崩弟太
道衰諸侯或不至已崩弟太

加已必惡聲報之言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

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

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姓舍名

施舍自言其少則但曰舍舍豈能為必勝哉要不忍懼而已

也必為重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來者

耳非勇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

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孟子以為曾

百行之本子夏知道維一也曾子守約也故以昔者

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令於夫子矣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

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

守約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惴懼也

道人加惡於已之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

博一夫不備雖勝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

突之言義之也孟施舍守勇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

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丑曰不動心之勇告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可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為人勇

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其心

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為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

以善辭氣來加已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為是則可言人當以

心為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動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

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夫志至焉氣

充也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射為夫志至焉氣

志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

次焉志為至要之本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亂也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

而反動其心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為壹也志閉則

乎長志所長何等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言此至大至剛正百

氣氣壯如何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

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而放德教無窮極也其為

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

也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也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也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也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也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也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也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也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也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也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也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也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也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也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也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也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也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也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也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也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也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也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

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

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者不安事之數辭也孟子

相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子答丑言往者子貢孔子

何敢自謂為聖故再言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

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

具體而微體者四肢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言也

也體者得一肢也具體者四肢皆具微小敢問所安丑問孟

也曰姑舍是姑且也孟子曰且曰伯夷伊尹何如丑

伯夷之行何如孟子曰不同道言伯夷之行不與非其

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其

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伊尹曰事非其君

民者何傷也要欲為天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

以父則父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止處也又曰皆

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伯夷

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

等乎曰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孟子曰不

生民以來非純聖人則丑曰然則此三曰

未有與孔子齊德也然則有同與人有同者邪曰

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

同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曰

救問其所以異丑問孔子與曰宰我子貢有若智

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

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宰

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宰我名也

於堯舜以孔子恒為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子貢

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

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

子也見其制禮之體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

於堯舜以孔子恒為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

甘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

未自能備有若吾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

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

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堯舜也

各有殊異至於人類罕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

之言孔子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美

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喻云凡民以來無有若此三人

過故取謂之汙下但不以無為有用因事則衰疏

辭在其守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曰夫

子加齊之卿相至未有盛於孔子也曰此章言義以

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効宋人聖人量時賢者隨備孟

子究言情理歸學於孔子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

得行道焉雖有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言是公孫

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

得行道焉雖有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言是公孫

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

其人之德之所獨我及善善我於有浩然之氣也
然之大德者公孫丑之言敢問如何謂之浩然大氣
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
孟子答公孫丑以為浩然之氣難言也蓋其為氣也
大而無所不在至剛而無所不勝養之在直也蓋
干害之則充塞于天地之間無有窮極也與道義
道無尾段也者孟子又重言為無也與道義相配
滿於人之五臟若無此氣則與道義相配則氣之
謂養也蓋善之用則則萬物莫不由之謂道也蓋
至充至盛而平天地之間是其則足以配義而取
之於言是氣也與義相配則生者非義而取之也
言又之所行也如有道義不存則心則亂矣孟子
下言其結語之氣者孟子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以其外之也蓋以心者孟子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未嘗知善是又不知是也知則長也者孟子曰曰
仁義之事必有備在其中矣而不可但止於為福
孫丑上

得仁義也仁在其不忘於為福不汲汲於助長其福矣
生之在蓋性固有不但為之然復有也惟在常存行之耳
斯亦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之意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又一說云言人之所行不可必待有事
而後乃正其心而應之也惟在其常存而不忘又不在汲汲
求助益之而已斯則先事而慮之謂之備則事優成律事而
備則事之備則不立之意也以其在常有正心於事未然而
前耳矣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其心其言勿忘勿助長則同意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闢其苗而勿正其心其言勿忘勿助長則
者此孟子引宋人闢其苗而勿正其心其言勿忘勿助長則
苟欲速得其福而助長之者則宋人闢其苗而勿正其心其
人然宋人闢其苗而助長之者則宋人闢其苗而勿正其心其
援拔之其病矣其病矣其病矣其病矣其病矣其病矣其病矣
助苗長而罷德成病矣其病矣其病矣其病矣其病矣其病矣
往至西所種之其苗則皆枯槁而死矣孟子曰言今下之
也以其為善無益而舍去之者是非特無益其善也是若
苗者也助長者是若掘苗者也非特無益其善也是若掘苗
致害其善也善者即仁義是也仁義即善也苗是種之義者

家也潦雨水盛也經云行潦是為道傍流潦也萃亦云集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下

公孫丑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

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

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

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服心服優劣不同也孟子曰以
假仁者霸至文王百里者把握諸侯之權也故必有三
之道行而仁乃能為霸以七十里起天下皆歸往者
以德澤而仁乃能為王德澤行仁政於天下者至
待有大國而天下歸是其德澤行仁政於天下者
但百而為王此湯文二者是也力服人者至
大國而為王此湯文二者是也力服人者至
者孟子言但力而服人雖面誠心而服也如
之也必德服人則中心悅樂而誠心而服也如
仲尼者也其誠心則心悅樂而誠心而服也如
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蓋詩大
有聲之謂與西而自東而四方皆歸之無有
亦此之謂與西而自東而四方皆歸之無有
文王德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也詩云自
武王於錫京行碎雍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
服者孟子曰仁則樂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
是猶惡濕而居下也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

公孫丑上

辱惡辱而不行仁譬猶惡濕而居卑下近水涼之地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
言得其人能若居職人任其事也
國家間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及無鄰國之虞以是謂暇之時明修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詩邠國鳴鶴之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繆繆牖戶人君能治國家誰敢
侮之刺分君曾不如此為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今
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教遊不歸

刑身以見侵而不能
匪皆自求禍者
王之篇求長言我也
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此之謂也
疏
王太甲言天之
妖
者若帝乙慢神震死
是為不可活故若此
之謂也
曰至此之謂也
曰正善曰
章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
由已不重在天當防患於未亂也
孟子曰
仁則際不仁則溷
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者孟子言國君行仁
則國昌民安享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故已蒙其
今之國君既不能疾惡其有取辱於已而以居處於不仁之道
是若疾惡其濕汚而以居其甲下近水泉之地也
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其在也
能者任其官職也
所責者
其有德也
所以賢者居其官也
能者任其官也
所責者
其在職則國無不治也
所以謂仁則榮之意也
今國家開暇
五上

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言今國家開暇無
以追天之未陰雨徹抄桑土至難
每子言詩外國鷓鴣之篇文也
言此鷓鴣小鳥尚知天未陰
雨之前取被桑根之皮士以
蓋以天之未陰兩國家間暇之
其政刑之譬也
八此下民或敢侮予
天國必畏之
所以懲彼桑土於天未陰雨之前
以懲之
莫得以其能治其國則誰敢侮之
矣
此詩者其能治其國則誰敢侮之
矣
也
此禍福無不自已求者
孟子曰
傷今之人君於國家間暇
以禍福無不自已求者
孟子曰
傷今之人君於國家間暇
於此禍福無不自已求者
孟子曰
傷今之人君於國家間暇
以其禍福無不自已求者
孟子曰
傷今之人君於國家間暇
人君之言云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意也
詩云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求也
詩云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此之謂也
謂以目求多福也
太甲還三之甲

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畿而不征周禮太宰曰九賦七曰
 關市之征司關曰國以禮則無關門之征猶義王制謂文王
 以前也文治岐關畿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耕者助
 以來孟子欲令復古之征使天下行被悅之也耕者助
 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者助
 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
 田不備稅賦若履畝之類 廩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
 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屋布
 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
 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為之氓矣氓者謂其民也 信
 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
 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諸
 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
 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若寧勉人子弟使自攻其父母自生
 民以來何能以 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
 公孫丑上

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諸侯所行
 有是為天吏夫天吏者天使之也為政當 疏 孟子曰至未之
 為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 此章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為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
 不得而子矣故夫 也孟子曰尊賢使能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
 其朝矣者孟子言今之國君能尊賢使能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
 才三官位則天下為之士者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者孟子言
 不在法而不征則天下之士者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者孟子言
 天下為商賈者皆喜悅而願出其一之法征其地而不征其邑則
 天下為商賈者皆喜悅而願出其一之法征其地而不征其邑則
 言異服之人而不稅出者則天下行旅之眾皆悅而願立於
 出於其道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
 其野矣者言耕田者但必井田制之使助佐公田而若不以
 橫稅取之則天下為之農者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者言
 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鄰
 下之民皆悅樂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鄰

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
未之有也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
四鄰之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
如其好也言其民皆仰望之而無敢於天下者為之也
其欲者也言其民皆仰望之而無敢於天下者為之也
不王也言其民皆仰望之而無敢於天下者為之也
此則無敵於天下也言其民皆仰望之而無敢於天下者為之也
敵於天下者無敵於天下也言其民皆仰望之而無敢於天下者為之也
為天下者無敵於天下也言其民皆仰望之而無敢於天下者為之也
宅也言其民皆仰望之而無敢於天下者為之也
御也言其民皆仰望之而無敢於天下者為之也
其地也言其民皆仰望之而無敢於天下者為之也
野也言其民皆仰望之而無敢於天下者為之也
道也言其民皆仰望之而無敢於天下者為之也
其能也言其民皆仰望之而無敢於天下者為之也
眾賢也言其民皆仰望之而無敢於天下者為之也
○正義曰王制云市廛而不稅者案鄭註云廛市物

公孫丑上

斷舍稅其舍不稅六物也註云周禮載師云宅無征者載
者掌任士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者也宅無征
所以言字無稅也○詩言古之謂禮記有王制之篇中有云此
鄭註云制曰古者關畿而不征禮記有王制之篇中有云此
賦一曰邦中賦二曰邦外賦三曰邦甸賦四曰邦采賦五曰邦衛賦
澤之賦五曰邦采賦六曰邦衛賦七曰邦甸賦八曰邦采賦九曰邦衛賦
凶禮則無關門之征猶畿鄭司農云幣餘百工之餘同關曰國
疾疫死也越人謂死為札春秋傳曰札戾天昏無關門之
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也註周禮
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
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園桑麻也里布者布
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里人職掌布
也次而備而資布罰布廛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是書時
以三家之稅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及喪器也民雖有間無職事
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古畝
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

人之言人人皆有不忍心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
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
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
下易於轉九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
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
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
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乍暫也孺子未有知之心
人暫見小孺子將入井實思皆有驚駭之情發於中由
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
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言

公孫丑上

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為人則惻隱之心仁之端
有之矣凡人但能演用為行耳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
非之心智之端也禮者首也人皆有仁義人之有是
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
者自賊者也自謂不能為善自賊謂其君不能者賊
其君者也謂君不能為善而不凡有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苟能
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此原有四端在於我者知皆擴而充大之若
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之始微小
安四海之民誠不有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也
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

正義曰虞舜之國號也云孔子稱曰巍巍者案論語有云巍
 魏乎其有成功孔註云功成化隆高大巍也○
 及其陶漁者○正義曰此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
 皆案史記帝紀有云然也
 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
 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
 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
 去之若將浼焉伯夷孤竹君之長子靈國而隱居者也
塗泥炭墨也浼汚也思也與惡人立
 見其冠不正望望然慙慙也是故諸侯雖有善共濟命
 而不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不屑就己也
 云不我屑已約事不熟諸侯之行故下忍就己也
 之末出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不歸於西伯也
 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遭
 柳下

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
 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柳下惠魯公族大
夫也姓展名禽字
 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己之賢不必欲行其
 道也憫憫云善已而已成人何能汚於我邪故由由然
 與之偕而不自先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
 而止者是亦不脅去已由由浩浩之貌不憚與惡人同
朝並立偕俱也與之儷行於朝
 何傷但不失己之正心而已耳授而止之謂
 三黜不慙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為繁也孟子曰伯夷
 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伯夷隘懼
人之汚來
 及已故無所舍容言其大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
 之無欲彈正之心言其大不恭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
 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二疏孟子曰伯夷至君子不白也○
 人之行孟子乃評之耳疏正義曰此章言伯夷古之六賢
 猶有所闕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至是亦不脅就己者
 孟子言伯夷非已所好之君則不奉事之非與已同志之友

則不與為友友不立於惡人之朝是朝與惡人言也
服其朝衣朝冠而坐於塗泥炭墨之中矣以正其言也
推心而遠之若相將有與鄉人立其冠有不正且望然也
而取者亦不受也以其不受之者是亦不潔而不忍就見也
以不君也維居小官之位而不卑辱進而不恥事其不潔
惡之君也欲行其道雖遺佚於野而不卑辱進而不恥事其不潔
不哀憫故曰安能澆濟於我哉以其不殊於俗一於和而
我身側而由然浩浩與人借儷而行但不失已之正心焉
援而止之而然浩浩與人借儷而行但不失已之正心焉
故以不君也維居小官之位而不卑辱進而不恥事其不潔
子不由也者此孟子所以與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
言容故為狹隘抑下惠失之大和而輕忽時人故為不恭
之也○註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正義曰
寧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謚為夷太史公云

公孫上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
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不肯立亦逃之國人立其子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耆往歸焉及西伯卒武王
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下戈可謂孝
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
去之武王平殷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
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死者屛矣孤竹比方之遠國也號
為孤竹案地理志云遼西有孤竹城應劭曰故伯夷國是也
○下惠魯公族大夫姓張名禽字季柳下其號者○正義曰
義曰案史記傳云柳下惠姓張名禽字季柳下其號者○正
任以直道故孔子云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去乎
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
邦○註云士師典獄
鄭玄亦云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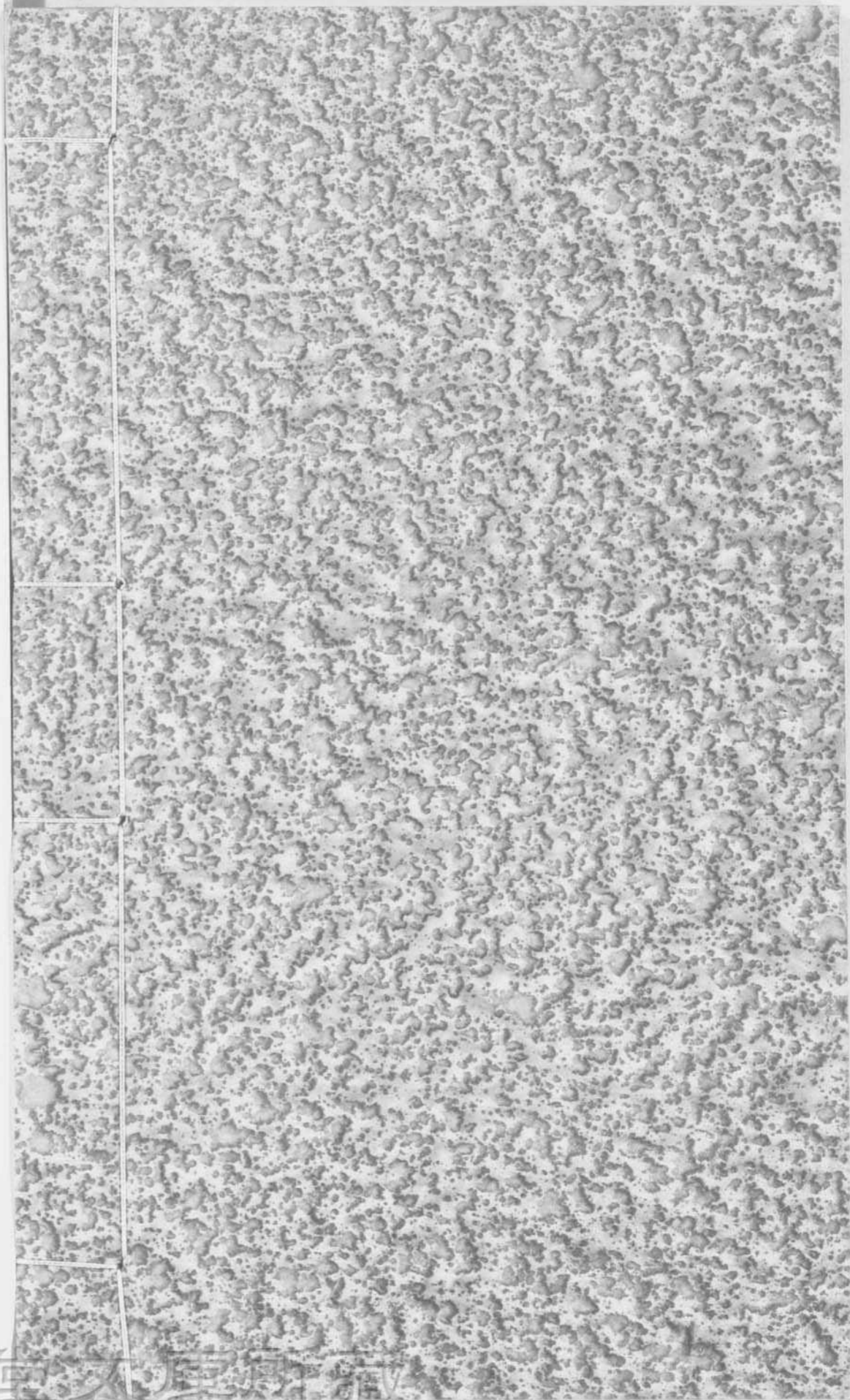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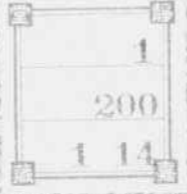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藏



百八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四上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

趙氏註

孫奭疏

止義曰此卷趙氏分上篇為三卷也此卷凡十四章一
 章言民和為貴二章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為賢君子以
 不回為志三章言取與之道必得具其於其可雖少不
 之無與兼金不類四章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
 一章言執職者勞得道者優六章言三不台者不相與言
 十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八章言詩不義者必須聖賢九
 三聖人親親不文其為小人順非以諂其上十章言君子
 能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為利回十一言言惟賢能安賢
 賢者志其小者十三言言大德洋介七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
 人非天不成十四章言願以食功志以幸事無事而食其祿
 君子不由也此十四章合上篇卷是公孫丑有二十三章矣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
 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天時謂時日也五行旺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
天時之善趣者然而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為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余
馬能戰是也故曰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城民民也民不以封疆之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馬兵革之威仗其道德而已矣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
疏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
貴不戰耳如其當戰則勝矣
地利不如人和至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者孟子言其用兵之要也謂古之用兵者莫不布策決機迎日計月望雲占風觀星候氣以察吉凶以明利害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內有二焉是時不如地利也地利不如人和也
其不可攻又甲兵之堅利米粟之多積是地利亦有得矣然而上下異政君民異心不能効死以守至皆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無而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城民不以封疆之界至戰必勝矣者此又孟子復言而詳說之也故曰所居之民不在以封疆之界又孟子復言而詳說之也
在山察之為險威震天下又不在以兵甲之為堅利以其得道之君則人多助之失道之君則人寡助之而己孟子所以復言人有寡助之至極者則親戚離畔之親戚離畔者戰

必不勝而敗績有多助之至者則天下皆順以之而天下之
所順從而攻伐其親戚所離畔者故君子在有不戰而三
戰則必勝○註天時謂時日支干五相孤虛之法甲乙
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為五行金木水火土旺在巳午
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
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
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
孤無畫焉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
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註周武王紀歲星
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矣以拘
天時天師之執同律之類是也○註衛懿公之民曰若其使
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
焉能戰果其文也○註得乎立兵孟子將朝王王使人
而為天子○正義曰以蓋經之文孟子將朝王王使人
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
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孟子雖在齊與師實
之位以道見敬或稱

孫丑下

人於就見者若言就孟○之節相見也有惡寒之疾不可見
風儻可來朝欲力去臨朝因得見孟子也不知何使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幸而有疾
不能造朝孟子不悅王之欲朝明日出弔於東郭
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為不可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
弔孟子言也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為不可以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子實病
且問疾也孟子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
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
否乎孟子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於孟子者也使數
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仲子使數人要
告孟子君命宜

敬當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孟子迫於仲子之
造朝也言不得已而心不
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
之家而宿焉具以語景丑氏耳
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
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景丑責孟子
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
為不美也其心曰是向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
不敬莫大乎是曰惡者深望也云景子之責我何三
今人皆謂王無知不足與言仁義二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
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孟子言我任見二常陳
有如此敬王者七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諱

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天命而遂不果宜
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為
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牧不
以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惑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
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
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孟子
丑云我豈謂是君臣召呼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二故道曾
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之曾子豈嘗言不義之事
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
天下有達尊三爵
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
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三者天下之

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

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與

事不敢召也王者師曰霸者友臣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

故不勞而王相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

以不勞而霸言師臣者王桓公能師臣而管仲不勉之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

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醜類也言今天下之人若二

者無之但好言其所教勅使使之才可者曰不能好臣大賢可從而受教者也湯之於伊尹

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

況不為管仲者乎孟子自謂不為管仲故非齊王之

疏孟子將朝王至而況不為管仲者乎。正義曰此章言

子將朝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至得見子者言孟

子自謂欲朝見王夫及行而齊王欲見之乃先使人來曰寡

人如往而就孟之所館視其才則不知可使寡人因此而得

見孟子否乎此告齊王使人而言也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

造朝者王之使人欲之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也明日出於

使人亦曰我之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也明日出於齊子自

子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乃出於齊子自

辭王以為疾不能造朝之明日乃出於齊子自

之疾其弟曰公孫丑問於東郭氏或曰公孫丑以謂昨日有疾

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中者孟子曰公孫丑以謂昨日有疾

今日已差愈如之何不中者孟子曰公孫丑以謂昨日有疾

疾醫來者王見使人回報以謂孟子有疾乃謂實有疾

人問疾醫者來問其疾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而采薪之

行也時人謂之禮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
也時人謂之禮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
為兵餽之子何為不受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
君曰聞有戒此金可齎以作戒備有若於齊則未有變也無
虞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齊時
無事於義天有所制也善無所制而餽之是以貨財臣我欲
使我優惠也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齊時
可也陳臻問曰至可以貨取乎○正義曰此章言我與之
也陳臻問曰前日於齊三鍾鍊金一百而不受三之
於此矣者陳臻曰前日於齊三鍾鍊金一百而不受三之
正鍾鍊金五百而不受於宋鍾鍊金一百而不受於齊
薛國鍾鍊金五十而不受於齊鍾鍊金五十而不受於齊
曰在薛不受五十鍾鍊金五十而不受於齊鍾鍊金五十而不受於齊
曰矣孟子曰皆是也至而不可受之皆是也無有非也言我在
以為此三者之間受與不受之所皆是也無有非也言我在

公孫丑下

宋之時以其我將有遠行行善必以有贖故餽之者乃為
辭曰餽我何為不受是所以受之也而不為非也贖送行
者之贖也我當在薛之時我有戒心不虞之心以其時人
孟子也謂之者乃為之辭曰聞戒子有戒心不虞之心以其
為兵備之用也如此我何為不受是所以受之也而不為非
時其以無事於我也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齊時
以貨財見甲於我也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齊時
亦無遠行亦無戒備餽之者亦無以辭餽之而餽之也於齊
有辭而受之故也○註云陳臻孟子弟子至二十四兩○
正義曰云弟子者蓋時有所問於孟子者即知為弟子也如
拊弟子又安得有問於孟子云二十四兩為鑑孟子之平
案國語有云二十四兩為鑑○正義曰云亦然孟子之平
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
則去之不孚平陸齊之邑也大夫石邑大夫也持戟戰
昭果散也昭果散也曰不待三罰不及待三矣伍也然則子之

還於其主乎抑亦但立視牛羊之死不為求也與勿草以
此以比喻而謂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
臣者臣如五人焉至此則寡人之罪也然於此五人之
於王曰王之治都之臣者臣如五人焉然於此五人之
自其治都之臣者臣如五人焉然於此五人之
之罪也○註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至不素餐○正義曰
王弟云都鄙鄭註云都之宗廟曰都至不素餐○正義曰
社稷者云彼君子者片伐權之人仕有功者乃肯受祿毛
食曰餐之餐云孟子謂蚘蠹曰子之辭靈立而○士
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
與○蚘蠹齊大夫重丘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
大大請為士師知其欲近上以諫正刑罰之不中
者數月而不言故曰士師以言賊以感育之也 蚘蠹諫

公孫丑下

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三諫不用齊人曰所
以為蚘蠹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齊人論
子為蚘蠹謀使之諫不用而去則善矣不知也齊人論
自諫不用而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為謀者公都子以
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
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
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
哉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諍之官也孟子言
去今我居師實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疏綽綽然有餘裕哉
○正義曰此章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也孟子謂蚘蠹曰
之辭靈立而辭去其靈立之邑而請為王治獄之官似近王
得諫其刑罰不中者今既以數月矣而不言其未可以信

歟否故以此責而感之也
者於是為蜚語則善矣所以不用其諫於王而不致其臣而去
曰孟子謂蜚語乃言曰孟子所以為則吾不知也者齊國之人
去之則善矣美矣其所以為蜚語使之去而不知自去之故也
則我不知也公都子孟子弟也公都子見齊國之人有
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也公都子見齊國之人有
此言乃以此言告於孟子曰吾聞之也公都子見齊國之人有
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
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者孟子答公都子以我無言責則吾進
有居官守職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
諱之任不得其言而諫正其君則亦去之而致任有言責
之所守又無言責而諫正其君則亦去之而致任有言責
有餘裕哉。正義曰。於他經傳未詳其人靈立於齊下邑至
罪惡於民。○正義曰。於他經傳未詳其人靈立於齊下邑至
理志曰。代部有靈立於他。○正義曰。於他經傳未詳其人靈立於齊下邑至
罰母使罪麗於民者。○正義曰。於他經傳未詳其人靈立於齊下邑至
器用。○正義曰。於他經傳未詳其人靈立於齊下邑至
用諸都鄙。○正義曰。於他經傳未詳其人靈立於齊下邑至
屬禁則軍。○正義曰。於他經傳未詳其人靈立於齊下邑至

徐丑下

○謹臧武仲段干木。○正義曰。案齊襄公二十二年左傳。我
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杜預云。
御叔魯御邑大夫。又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云。段干木偃蹇
而載。問案史記魏世家云。魏文侯受子貢。孟子為御於
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
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出焉於滕。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夫王驩為輔行。輔
副使也。王驩齊之諂人。有龍於齊。後為右師。孟子不悅其為
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
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冬而未嘗與言
行事何也。
丑曰。夫既或治之子何言哉。
既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
何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諸於人也。蓋言道不合者

木為圍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以白布畫著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以障既也

於殯中障板也。註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沈正義曰經於滕文之篇亦引為曾子言也凡說在前

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沈同齊大臣自以私情問非王命也

故曰私子會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受

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此以譬燕王之罪齊人伐燕沈同以孟子言可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

齊王伐燕有之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彼

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為天吏則可以

可便自往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

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有

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為士官王獄則可以殺

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

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為勸齊國伐燕國乎疏沈同以其何為勸之哉。正義曰此章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道之正者也沈同齊之大臣沈同以其私問

曰燕可伐噲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者子噲燕王名也子之燕相之名也言沈同非王命以

其私情自問孟子曰燕王可伐之歟孟子答之曰以爲可伐之也蓋以燕王不得天子之命而擅與其國於子之可以伐之也蓋以燕王而私受燕國於子而故其專擅如此者祿爵夫也蓋以燕王而私受燕國於子而故其專擅如此者祿爵夫也蓋以燕王而私受燕國於子而故其專擅如此者祿爵夫也

曰吾甚慙於孟子燕人畔不肯歸齊王聞孟子與燕人畔王今竟不能此蓋論語季氏孔子之言也註云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正義曰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

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欲為王解

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

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

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

而解之賈欲以此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

曰古聖人也孟子曰周公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

殷畔也有諸賈問曰然曰周公知其

將畔而使之與賈問曰不知也曰周公弟也管

則聖人且有過與賈曰且備有諸曰周公弟也管

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以為周公雖

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

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

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古之所

人賢人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亦必不

是周公也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順過非就

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疏燕人畔至又從為之辭○正

能國君而欲以辭解之疏義曰此章言聖人親親不文

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者也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

者言燕人皆離畔不肯歸齊王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

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者陳賈齊國

夫也言於齊王以為無用憂患慙於孟子也且王自以為

周公孰仁且智者賈欲以此解王故問之以此王曰惡

是問

內本六

續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孟子言不敢自請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當自來謀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

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時子蓋言也王孟子言室使教養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古國者使學者遠近均也矜敬也式法也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

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

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

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孟子曰知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為欲富故以祿誘我我住者饑十萬鍾之祿以大道不行故去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

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之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疑心疑惑之亦以為可就之矣

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

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為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為知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子是猶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

我則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

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

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

自此賤丈夫始矣

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征稅也賤丈夫貪人可賤者也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壟斷而高者也左右占視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賤其貪者也故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

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萬鍾不取道亦與此也
大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征也
致為臣而歸至自此賤丈夫始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
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為利回也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
子辭齊卿而歸於室也王就見乎是齊王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
得至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是齊王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
於室乃就孟子之室而得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
賢願見之而不能得見後得待於我而為之卿遂得同朝相
見故其喜之今乃又棄去寡人而歸於室我不知可以繼
今日之後而使寡人得相見否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不
敢請耳固所願也孟子之意欲使王繼今日之後當自不
而後孟子至至盍為我言之時曰我今欲以中國授孟子為
已往他日齊王又謂其臣時子曰我今欲以中國授孟子為
祭其室教養一國之子弟故賜予以萬鍾之祿使諸大夫
與一國之人皆有所做法時子曰何不為我以此言諸大夫
因陳臻而以告孟子孟子曰陳臻也何不為我以此言諸大夫
因陳臻而以告孟子孟子曰陳臻也何不為我以此言諸大夫
言告孟子至是為欲富乎是陳臻告於孟子也陳臻告於孟子
而告於孟子孟子乃答之曰然如是也夫時子又安知其有

公孫丑下

不可也如使我欲富其祿去一萬之祿而受其萬
以爲我欲其富乎云乎者不為欲富也孟子欲以此言
季孫知孟子意不欲遂時子之言而心尚欲孟子就之故
言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孫之言亦以爲可就使已為政不
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之爲卿至有私龍斷焉者孟子又言
齊王使已爲政之道既以不得用則我亦以辭之而止於其
室矣又欲以弟子之教而使我爲卿以與我萬鍾之祿人亦
誰不欲其富貴乎然以此言者亦猶獨於富貴之中私登龍
斷之類也以其取之所以言然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
所無者至自此賤丈夫始矣者孟子又言古之所以爲市也
以其有無相貿易耳有司者但治其爭訟而不征稅也
丈夫則必求立龍塊斷之高者而登之以左右占望則市中
有利則羅而取之皆以爲賤丈夫焉故後世亦自此而取
其市中之稅以其所以征商之稅於後世者亦自此而取
登龍斷而罔市利爲之始矣故曰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
大夫始矣周禮有司關市是也○正義曰此蓋前篇說之詳矣此不復
公前周禮有關市之征正義曰此蓋前篇說之詳矣此不復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
近也

子去齊欲歸鄰至畫地而宿也齊人之坐而言不應隱

凡而卧客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孟子曰客不悅曰弟

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

矣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夫子慢曰坐我明

語子孟子止客曰且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

側則不能安子思泚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

則不能安其身往者魯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

矣且聽子為政然則子思復留泚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

絕子乎長者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為長者

長者老者也孟子子年乞故自稱長者言子為我慮

疏孟子去齊至絕子乎

正義曰此章言惟賢能

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乖也孟子去齊宿於畫

有欲為三宿行者畫齊之近邑也言孟子去齊欲歸鄰至畫

而宿鄰人見之有欲為王留行者也坐而言不應隱凡

言為王留行者危坐而說留孟子之行言孟子乃隱倚其几

值卧而不應答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

不聽請勿復敢見矣客為王留行者也齊敬也宿素也言客

見孟子不應答其言但隱几而卧焉遂欲退乃曰弟子素齊

敬其心而後方敢言留夫子之行夫子今乃卧而不聽其言

自今請絕於此後勿復更敢見夫子矣曰坐我明語子孟子

遂止客且坐言我分明言告於子云自昔繆公至長者絕子

乎是皆明告之言也言往日魯國繆公無人於子思之側以

導達其意則不能安子思泚柳申詳無人於魯繆公之側以

稱譽其賢則泚柳申詳不能安其身以其子思之不能安子思

道也非求容者也故繆公無人於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應遂不悅而請勿復見如此是留行之士不以安子思而謀
安孟子但請勿復見為言以其自絕於孟子矣故孟子所以
言子為長者慮而不及於子思是子思其長者乎是長者絕
子矣以其不以安子思而謀安孟子於未去之前是為孟子
慮者不反子思特欲為孟子申詳之所為可故孟子所以有
是言之以曉其所以隱几而卧不應之意也長者孟子以年
已之若自稱為長者也○註書齊西南近邑○正義曰蓋以
鄒在魯而魯又在齊之西南上孟子去齊歸鄒至書而宿是
知書之地為齊之西南近邑者也故云近邑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
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
可然且至則是千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
三宿而後出書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
求也選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孟子不知則為求祿濡滯
淹夕也既去近留於書三日其執事故云士於此事則不
悅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之弟子曰士尹士惡

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乎所欲也不遇故去
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哉
我不得已而去耳何忍以而
予三宿而出書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
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我自謂行陳矣冀王
庶幾能反覆招還我矣夫
出書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浩然
志也予雖然豈善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
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
之予曰望之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應
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
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

而後宿哉

我豈若狗猶急小丈夫悲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其不遠者哉論曰悻悻然小人

志大在於濟一世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義則

故曰士誠

大德詳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

志其小者也

孟子去齊者言孟子去齊而歸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乃謂人曰不知齊王不可為湯武之王且自鄒至齊而

不問也知齊王不可為湯武之王且自鄒至齊而

其是也

孟子去齊而歸也今自千里之遠而見齊王不問也

知予也

孟子去齊而歸也今自千里之遠而見齊王不問也

志哉我千里而見王是我欲行道也不遇於齊王不得行也

孟子去齊而歸也今自千里之遠而見齊王不問也

行其道則必反躬我曰夫出書邑至三宿而歸不我追而

還齊國我然後浩然有歸志也我雖然有浩然歸之志

下

然而豈肯舍去王哉王猶可足用為之善政王如用我則豈徒使齊國之民安泰天下之民亦皆安泰矣王庶幾能改而

反我我日常望之於三矣我豈若狗猶急小夫大志怒其君而去為其諫於君而不受則悻悻然心有所然而見於西容

去則極日力而後方止宿哉孟子如此所以云然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尹士聞孟子之言之以此故耶其義而言於

孟子曰士實小人也以其不能知孟子之志有如此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

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

怨天不尤人

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

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

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彼時前聖賢之出是其時也今此

有興王道者也各出於聖之才物來能名正於一也

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如興大王文王以

來

不致無功而受祿也。凡既去而齊王續以賓師之命而禮貌之。故由足為善。遂不敢前去。是以久留於齊。非我之志也。但不得已而巳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四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五上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孫奭疏

趙氏註

猶衛靈公問陳於孔

疏

正義曰：前篇章首論公孫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此篇以目為篇，題不亦宜乎？故次公孫丑之篇，所以揭滕文公為此篇之題也。此篇凡十五章，趙註分之遂成上下卷。據此上卷凡五章而已。一章言人當一則聖人秉仁行義，二章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三章言尊賢師智采人之善，修學教勸，禮義初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四章言神農務本，教於世民，許行蔽首君臣同耕，陳相背師，降于幽谷。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氣，以正之。五章言聖人緣情制禮，以直正其於餘十章。趙註分為下卷，各有叙焉。○註滕文公至題篇。○正義曰：案春秋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乃長滕侯魯公七年杜預註云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西是滕文公之國即滕侯之後也蓋法曰慈惠愛民曰忠信按禮曰文論語第十五篇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五七事則常聞之軍旅之事未之遇也遂以為之篇題故也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之孟子道

性善言必稱堯舜文公為世子使於楚而過宋三二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三之後也

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慶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也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政考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克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故勉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從楚還復詣孟子孟子

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世子疑吾言有

道一而已矣惟有行善耳復何疑邪成闢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

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成闢勇男者也與景公言曰彼之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

若是言欲有為當若無淵無幾成闢不畏公明儀曰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周公言其知法則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

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十書曰若藥不瞑眩

疾不瘳書逸篇也喻眩藥少入疾先使瞑眩

公為世子至厥疾不瘳○正義曰此章言人上當財聖人

仁行善者也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不見孟子

性善言必稱堯舜者世子謂侯適子之稱也言康文公

子之時往楚國而在宋國過見孟子孟子乃與世子

其人性皆有善但當行之而已凡有言則必以堯舜

精與古之受禪之帝其治國所行之事皆為後世

世子之傳也大 然友之鄉問於孟子 孟子曰 孟子曰

故謂大事也 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 此亦善也 曾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

孝矣 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知言二 諸侯

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齋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

之 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 然友

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

於子之身而反之不行 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

滕文公上

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 且志曰喪祭從先祖

滕叔纘之後故聖人故宗魯者也 曰吾有所受之也 兄弟百官曰復言也志記也禮

從其先祖之法言我雖有所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 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故曰吾有所受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

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

我問孟子 父兄百官見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

何以服其心 然友復之鄉問孟子子孟子曰然不可

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而深

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 不可

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惟當以哀戚感之巨國君 要政

擇大巨嗣君但盡哀情歆粥不食顏色深墨 深墨

即此何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之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誠在我

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謂侯之類來平會者見世子之禮

事美富於事禮學莫大於

公薨百廢文公之少也

言於宗於心然不念今也

子然後行事者於女世子之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曰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
行也兩說者其意皆行謂之
門之內也。正義曰案左傳
葬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明
葬月外葬至父大喪記云
公問為國子與。曰民也
其業屋其始播百穀
恒產者有恒心無恒
邪彼無不為已及陷
民也焉有仁人在位

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
曰凡百官言亦行謂之世
隱公五年云天子七月而葬
全大夫三月同位至三
母之喪居倚廬是也。 條文
不可緩也。 問治國之道也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詩亦風七月之篇言晝夜
無事起。 民之為道也
者無恒心苟無恒心
罪然後從而刑之是周
民而可為也。 義與上篇同

宜王吉之勝又。人問其
究陳其善妙者自取之也。是
於民有制。 古之制者身
富不仁矣為仁不富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
助者藉也。 身馬之也。 夏
功也藉者借也。 龍子曰以
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
若也貢者校數歲以為常類而
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夏

以善必恭儉禮下取
一。 陽虎曰為
五十而貢。 人七十
皆什一也。 徹者徹也
地莫善於助莫不善
為常。 龍子古賢人也言治
善於貢也。 樂成粒米復

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登取之凶年糞其田而
不足則必取盈焉糞其田而
取於民不為虐也而反以當糞其田而
人糞其田尚無所不足以當糞其田而
為民公母使民盼盼然將終
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
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盼盼然將終
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

滕文公上

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
及我田也人助者為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設為庠
序學校以教之以學習禮庠者養也校者教也
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
之皆所以明人倫也養者養者若若者教以禮義射三
代同古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善也人倫明於上
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
也有行三詩云周雖舊邦其命
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云
力王之篇言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也

使戰問井地

畢戰勝臣也。古井田之法，時變而法亦變。去典籍人自為政，故井田之道不傳也。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

不平。子罕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使

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

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

賦。國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請

賦，國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請

賦，國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請

賦，國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請

賦，國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請

賦，國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請

賦，國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請

賦，國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請

賦，國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請

賦，國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請

賦，國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請

賦，國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請

賦，國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請

賦，國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請

賦，國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請

賦，國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請

賦，國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請

賦，國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請

賦，國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請

惡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
急也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和睦也
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
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地為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
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為廬井宅園圃家一畝也
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
之則在君與子矣 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也而加
之也 疏 滕文公問為國至則在君與子矣○正義曰此章
經云約井田賦十一則為國之大也滕文公問為國者
夫公問孟子治國之道惟民事為急而不可緩也詩云晝
夜匪懈言民事於日中則取茅夜中以索綯綯綯者
中也宵夜中必及爾爾暇之時則亟疾乘蓋其野於之
之則在君與子矣 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也而加
之也 疏 滕文公問為國至則在君與子矣○正義曰此章
經云約井田賦十一則為國之大也滕文公問為國者
夫公問孟子治國之道惟民事為急而不可緩也詩云晝
夜匪懈言民事於日中則取茅夜中以索綯綯綯者
中也宵夜中必及爾爾暇之時則亟疾乘蓋其野於之

事始與以為備百穀為也以其民事當無休已孟子所以
此而教之也公也亦欲文公教民如此者焉民之為道也
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
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刑之具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
民而可為也者此義同前篇此所以復言之者以其前篇
子為齊宣陳之也此篇蓋因之公為治國之道故孟子復
為之也兩載焉此更不說其故與君制民必於禮下取
有制者言古之賢君以身行恭儉恭則不侮人儉則不
非一之制什一蓋十分則取一而已陽虎曰為富不仁矣
仁不畜矣者陽虎魯季氏之家臣也孟子言陽虎有云
者則常養民之財而為己所有故不仁凡為仁者蓋以
得其中矣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五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其言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著言夏后氏五十
五十畝田其穀貢上之賦但五畝而已其言夏后氏五
也而助也周人七十畝田其穀助公家則七畝而已是
周人百畝而徹也孟子自解之義也徹猶徹取助但借
助也徹也

之矣但亦當憐憫民之老小與其勤勞者也出錄者以其有
功德之臣則世祿之賜其上也謂其子雖未任居官得食
其父之祿亦必有土地之賜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
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者此詩蓋小雅大田之
篇文也惟助至助也孟子又自言之因詩而解周之亦助也
其詩蓋謂民樂其上願效天之先兩及公田次及我等衆田
也孟子緣此而觀之難周百畝而徹取之賦其亦有田矣孟
子於此所以信行助則爲有公田如貢徹則非有公田矣孟
善於助之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者此孟子亦欲文公
富而教之也言也言又不停止於制民之賦而已既制其
也厚者射也至是爲王者師也者此孟子欲詳說其序也
於此者也序者所以講射於此而行尊卑揖遜之禮也
代之時也皆所以於此而明人倫之時謂之庠然而爲學則三
民既之也其下如有王者興起而用之必來取法於此是
由三代而下孟子所以區區爲滕文公言及此又欲文公

之矣但亦當憐憫民之老小與其勤勞者也出錄者以其有
功德之臣則世祿之賜其上也謂其子雖未任居官得食
其父之祿亦必有土地之賜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
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者此詩蓋小雅大田之
篇文也惟助至助也孟子又自言之因詩而解周之亦助也
其詩蓋謂民樂其上願效天之先兩及公田次及我等衆田
也孟子緣此而觀之難周百畝而徹取之賦其亦有田矣孟
子於此所以信行助則爲有公田如貢徹則非有公田矣孟
善於助之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者此孟子亦欲文公
富而教之也言也言又不停止於制民之賦而已既制其
也厚者射也至是爲王者師也者此孟子欲詳說其序也
於此者也序者所以講射於此而行尊卑揖遜之禮也
代之時也皆所以於此而明人倫之時謂之庠然而爲學則三
民既之也其下如有王者興起而用之必來取法於此是
由三代而下孟子所以區區爲滕文公言及此又欲文公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五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五下

滕文公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

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

之君也帝神農氏許姓行名也治為神農之道者至也遷居也自稱遠方之人願為氓野人也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履織席以為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

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相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相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

相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相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相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

棄其學而學焉棄陳良之儒道更學陳相見孟子

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

也陳相言許行以為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飩而

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

惡得賢相言許子以為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問許子必自食

然相曰然許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孟子曰許子

曰否許子衣褐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

許子冠乎孟子問曰冠相曰曰奚冠孟子問

曰布曰冠相曰曰奚冠孟子問

曰冠素相曰許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耕相曰織紡害於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

曰否以粟易之相曰不自織以粟易械

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為

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

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

不憚煩械器之極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

何為反與百工交易紛紛而為之頃也

曰百工之事

固不可耕且為也相曰百工之畜目不然則治天下
 獨可耕且為與孟子言百工各為其事尚不可得耕且
此反可耕且為邪欲以窮許行之非昧君不親耕也孟子謂
五帝以才為禮義上下之事不得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
不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
 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
 而路也孟子言人直自百大人之事備人若行教化也小
月之用之者是率天下人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
 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勞心者君子也勞力者民也君
治一田以奉養其上天下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

橫流汎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
 登人為獸偏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
 之憂舜而敷治焉曹洪水曰天下未可水盛故草木暢
也五穀下已用也性獸之跡出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
害人三危備憂念之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是言治其土地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益三
火之益猶古之火正也烈熾益說山澤草木禹疏九河
 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
 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
 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疏通也濬治也
地可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門而不
不入書曰舜士笑于啓呱呱而泣如此豈可得耕也治

種藝也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
種藝也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
五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
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
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叙朋友有信
司徒主人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叙朋友有信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
放勳三元氣也
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放勳三元氣也
民如此而暇耕乎
重喻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
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

勝文公上

百發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
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為已憂農夫以百畝不易
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治為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
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
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
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
聞變於夷者也
言以諸夏之禮義化蠻夷之人耳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
方之學者未始以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
子之兄弟事之也一師死而遂倍之陳良三於
國不與也昔者孔子之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
於之也自為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
於其獨居三年然後歸元子也失聲非不能成聲場
三三也他日子貢三子張子游以有若似
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鵠鳴乎不可尚已有若

隱文公上

孔子此三子者見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專有若以作聖
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為聖人
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
陽也鵠鳴白甚也何可尚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於聖人之坐
席乎尊師道故不肯也今也南蠻獻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
倍子之師而學亦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
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此今
許行乃南楚蠻夷其古之惡如獸鳥耳獸博勞鳥也詩云七
月鳴獸應陰而後勸者也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
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惡如獸舌與曾
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幽谷止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於
幽谷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
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詩魯頌閟宮之篇也
膺擊也懲艾也周家
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當
欲擊之言南蠻之人難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為不

善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所以責陳相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

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

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

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

陳相復為孟子言此

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面無二價不相為詐不相欺愚小大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大小謂尺寸皆言同價故曰市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

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

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

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蓰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言若和氏之璧雖與凡

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履也小細履也如使同價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哉時許子教

人偽者耳安能治其國家者也

疏曰此章言神農務本教以凡民許行蘇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物情謂之淳樸者有為神農者許行至願受一廛而為氓者神農炎帝氏也許行

南蠻之人也姓許名行也自楚蠻之地往滕國至問而言告於文公曰我是遠方楚蠻之人聞滕君行仁政於此我今所

以來至心願受一廛居之以為之氓也氓野人之稱已說在孫丑篇文公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相襁負織席以為食言

文公乃與許行之居而處之其許行之徒弟有數十人皆衣

知褐叩採織襍席以供其飲食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

至願為聖人氓陳良儒者也陳相與其弟辛二人皆陳良徒

弟也言陳良徒弟陳相與其弟辛皆負其耒耜而從宋國在

滕國而向滕君曰我聞知君行聖人之政事是為聖人者也

今願為聖人之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耒耜而

陳相至滕乃見許行而大悅樂之遂盡棄去陳良之耒耜而

就李於許行之道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至惡得其賢

言陳相後見孟子乃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為賢君者也

雖然未聞至道也古之賢君乃與民同耕而食饗殮而兼治

政事朝食曰饗夕曰飧今也膳君乃取財谷而有倉廩府庫之富則是厲病其民以自奉養也安得謂之賢君乎倉廩釋名曰倉穀也穀穀物也廩倉有屋曰廩孟子問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陳相答之以為許行是自種而後食也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孟子又問許子必自織布然後衣乎曰許子衣褐陳相答之許子不自織其布為衣以其即者象布也許子冠乎孟子問許子戴冠乎曰冠陳相答之許子戴冠也曰奚冠孟子又問許子戴何冠曰冠素陳相答之許子冠以素為之爾素烏也曰自織之欤孟子又問許子以素為冠其自織之欤曰否以粟易之陳相答之許子不自織為冠以粟更易之而已曰許子奚為不自織孟子又問許子何為而不自織為之乎曰害於耕陳相答之以謂許子不自織為之也以其自織者斯害於耕也曰許子以釜餽爨以鐵耕乎孟子又問許子寧以釜餽放食以鐵為犁用之耕否乎曰然陳相答之以為許子用之也自為之欤孟子又問許子自為釜餽歐食鐵犁耕乎曰否以粟易之陳相答以為許子之不自為也以粟更易之而已以粟易之者不為厲陶治至何許子之不悛煩孟子又復問以許子將粟更易為器者不以厲病於陶治陶治亦以器更易之以粟其為病厲其農天哉陶作瓦器之匠也治鑄金之匠也且許子何不自為之

陶治止皆取其宮室之中而用之乎何為更紛紛然交易易百工歟何許子之不畏其煩故以此欲挑之陳相也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陳相又答之以謂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之也所以用交易而用之耳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之歟孟子又辨之如是則為國君治天下獨可自耕且為之政事以治天下欤陳相又以此以應答故孟子一向自言而辨之乃曰有六人之事大人之事則國君行教化也有小人之事即農工商也且以一人之身而用百工之所作為備具知必皆用自為然後方用之也為則驅率天下之人以盡困之途也又一說云如此是驅率天下之人如道路之人但之視而不知上下貴賤相待故以此說據下文意義相通堪以此知有上下貴賤相待故以此說據下文意義相通堪以此為尚所及也蓋困之路者但隨註之說耳詳而推之蓋困之路不若此說故曰或勞心或勞力至天下之通義也者此大之如此也言天下之人有但或勞其力但或勞其心者寧其心所以制政教而治天下之人耳勞其力所以見治於上人而已見治於上之人者竭力治公田以奉養上之人也治天下之人者以其爵祿皆出民之賦稅故食於人而已言此是天下通義人所常行者也上之人君為言也下之人民為言也以此推之則上下貴賤有所相待耳當堯之時天下猶

未平至幸而敷治焉孟子又言當古之唐堯盛帝之時天下猶尚未平以其大水橫流逆其勢汎汎濫濁編於天下草木由是暢茂敷實禽獸又由此而繁息而生殖焉五穀黍稷稻麥救於是不豐登禽獸亦偏害於人猛獸之迹交中國之道堯帝乃自憂懼之以其有傷害於人民故幸用虞舜而廣治之當治其水土也舜使益掌火至禹疏九河后浚教民稼穡又至使契為司徒止於亦不用於耕耳言舜因堯帝舉用乃使伯益為掌火之官益視山澤草木頽盛乃烈山澤而焚燒之禽獸於是懼而逃匿遠竄而不敢出又使禹疏通九河又淪治濟漯濶水而流注歸海又開決汝漢之水而斟壅淮泗二水而同流注歸之江九河在東北案爾雅云九江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嶠六曰簡七曰索八曰鈞盤九曰南津是也江九江也案尋陽端記有云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匪江五曰箇江六曰提江七曰藥江八曰源江九曰吹江是也然後中國之地人方可耕藝而食也當此之時大禹八年在外治木土經三次過其家門而不得入其家雖欲於時耕作之其可得乎又使后稷棄名天下民稼穡種藝殖五穀五穀既豐熟而天下人民於是得養育其生稼穡者說文云種曰稼曰穡也人之於是得養生之道飽食而饜衣逸樂居處而無

以教之則近類於禽獸以其不知高下也聖人有憂懼其民如此舜又使契為司徒之官教以人倫使天下之人知父子有親親慈孝君臣有尊卑之義夫婦有交別長幼有等叙明友有忠信又言放勳有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民之有勤勞於事者有以償其勞故曰勞之因其民之來歸者有以償其來故曰來之民之既能直其心故以正其直為之正故曰正之民之或由其心故以正其曲為之直故曰直之輔之如車輔使民有所安於業故曰輔之翼之如羽翼使民有所進於道故曰翼之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所以欲使其自得悅樂之而已矣民既自得而悅樂之於是又從加之恩惠而振德之振德即恩惠耳言聖人之憂於天下之民如此尚何暇以耕為乎又言堯以不得舜而舉用使敷治焉則為民之憂舜既得堯幸而用之如舜復不得皋陶禹為輔則亦為已之憂今夫以百畝之難耕恐為已所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謂之仁以言其以已之財物布與人者是謂忠惠也以已之有善而以教諸人謂其心之忠也中心之謂忠為天下求得其人而治天下者堯謂其仁者也愛人之謂仁所以為天下求得其人不過愛天下之人故如是也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孟子言如此故以天下傳

與其人尚以為易也為天下得其人而治天下者猶以為難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
名焉至亦不用於耕耳孟子又引孔子有云大哉堯帝之為
君也惟上天之為大而不可尚惟堯帝又能則法上天而行
之故蕩蕩然其德之大而民無有能指名之者亦若上天之
蕩蕩其覆之德人亦不能指名而窮極之故也德於堯如
此其大故孔子所以曰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巍巍乎其
德之大如此而天下之事未嘗自與及焉無他以其急於
人而輔之耳所以但無為而享之故不必自與及焉然則
堯帝年帝之治天下豈為無所用其心哉以其但急用心於
得亦且不用於躬耕耳孟子所以言至於此者蓋欲排許
子於陳相欲以滕君與民並耕而食故演之以此也是所以
謂之云耳吾聞用夏蠻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至亦不為
言矣者也蓋孟子又欲以此而譏陳相李於許行者也言
其間用中夏之禮義而變化於蠻夷之人未聞以蠻夷之道
而變化於中夏也且陳良自楚國而生也悅樂其周公仲尼
之大道乃自楚之南而往北求學於中國蓋中國以楚地觀
之則中國在北之地故也北方之學者未能有人或先之陳
良彼陳良所謂豪傑過人之士者也子之兄弟以師事數十
年矣至師死而陳良皆云其所學而李於許行政以此而譏

言往曰孔子喪沒至於三年之外其門人有在櫛任而將歸
室者乃至子貢之所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乃至慟不成
聲然多歸之室復感發子貢追思孔子又反至築室於孔子
墓上之壇獨居又至三年然後力辭家室而歸又及也孔子
子夏曰事孔子之禮曰夕奉事有子至勉強曾子同以此
事之曾子乃曰不可言江漢以濯之則至清而不可汚也
以曝之則至明而不可掩其孔子如此江漢秋陽隔於清
以曝之則不可得而尚耳故不可以有若比之而以事孔子
之事也孟子所以言之以此者蓋謂孔子之而事孔子之
貴而門人尚歸與子貢相向而哭乃至悲而不成聲又感其
思而後室於其上而追思之以至子張子游子夏欲感其
思以有若如於孔子而今日事孔子之禮而事之有若曾子尚
以背去之而欲以許行為師而就學之何忍之如是邪故以
此非之然前又所謂用夏變夷即陳良北學中國以周公仲
尼之道為悅是又孟子明言之也豈見如許行陳相兄弟用
禮義之事而欲變於滕國也今也南蠻駘舌之人非先王之
道子夏子之師而學之至為不善變矣孟子言今也許行之
南蠻駘舌之惡如於鳥者也所行皆非先王之正道而子之

維離女圖五味危懼之圖管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註魯
項也。言之者。正義曰。此詩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箋云
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比當。墨者夷之。因徐辟而
求。至孟子。弟也。求見孟子。故以辯道也。孟子曰。吾固
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我常願見之。今值我
病。不能見也。病愈。將
見。我且直之。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五
吾聞。夷子為墨道。者。墨者治。要貴。貴
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
其。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孟子

而。厚。夷子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已。豈肯以薄為
是。而一貴之也。始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事
其親也。如真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
可。厚也。五言。欲以此攻之者也。徐子以告夷子
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
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夷子名也。言
治。也。但施厚之事。先從已親屬始。耳。若此。何為獨差等
也。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
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
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親愛也。去。美
也。子。其。多。鄰人之子。等耶。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
若之。未。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知。故救之耳。夷子必
死之。未。謂人。情者也。故曰。赤
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

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此今夷子
 其親者其親死則壘故也同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壘
 而委之於壘上世未制禮之時壘路傍坑壘也
 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類有泚睨而不
 視夫此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棄
 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
 亦必有道矣嘍相共食之也類也泚汗出泚此
 禮也蓋掩棺而掩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見其首
 親亦有道矣子仁人掩其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
 之矣孟子言是以為墨家薄葬不合道也後以

命言受疏墨者夷之至命之矣。正義曰此章言聖人緣
 命而受命也。徐子與孟子之問徐子與孟子之問
 之道者姓名也。徐子與孟子之問徐子與孟子之問
 且待病之愈愈我以往而見之也。夷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正
 子與子問孟子以為尚病故不來見至於他日復往求見三
 見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
 矣欲不見則不得直己之道而正之也。徐子曰我今則可以
 而不見我且直己之道而正之也。徐子曰我今則可以
 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至是以所賤事親也。此孟子以
 徐子是其直己之道而正之也。徐子曰我今則可以
 而尚治其墨家之道故不知以此厚其親是儒家之正道也
 已孟子所以反覆直而正之乃因徐子而告之曰我聞夷子
 治墨家之道者也。夫墨者治喪不厚但以薄之是為其道也
 也。然事夷子葬其父母以厚為之則是以墨家所賤者而事
 父母之親喪也。以其墨家賤厚而貴薄也。徐子以告夷子徐
 子因孟子此言以告之夷子也。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

保赤子至施由親始此又夷子以言於徐子而以墨道為是
也乃曰儒者之道有云占之人治民若保安赤子者是言向
謂之子是則以為恩愛之道無有差等之異也但施行恩愛
之道信自父母之親為始耳我所以厚葬其親何為獨於
墨道也之夷子自稱己之名也徐子又以夷子此言告於
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至亦必有
又云子為若親愛其鄰家之赤子乎然彼夷子蓋亦有人
而云月其亦不足怪也故云愛無差等又以古之若將
亦人故不忍見焉故救之耳非赤子之罪惡也但以此
孟子之生萬物也使其由一本而出矣今夷子以他人
之親同是為有二本也又安知先王制禮而稱人
於此見其私則野獸食之蠅蚋亦由且共蟻食其子之類
三上文上

此然出汗故此說而不敢詳視夫子所以有此此然之
顯而出者非為他人而慙也故如是而則此然而出
而之於其中心有所不忍其親之如是故自中心之所
不忍之於目所以有出於汗然之汗出於額也蓋不忍之
是則孝子仁人之心而掩其親亦必有道自孟子所以
者非墨家薄葬為非而以厚葬為是故以直其正道
以顯其未制禮之時子有不忍其親為擊虫所食尚
之謂也今之出先王所制定其禮而可蔽之墨家道
之謂也而所以厚葬為非邪夷子既以能厚其親而尚
墨家之所薄為非所以執此而直之使三耳徐子以告
而墨家之與者徐子又因孟子此言而告於夷子夷子
我今受孟子之教命而不敢逆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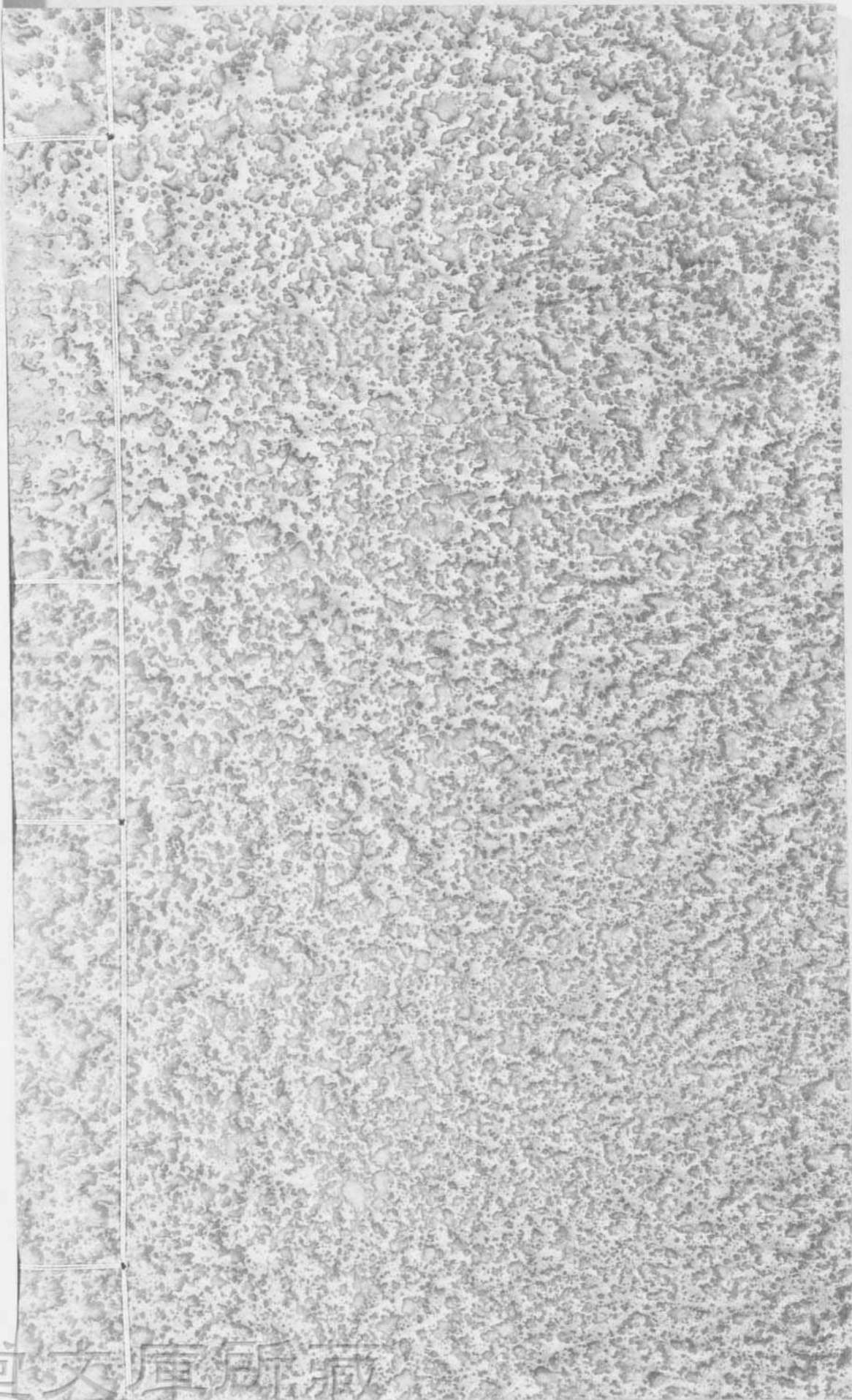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五下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百人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六上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趙氏註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章辨計分上卷為之者也此卷凡有十章一

章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二音言

以直正若非禮不彈稱大夫阿意用謀善戰務勝事雖有

剛心辭柔順三音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

動苟容于祿輸當之友人之所廢四章言百工食力以養

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

素養五章言德修無小暴慢無強六章言白少在三不為

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七章言道異不謀

斯強之歸也巴其矚之得宜正已直行不納於邪八章言從

善改非坐以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九章言委世變

以濟之義以正之十章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舉取

介奇法凡此十章合上卷五章是滕文公一篇下有一五章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

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為孟子欲以是為介故言此介得無為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何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事豈使孟子屈已信直故言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當以所冠而以旌故招之而不至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之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招也義則勇而不顧也孔子之奚取焉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已則不往言重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行其招直事矣見諸侯者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尺小尋者尚可枉大就小而少要其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

滕文公下

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趙簡子晉御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也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強而後可乃肯行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掌主也便王良主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王良不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範法也王良曰我為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嬖奚小人也不習於禮也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詩小雅車功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臆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與

變矣同乘
故請辭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

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

孟子引此以喻
陳代云御者尚

知羞恥此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

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

且子過矣枉已

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
矯枉耳已自枉曲何能正入

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陳代曰至未有能直人者也○正義曰此章書禮二
正非招不往枉道當貴君子不許也陳代曰不見諸侯

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六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
尋宜若可為也者陳代孟子弟子也問孟子以謂今不見諸

侯是宜若小其身然今一往見諸侯大則行道可以輔佐君
為工小則得行道而佐君為之霸且記云枉一尺而直其一

尋宜若可以為之也尺十寸為尺尋十丈為尋也陳代欲孟
子往見諸侯故以此言問之孟子曰昔齊景公田至何嘗者

孟子言往見齊景公田獵招聘其虞人掌山澤苑囿之吏也然而
有虞人不至者則將殺戮之虞人掌山澤苑囿之吏也然而

志士守其義者常念雖死無懼操但沒在於溝壑之中而不
恨也勇義之士念雖死云其首而且不顧也孔子於此句取

其所招之禮尚且守義雖死而不往者也如此則虞人不得
其且以不待所招聘而往見諸侯是謂之枉道也

之禮所以招其人其大夫者其人之招也彼冠而冠之
公以禮招其人其人守其義分所招也彼冠而冠之

此意以謂公之請使諸侯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
而待之也故我何往見之哉所以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

直尋以言之而為之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
其亦以言之而為之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

利亦以言之而為之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
利亦以言之而為之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

我志於其義不肯枉道以徇利所以不說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
我志於其義不肯枉道以徇利所以不說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

侯也以其見之諸侯使王良與之為之利所以不說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
侯也以其見之諸侯使王良與之為之利所以不說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

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孟子曰引者不說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
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孟子曰引者不說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

臨人王良與幸人奚乘而致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
臨人王良與幸人奚乘而致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

之或有人曰王良天下之賤工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
之或有人曰王良天下之賤工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

行一而獲十禽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
行一而獲十禽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夫不在見之也

雙美乃反命於簡子曰王良乃天下之良善工師也非
者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不可至也夫簡子
人乘請辭趙簡子言於雙美曰我與女乘於是簡子
謂王良而使之良乃不肯遂言於簡子曰我為之法
我與雙美奚驅馳而收終不肯遂言於簡子曰我為
不與雙美止一朝而收終不肯遂言於簡子曰我為
射也我今不慣習與雙美小人同乘而死如破矣此
乃自為之言曰夫王良但為之者且尚能差乎與
射者此並使王良欲使也王良曰正也而後能
必不為之矣今王良欲使也王良曰正也而後能
道者未有能直其人者必曰正也而後能
是亦楊子所謂誠道也王良曰正也而後能
人何以當此乎曰正也而後能
也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王良為趙襄子御也
○註詩小雅車攻之篇○正義曰此篇蓋言宣王復古也

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情者之良得經法之中射者之
矢破則中如雖破物也○註伯夷亦不得就也○正義曰此
乃公孫丑篇
未之文也 景春曰公孫孫張儀豈不誠大丈夫
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堵而天下熄 景春曰孟子時人
公孫孫張儀人也號為辯者有常國之術也
故曰公孫孫張儀合於者也一也則備諸侯使使強陵弱故言懼
也安得不謂之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
則天下之無道也 未與禮乎丈夫之冠也文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
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
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
當順從人曰男子之冠則命曰冠成德今此二子居
從君而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為大丈夫也 居
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

魏必圖秦而棄儀後相衍張儀去復相秦卒犀首入相秦常佩五國之相印為從長司馬彪曰犀首者魏之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是也張儀者秦史家本傳云張儀魏人也常事思谷先王後相魏而卒凡此是皆公孫衍張儀之事矣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當仕否孟子曰
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質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得兩公明儀曰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爾
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公明儀賢者也言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
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祭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染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

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祭盛祭服不成不實肥也惟耕也言惟耕之事以事女功衣服祭牲必特殺故曰弔血所以覆器首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曰不弔乎
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出疆何為復載質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言仕之為急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若農夫不可不耕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君子何為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為不急仕也
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

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言人不可
行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
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
鑽穴隙之類也周書曰至鑽穴隙之類也
者無異疏務仕思播其道行仁特禮而動也
曰古之君子仕乎周書則孟子曰古之君子欲為仕乎
子曰仕傳曰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者此
其若則心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也出疆必載質者此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者此
三月無君則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也出疆必載質者此
也亦不以失之為大也孟子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也
職位則加諸侯之失其國家也此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
之急數且札有云諸侯躬耕藉田勸勉其民收其藉助以共謂

滕文公下

其家盛稷稻夫入乃親養蠶織絲以為之祭服如犧牲
廟惟士之失位無有田祿者則亦不祭且不敢以其牲殺器
血衣服不備不取以祭也非特不祭且不敢以其牲殺器
如此孔子失魯司寇之位亦謂之喪也喪也
為禮位嚮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三月而復蓋亦此意
也然則士之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者此
急故曰殺器血所以覆器者也出疆必載質者此
孟子曰殺器血所以覆器者也出疆必載質者此
辨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
仕也若農夫之於耕也夫耒耜豈為出疆而耕之曰士之仕也
親耕也若農夫之於耕也夫耒耜豈為出疆而耕之曰士之仕也
國也未嘗聞士之為仕也如此之急也君子之難仕也
有任者如此之急也周書曰君子之難仕也
仕是如之何故以問之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
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生乃願為人子之有室婦女子之有
又答之曰夫文夫之母之心人皆為之有室婦女子之有
之有家而事之其於欲慕為人子之父母心人皆為之矣然

而欲為父母其為室家乃不待父母之命媿妣而言之遠私
鑽穴隙而相窺踰牆而擅自相從終雖得為父母其於國中
之衆人亦且皆賤之而不美矣夫古之人未嘗不欲為之任
也然而又惡其不由其道而為之仕所以君子難任也女不
由其道而往為之仕者是與此鑽穴隙相窺而慕為人子之
父母之類也孟子所以終答之周霄以此者以其士之任猶
男女之相求亦必待父母之命媿妣之言也○註質正所執
以見君至不俟爾○正義曰蓋贊之為言至也自五三三言
二生一死皆所以為贊以見其君與自相贊同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
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泰甚也彭更三血子第
侯之國得無為甚奢泰者也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
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
泰子以為泰乎簞筭也非其道一筭之食不可受也子以為堯受堯之天下為泰乎曰
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曰不以舜為泰也謂仕無功而虛食人者不可也

文公下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
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木工也輪人輿人作車者也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有矣則帶以木之工也梓匠輪輿是其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
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入則事親孝出則敬長悌悌順也守先王之遺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得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
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
彭更以為彼志食於此亦但志食也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
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孟子言祿以食功行

何食曰食志彭更以為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

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孟子言人但破碎瓦音

之為也然而則意反曰否彭更曰曰然則子亦食志

也食功也孟子曰如是則子果疏彭更問曰至食功也

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

雖食諸侯不為素餐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

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彭更曰弟子問孟子以謂里以

數十乘之多從徒又有數百人之衆皆以傳食於諸侯不以

為泰長乎傳食蓋以孟子食於諸侯車徒又食於孟子要之

所食之祿皆出於諸侯之所供耳故云傳食諸侯孟子曰非

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若舜受素之天下不

以為之泰子今以車徒傳食於諸侯為之泰以其不足為泰

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又曰否不以舜為泰而言

也蓋以士之無功事於諸侯固不可處食於諸侯也曰子不

通功易事以美而不足不皆食於子孟子又否之曰今日以

子言之知子不通功易事而用濟以有餘而補其不足則農

夫有餘粟而人有受其飢又有餘布而人有受其寒子如通

功易事乃可以各本其事則財入成其器械以利用匠人

營其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

是皆得食於子矣事與功者蓋謂梓匠輪輿皆小人之功也

則謂之功孟子所以言之者蓋謂梓匠輪輿皆小人之功也

如得以通功易事而皆得食於子況有君子之功功於道者

而乃不得傳食之於諸侯乎故以下文言之於此有人焉入

則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孟子又言今有人焉入於

闕門之內則以孝為仁出於鄉黨無國之間以悌為義是守

先王仁義之道以待學於後之學者是有功於道者也而乃

靜嘉堂文庫所藏

畫慢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孟子又欲排之故以此
喻之言今有人於此但以毀破碎之瓦而畫地又復慢滅之
是其志將以此求其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彭更以為如此
者不食之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乃言之日如
是則子非食其有志於求食者也食功也孟子乃言之日如
毀瓦畫慢但有志而無功者而起更不食之是則知彭更提
亦食於有功者矣然則孟子志非欲傳食於諸侯而諸侯所
以食之者亦以孟子有功而已矣○註周禮攻木之工○正
義曰此蓋梁惠
王下卷論之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仁
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問宋當如孟子曰湯
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
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
葛伯食之又不以祀葛夏諸侯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又使人
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

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
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
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尚書晚篇
文仇怨也言湯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
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四海之民皆曰
湯不貪天下富也為一夫報仇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
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
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而者
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
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靡天

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
正二不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來我則無罰矣歸而
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也者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
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
周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箠
食盡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
而已矣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
文也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
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篚厥玄黃謂諸侯執國三纁
二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
子小人各有所執以成其類也言武王
之師救國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太誓曰我武惟
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古尚書百二篇之時泰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應焉揚
侵于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箠食

滕文公下

樂之歡此於湯伐桀為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
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
古泰誓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
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萬章憂宋迫
於齊楚不得
行政故孟子為陳湯周武之事以喻之疏萬章問曰
至齊楚雖
能行之天下思以為君何齊楚之區焉疏
大何畏焉○正義曰此章言修德無小暴慢無強也萬章問
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萬章問
孟子言宋國小國也今將欲行王者之政齊楚大國惡其行
之而欲伐之則宋國當加之何而萬章曰湯居亳與葛
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至此之謂也
孟子答之曰湯王居亳地與葛國為鄰葛伯不祀先祖乃
不祀先其祖湯王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先其祖乃
曰無以供其犧牲也牲之純潔無雜色謂之犧牲湯乃使人
貢賜之牛羊葛伯既受之牛羊又自食之而不祀先其祖湯
使人問葛伯何為而不祀葛伯曰又無以供其犧牲也
湯復使亳之眾往為葛伯耕作以助其食盛有老弱耆饋耕
者之食葛伯又率已之民於路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而食

之有不與之者乃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餽其耕者葛伯
率民殺其子而奪其黍肉故書有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
故害之是此之謂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孟子又言為其富伯
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孟子又言為其富伯殺於
童子而湯乃往而征伐之四海之內人皆曰湯王自葛國始也
天下而征葛也為天下無敵者言湯王初征自葛國始也
少之十一征而天下無敵者言湯王初征自葛國始也
國怨之以為不先征其我君之罪而先於彼故怨云何為而後
去其我民之望其湯之來若大旱之時人望其雲霓而雨之
降也遂使歸市者得奔趨而貿易芸者亦得芸而不為之
如特雨之降民皆大喜悅之書云民獲其時我君之來言我君
之來則我無誅罰矣一說云十一征言亦再字再十一征者
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言亦不惟臣至
取其殘而已矣此皆免書之文也言湯之民有所征之則無
不惟念臣服之節故武王東征而後其士女則為之則無
皆以箱籠盛其國黃之帛以昭明我之周王見休美惟臣皆
得就附于大邑周家也故其君子實賈賈黃之帛以迎其君

滕不亦

子小人輩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是各從其類也武王之師衆
中有君子有小人故商民有君子有小人迎之者也言武王
乃曰昭我周王而此乃曰紹我周王蓋紹者繼也民皆以
黃之帛盛於篚而隨武王之師而繼之也蓋周王者即
武王也然必以玄黃於篚者蓋天謂之黃武王者即
華殷之否而泰之是能以天地之四時而繼之也蓋武王
女者以其武王所殺不特匹夫匹婦而已雖未冠之士夫并
之亦且殺之故曰緩士女太誓曰我武惟揚於天下大誓篇之
則取于殘殺伐用武之時惟鷹揚也古之於大誓篇之疆界則
警有云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古之於大誓篇之疆界則
有以光于前代也今宋國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至齊楚
畏焉孟子於此乃曰今宋國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至齊楚
伐之爾如宋國苟能行其王政者之政則四海之內人皆
引領而望之欲以為之君也齊楚二國雖大然何畏之有
註葛夏諸侯羸姓之國○正義曰案地理志云葛國故梁國
陵有葛鄉裴駟亦引之而證史記亳都亦在梁國故云為鄰
書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孔安國云葛國故梁國
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言伐始於葛

也書於是乎作湯征今尚書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
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孔傳云葛伯遊
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
湯為是以不犯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
以言則近者著矣曰奚獨後予者蓋怨者之辭也○註從有
攸下至殘賊也○正義曰云龍厥國黃謂諸侯執○三纁二
之帛皆禮云諸侯出子執纁公之孤執○附庸之君執黃是
帛也鄭司農云三纁謂之纁此亦周禮鍾氏有三入為纁故
也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
明告子不勝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
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
此欲變其子使寧齊言
當使齊人傳之使楚人自傳相之邪曰使齊人傳之不勝曰一齊人
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
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

勝文公下

亦不可得矣言使一齊人傳相眾楚人咻之咻之者唯也
如此雖日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
勝眾也莊獄齊街里名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
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
王誰與為不善孟子曰一勝常言居州宋之善士也故
使居於王所如使在王所者小大皆知
居州則王誰與為不善者居州則王誰與
為不善者也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
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如使在
王左右
者皆非居州之時王當誰與為善乎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
疏孟子謂戴不勝至如宋王何○正義曰此章言自非聖
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
扶自直之類也孟子謂戴不勝曰至亦不可得矣不勝宋王
之臣也姓戴名不勝孟子謂之曰子今欲子之宋王為善戴
我今明言而告子且假前今有楚國之大夫於此欲使其子
學齊人之言則當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

不勝答之以為當使齊人傳相之孟子又言如使一齊人傳
相其子之言而衆楚人皆唯唯之雖曰加鞭撻其子而求為
齊言也不可得已如引其子置之閭巷之間數年之久雖日
加鞭撻而求其子為楚言亦不可得已子謂薛居州善士也
至如宋王之所如孟子又言今不勝謂薛居州善士者也
於宋王之所如孟子又言今不勝謂薛居州善士者也
非薛居州之善者也不善也如在宋王之左右長幼卑尊皆
佐於宋王為善其能如宋王何無他以其一人之寡不能勝
其衆也故孟子所以齊人楚人而比喻之也薛居州宋國之
善士者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六上

文公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六下

滕文公章句下

趙氏註

孫奭疏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

丑怪孟子不肯每朝應諸侯之聘不見之

於義謂

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古者不為臣不見

者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

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孟子言魏文侯魯穆公有好善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太甚迫察則同

以見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

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陽貨魯大夫也孔子亦也

陽貨矚

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

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矚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

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曰蒸豚豚非大牲
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大牲
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曾子曰魯有諺笑病子夏
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曾子曰魯有諺笑病子夏
哇魯有諺極其甚於仲夏之月治哇灌園之勤也子路曰未
同其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
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
正之貌也由子路名子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
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也矣
養志可知矣謂君子
養正氣不以入邪也
此已甚曩云得其宜正已直行不納於邪
也公孫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丑怪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肯見不義至可知
曰不見諸侯其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肯見不義至可知
已矣孟子答之公孫曰言古之為臣者不肯見不義至可知
富貴者也如段干木輸垣壻而避魏文侯於外也
拒魯穆公於內然皆不見之者是皆文侯繆公而就見已甚

道切斯可以見矣然干木由抑日不見之意已謂已為大夫而
孔子而畏孔子惡已之無禮而不見之意已謂已為大夫而
有遺賜孔子但為之士彼不得受其遺賜於其家則必往謝
已門故陽貨視孔子不在乃往其門而拜謝之故當是之時陽
至後亦以視陽貨不在乃往其門而拜謝之故當是之時陽
貨豈先不得見孔子以其不合視孔子不在乃饋蒸豚孔子
所以不欲見亦復其亡而在謝之也蒸豚熟豚也曾子又有
云脅有諺笑竦縮其身強容而笑者其勞苦有甚於夏之五
六月而灌園也治哇曰灌園也子路有云未合其志而與之
言觀其色赧赧然面赤而心不正者非我之所養也孟子曰
自稱名也孟子曰由此數者觀之則君子之養也必以義得
而知矣蓋就此數者論之孟子曰必於孫丑以之何哉今且以
見諸侯是亦分也義也孫丑曰不知者蓋謂魏文侯今且以
子不見諸侯必以段干木抑為言者尚不見之而况已往見諸
見此二子如此之迫切而二子尚不見之而况已往見諸
歲必以陽貨為言者蓋謂孔子不見陽貨者乃陽貨自取
爾今已之不見諸侯者亦以諸侯不見陽貨者乃陽貨自取
謂而己之不見諸侯者亦以諸侯不見陽貨者乃陽貨自取
路所謂而言者蓋謂己如往見諸侯亦不見陽貨者乃陽貨自取
赧然之入也此孟子所以執此而喻其意於公孫丑也

時水逆行汎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
者為巢上者為營窟天下之生民以來也洪有治亂非一也水主蛇龍水盛則蛇龍居之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下者於壩上為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營度之以為窟穴而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尚書逸篇之無厓故曰洚水也洪大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禹治注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水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水草為菹水流於地而去之民人下高就平土故夷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

滕文公下

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
沛澤多而禽獸至果亂也亂君更與殘壞民室屋以其處為汙也棄五穀之田以為園圃長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並至之厄其小人則多辟邪侈故作邪偽之說為嘉寇之行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眾也田疇不墾故禽獸眾多謂羿桀之持也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天下大悅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為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書尚書逸篇也丕大顯明承緒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績承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

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

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

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正道遂滅

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綱紀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壓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

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

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

獸也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與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橫

議於世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

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公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不崇庖廄養犬馬不恤民是為率禽獸而食人也

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

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

將相食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吾為此懼閑先聖

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閑習也淫放也二而丁言哉

懼聖人之道不著為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

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言與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

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治也周公兼

儀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

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

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

是懲則莫我敢承此詩已見上篇無父無君是周公所

膺也是周公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

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詖行以奉禹周

公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

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

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至聖人之徒也

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與楊墨之徒爭辯問是何如孟子曰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答之曰我豈好辯與彼爭辯之

哉但欲正人心不得已而用辯之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

亂至止者為管窞孟子言天下之生民以至於今以久矣

其間一治一亂其多當堯之時水逆勢而壅行已於中

國蛇龍由是居與於其間民力無所安其居處以至居於

下者乃於壘上為巢如鳥之居於巢也居於高原之上者乃

壘為穴窟而處之書曰濟水嘗余濟水洪水也使禹治之

得地而注之海至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言尚書逸篇之文

云濟水嘗懼我此蓋舜言故稱余我孟子引之故自解

之洛水言洛水則洪大之水也故舜使禹治其洪水禹乃掘

地因其勢順而流注之海又驅遺蛇龍而放之菑道澤生草

之所也故昇水從地中流行故不汎逆所謂導江導淮導河

導入漢之水是禹之治也危殆艱阻既以遠去而無汎濫之

患鳥獸之害於人者遂消滅然則之官得平垣之地而居之

所謂水之利也既於中國姓龍星之為巢管窞之難於是免

矣堯舜既設聖人之道衰至及紂之身又至成以正無缺者

孟子言自堯舜既設聖人之道衰至及紂之身又至成以正無缺者

與乃毀壞民之宮室以為之汚池而民皆無所安居休息又

奔五穀之田以為之園囿而志遊傲乃使民不得衣食於是

民有飢寒其小人皆放辟邪侈作偽之說為姦寇之行又

作圍圉汚池於其草莽而後伐其樹又伐其國終始三年討

為大亂周公乃驅逐飛廉使臣於海隅之地而殺之遂滅

梁州既達又從梁而北通於雍州雍州既達於是又通子真
州真州乃帝都也凡此是皆禹通之耳○註奄東方無道引
至王來自奄正義曰案鄭云奄國在淮夷之北比裴國亦引
而證史記云伐奄者孔安國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國
又叛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而從其君五月自奄還三編京
是王自奄也云飛廉討殺臣侯史記云飛廉乃顛覆之商
也飛廉善走其子惡來惡來有力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
武三伐紂并殺之是矣舜放四罪所謂流共工三苗於放驩
堯于崇山竄三苗于二危舜放四罪所謂流共工三苗於放驩
此是也○註禹稷胙胙周公仲思仲尼皇皇正義曰堯禹
稷手足胙胙周公仲思仲尼皇皇正義曰堯禹
仲尼皇皇是也凡此蓋言皆能勤於為生民耳
匡章曰陳
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
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
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孟子曰於齊
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絕糧而餓也蠶蟲也
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付于日不能擇也

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
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
壤下飲黃泉巨擘大指也此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
為指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蚓丘蚓之蟲也仲子
亦滿其操行以蚓而可仁者也引食二粒以極原矣
然無心無識仲子才矣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
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
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
是未可知也孟子問匡章仲子豈能以使伯夷之徒築
室樹粟乃居食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
作也是殆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
也匡章曰惡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纊曰
以易食宅耳絹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纊故云辟纊曰
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

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

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孟子言仲子齊之世知大夫之家兄名戴為齊

卿食菜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為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竄於於陵也他日歸則

有饋其兄生鰾者已頻顙曰惡用是鰾鰾者為

哉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鰾而非之已作子也頻顙不流曰安用是鰾鰾者為乎鰾鰾者為聲他

日其母殺是鰾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

鰾鰾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

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

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則而後充其操者也異

母食以鰾不知是前所饋鰾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鰾鰾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鰾

滕文公上

難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築室也是尚能充

類乎如蚓之性然從可以充其地也是以孟子論此章言

比諸巨匡章曰至而後充其操者也○正義曰此章言

擊而巳擊之之道親親尚和而士之操取介特立可

見者匡章齊國之人也仲子齊國一介之士也匡章謂孟子

曰陳仲子之為人豈不誠為廉士哉言仲子居處於於

之地三無食故不求食以至飢餓使耳聾而無聞曰盲而

無見井里之上有李果為蟻所食者其實已過半矣但前

富往而取食之食至三吞然後耳方有所聞而不聾曰方有

所見而不盲言仲子之至如此之甚尚不肯苟求於人是所

謂豈不誠廉潔之士哉孟子曰於齊國之士至下飲黃泉孟

子答之以謂於齊國之眾士中吾以陳仲子但如指中之

大者耳雖然大指又安能為廉潔之士哉如充藹其仲子之

操守則必似丘蚓而後可行也故蚓但本食其藹壤之士下

飲其黃泉之水是謂極廉矣今仲子所居處之屋且以為伯

夷之所築而居之數抑亦即盜跖為利者之所築而居數

子所食之粟米且以伯夷之所種而食數抑亦即為盜跖

伯夷之所種而食數抑亦盜跖之所築數所食之粟伯夷之所

註疏解經第七上

離婁章句

上凡二十八章

孫奭疏

趙氏註

離婁者古之明目者蓋以為黃帝之時人

乃成方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私草之未然必須規矩

疏

正義曰前章首論滕文公問以古道故以滕文公為篇

篇孟子首言離婁之明故以目為篇題次於滕文公問以古

道是亦反古道者莫大乎明也遂次滕文公之篇所以揭離

婁為此篇之題此篇凡六十一章趙氏分之以為上下卷此卷

則有二十八章而已一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二章言法

身口章言行有不得於人下求諸身責己之道也五章言天

下國家本正則立本領則路六章言巨室不罪成以為表德

下無敵八章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九章言水性趨下民樂

歸仁十章言曠仁舍禮曰暴棄之道也十一章言親親敬長

近取諸已十二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
 三章言養老尊賢四之上務十四章言聚斂富民棄於
 孔子重人命之至者十五章言知人之道十六章言人君恭
 儉平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庶忠十七章言權時之義
 接乎十八章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
 九章言上孝養志下孝共體二十章言小人為政不足間非
 君正國定下不邪後二十一章言不虞獲譽不可為戒求全
 受毀未足懲答二十二章言言出於身不推其責則易之矣
 言辭發流乎君子不與二十六章言無後不可二十七章言
 其餘三二章分在下卷不無叙焉。註離婁至顯篇。正
 則曰莊子云篇云黃帝遊乎赤水之由登乎崑崙之山南
 望而歸遺其元珠使知來之不得使離朱索之蓋其人也離
 朱即離婁也論語第十篇首云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是其自也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
成方貪公輸子魯卿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
師曠之

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師曠晉平公之樂大師也
正五音六律陽律人族屬則無射黃鍾也五音宮商
政不能平治天下乃可平也
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
道也仁心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但有善心而
以為政但有善法度而不
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假樂之
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
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不可勝用

也盡已目力續以其四者方圓平直既竭耳力焉繼

之以六律正五音音須律不可勝用也而正也既竭心思

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盡心欲行

忍加惡於人之政則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

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言因自然則

是以惟仁者且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

播其惡於眾也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道上無道

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

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言君無道術可以

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

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

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

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言君不知禮

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詩曰天之方蹙無然泚

泚泚泚猶水泉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

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詩大雅板之篇天謂三者蹙

但為非義非礼背先王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

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

謂行充舜之仁是為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勉之

君言吾君不能行善因不兼正北為賊其君也故有恭

敬賊三疏孟子曰離婁之明至吾君不能謂之賊。正義

者之善曰此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固由先王禮義

為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謂之賊明上下相須而
道化行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
方員者公輸子魯般魯之巧匠也孟子謂離婁明雖是以蔡
秋毫之末公輸子其性雖巧然不以規矩之度不能成其方
圓之器規所以員也言物之員者皆由見之所出也矩所以
方也言物之方者皆由矩之所出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
能正五音者師曠樂官名也孟子又謂師曠其耳雖聰善能
聽音然不得六律以和之固不能正其五音也六律五音大
族姑洗蕤賓夷則為射黃鍾是六律也官商角徵羽是五音
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堯舜二帝唐虞之
盛者也然而不以仁政而施於天下故不能平治天下而
享無為之功矣以其天下平台由仁政之施也如物之方員
必自規矩之所出五音之正由六律以和之者也今有仁心
仁聞而民不獲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者
孟子言今之人君雖有仁人之心不忍之心又有仁聲而遠聞四
方然而民者不得其澤被其恩澤不可為後世之所法者以其
不行古先王之道而治之也無它蓋以先王之道有恩澤足
以被民其法可為後世取象故也為不行先王之道雖有仁
心仁聞亦若離婁之明師曠之聰堯舜之道不得以規矩六
律仁政為之亦無知之何也已矣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之

云不能以自行者此孟子言至於此所以復言之者也徒善
不足以為政蓋請雖有先王之德而為之善然而人不能用
而行之是徒善不足以為政也徒法不能以自行蓋謂雖有
規矩六律之法然而人不能因而用之是徒法不能以自行
也以其規矩六律之法不能自行之必待人而用之然後能
成其方員正其五音也堯舜之道自不足以為之政必待人
而行之然後能平治天下而為法於後世也詩云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導先王之道而過者未之有也者孟子引大雅假
樂之篇文而云也蓋謂不愆不忘去其故舊典章皆循而
用之未有過失者也故復言之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
有也典章者即先王之法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
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者孟子又言聖人既竭已
目力而視續以規矩準繩而為方員平直故其用之不可勝
極也蓋規所以能員矩所以能方準所以能平繩所以能直
故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者孟子
又言聖人既已盡其耳力而聽之又續以六律而正五音故
其用亦不可勝極也蓋六律所以正五音也既竭心思焉繼
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者孟子又言聖人既已能
盡心之所思慮續以施其不忍人之政則仁恩德澤足以覆
蓋於天下矣無他以其仁恩廣大矣故云覆天下故曰為高

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者
孟子言至於此又所以復言之者也蓋警言人之欲為高者
必因其丘陵而為之也為下者必因其川澤而為之耳無它
以其丘陵之山其本高矣川澤之地其本下矣言為政於天
下者而不因先王之道是為之豈足為之智者乎言不可謂之
智足以其先王之道是為之所本焉故智足以有知苟為政
而不知以先王之道為本豈謂之智乎大抵孟子言規矩準
繩六律者皆警為政而言也抑亦如孟子長於譬喻者歟是
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猶其惡於眾也者孟
子於此畢其譬喻乃曰是以惟仁者之君宜其處高也為尊
也不仁之君而處高位是其處高也而播揚其惡於人民之
眾矣土無道接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土不信度君子犯
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者孟子言上之為君無道術
以表率其下之為臣無法度以守其職朝廷之士皆不信
其道德百工之作皆不信其度量君子之人以之綱義之所
其小人之人以之犯刑憲然而如此而國尚存而不亡
者以其流倖得存焉必云幸也蓋少存者也故曰城郭不
宗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
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者孟子言至此所以復言
之也故云城郭類壞而不完兵甲之器少此非為國之災害

也言野荒蕪而不開辟貨財竭盡而無貯聚此非為國之害
也然而上之為君無禮法以檢制下之為人臣不學法度以
守職賦民相殺戮以之興起是則國之喪亡具在朝矣無復
有日矣詩云天之方斲無然也則國之喪亡具在朝矣無復
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遺道也則國之喪亡具在朝矣無復
孟子自解上云齊魯之義也其詩言王者方動而為非為
之臣者無更齊魯也但復為非禮義以事其王者也故曰天
方斲無然也孟子復自解之言事君以無義之事事之其進退
無禮節其言則非先王之遺道而為言者是若齊魯者也其
當國正其君不可復長君之惡耳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
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者孟子言至於此所以又
復言之者也故云君之有難惡當責之以善能責君難惡以
為之善是為恭臣恭其君也陳之以善事而閉其君之邪心
是謂敬其君者也如不責君之難不陳善而閉其君之邪心
曰我君不能行善因不諫正之者是謂殘賊其君者也故曰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者孟子
公輸子至規矩也正義曰宋淮南子云楚欲攻宋墨子聞而
諫之見楚王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而

下之巧工作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局為弗取墨子曰今公
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
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是公輸即魯般也
或云是魯昭公之子也○註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至羽也
正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
曠善聽將知不調臣竊爲恥之至師消果知鐘之石調是師
則無射黃鐘案律曆志云呂不章春秋言黃鐘之宮律之本
也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
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下生夷
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下生安
九之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位在子太簇其數七十二
姑洗之數六十四蕤賓之數五十七夷則之數五十一無射
之數四十五以黃鐘太簇爲商姑洗爲角南呂生應鍾不比正
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徵日冬至音比於鐘
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
變中子大呂之商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蕤賓之宮也庚
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其爲音一律而生五音也庚

離婁上

三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五日以
當一歲之日故律之數天地之道也凡此則以律正五音之
謂也○註詩大雅假樂之篇○正義曰箋云愆過也愆循也
言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舊典謂周
公之禮法也○註云詩大雅假樂之篇○正義曰箋云愆過也
也曲曲猶沓沓也箋云天序王也主乃欲艱難天下之民又
方更變先王之遺無沓沓然爲
之制法度遠其意以成其意
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
而已矣
堯舜之爲
君臣道備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
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
也
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
堯之治民愛之盡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
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

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其謂幽厲厲王流于彘幽
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諡之也諡以幽厲以章
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
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矣
二疏 孟子曰規正至於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法則堯
之至也者孟子言規矩之度其為方貞之至也聖人倫之至者亦然
以其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聖人是為人倫之至者亦然
人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
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所為君臣之道備矣不
盡其為君之道也凡欲為人臣者當盡其為君之道也此
音在特則法堯舜而已矣以堯舜所為君臣之道備矣不
民其民也者言為人臣者如不以堯舜所為君臣之道治民者
治民是殘賊其民者也○所以事堯者盡其義之道也堯之

所以治民者盡其仁之道也義所以敬其君者也仁所以
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
國亡不仁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
改也考孟子言孔子有曰道有二一是仁與不仁一是暴
虐其民以至於甚極則身必為下之所殺而國必喪亡矣不
至於極甚則身必危難而國必滅削諡之曰幽厲之君既諡
為幽厲以章惡於後世雖有孝子慈孫所出亦不能改此諡
也厲王但止於流彘幽王滅於戲是謂身危國削矣身既
國亡而孟子不止歸於人名者以其被所殺戮國已喪亡足
以道其惡固不待為諡而彰之矣如桀紂者之篇文也其詩曰
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而彰之矣如桀紂者之篇文也其詩曰
謂也其前代善惡足以為明鏡而可鑒也孟子所以云此之
為君道備○正義曰書云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
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蓋為君之道盡於此矣是君道
之備也○四門穆穆其後坐常見堯於牆食常見堯於羹蓋為
巨道盡於此矣是臣之道備也○註桀紂幽厲○正義案史
記本紀云桀為虐政淫荒湯伐之於是桀敗於有娀之墟湯

臣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夏商

危國謂公侯之國有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也。疏：孟子曰：三代之所以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也。

傳守社稷鄉大夫守宗廟士庶人守其身故各因其所守而
言也天下之人皆知疾惡其死亡而以樂為不仁是若惡
其醉酒而以強飲其酒耳亦論孟子曰愛人不親反
語孔子謂惡濕而居下之意也

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
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仁獨未至邪反其智已智猶未足耶反其敬已敬獨
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已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詩云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詩已見上疏孟子曰至自
義曰此章言行有不得於人反求於身是為責己之道也孟

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至而天下歸之者
孟子言愛人而人不親之必吾仁有所未至也故當反己而
責之也禮接於人而不治者必吾之智有所未盡也故當反己而
責之也當反己而責之也凡所行有不得於人者皆當反求諸
己而已以其身之所有未至也故當自反而責之也如顏淵克己
自洽而王之則天下之人皆歸之而服其德也如顏淵克己

禮要上

而天下歸仁焉是也詩云永言配命孟子曰人有恒言
自求多福已說於上篇此固不說

皆曰天下國家所立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家天子
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良諸侯無以為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為本治其
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為本也則本正則立本傾則固在

而己疏孟子曰至本在身則立本傾則固在孟子曰天下國家
皆言皆曰天下國家者孟子言人之所常言皆曰天下國家

也天子有天下公侯有國大夫有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公侯之家之本在身者言天下大夫為之根本獨在於公侯為之

先在於私身為之根本也如大學有云欲明明德於天下必
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必先修其身此

其意也云天下國家者天子有天下謂之天下或可稱國故謂
之國然有國者不可以稱天子有天下謂之天下或可稱國故謂

之國然有國者不可以稱天子有天下謂之天下或可稱國故謂
之國然有國者不可以稱天子有天下謂之天下或可稱國故謂

之國然有國者不可以稱天子有天下謂之天下或可稱國故謂
之國然有國者不可以稱天子有天下謂之天下或可稱國故謂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大夫之家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

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慕思

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爲君矣沛然大治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也

孟子曰至益乎四海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傾心慕向善

巨室不罪或以爲表德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孟子曰爲政

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者巨室喻卿大夫之家也孟子言爲政

於天下易而不難也但不得罪於卿大夫之家也以其卿大

夫之家以上則近君而君所得以輔弼以道則近民而民特

以視效故君之言動其是非可得而刺也國之政令其得失

可得而議也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君民之從違而係之也故

爲君不得罪於卿大夫則爲政可以行天下矣巨室之所慕

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也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者

言卿大夫之所思慕也一國亦隨而思慕之一國所慕則

天下亦隨而思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也此言四海猶中國則

四海如東注之水沛然流溢乎四海也

謂之天下夷狄則謂之四海耳孟子之意蓋欲當時國君

政直其道正其心使卿大夫慕之而不去則遠近雖異方莫

不均慕之此德教所以益乎四海亦如傳云大

夫者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效之蓋其意也

孟子曰天

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

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爲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

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

不當順從之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

也涕出而女於吳

齊景公齊侯景謚也言諸侯既不能

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

事也吳蠻夷也時爲強國故齊侯畏而取之泣涕而與爲婚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

受命於先師也

今小國以大國爲師學法度焉而恥受

命教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

命教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

如取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文王行仁政以移國之民之心使大國五年小國七

年必為政於天下矣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六國不過

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治今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

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

裸將于京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

士執裸粢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孔子曰仁不可為

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

仁者天下無敵與之為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

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

維婁上

疏孟子曰天下

有道至道下

無道則天下

無道則天下

無道則天下

無道則天下

無道則天下

無道則天下

無道則天下

無道則天下

無道則天下

無道則天下

無道則天下

無道則天下

無道則天下

自取之也孺子童子也小子孔子弟子也清濁所用尊夫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

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見人先自為可侮慢之行故

壞之道故見毀也國先自為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以見上篇說同疏孟子曰至

正義曰此章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已也孟子曰不仁可與言

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

也以其不仁之人以危為之安以菑為之利樂行其所以亡

者也如不仁而可以與言議以其能從諫從善也如此則何

有亡國敗家者哉言不能亡國敗家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

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者子曰

至自取之也者孟子言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則

可以洗濯我之纓滄浪之水渾濁兮則可以洗濯我之足

以其纓在上人之所貴水清而濯纓則清者人之所貴也足

在下人之所賤水濁而濯足則濁者人之所賤也孔子曰小

子當聽之清斯濯其纓濁斯濯其足貴賤人所自取之也孺

子童雅也小子則孔子稱弟子也清斯喻仁濁斯喻不仁言

仁與不仁見貴賤亦如此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

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者孟子言夫人有

自為可侮之事然後人必自伐而後人侮之者孟子言夫有

事而後人從之而毀之國必自為可誅戮之事而人然後從

而誅戮之斯亦自取之謂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

不可活此之謂也者已說在上篇。註云如臨深淵戰戰恐

懼也。正義曰此蓋詩之小雅小旻之篇文也。註云戰戰恐

懼也。正義曰此蓋詩之小雅小旻之篇文也。註云戰戰恐

懼也。正義曰此蓋詩之小雅小旻之篇文也。註云戰戰恐

懼也。正義曰此蓋詩之小雅小旻之篇文也。註云戰戰恐

懼也。正義曰此蓋詩之小雅小旻之篇文也。註云戰戰恐

懼也。正義曰此蓋詩之小雅小旻之篇文也。註云戰戰恐

懼也。正義曰此蓋詩之小雅小旻之篇文也。註云戰戰恐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下

離婁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

失其心也

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輩
食盡樂以迎武王之師是也

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

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

也

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
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

民之歸仁也

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歐魚者鱸也

為叢毆爵者鷓也為湯武歐民者桀與紂也今

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歐矣雖欲

無王不可得已

民之思明君猶水樂里下獸樂廣野也諸侯好為仁者欲民若此也湯武行之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

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求三年艾當畜之乃可得以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欲卒求之何可得乎

病乾久益善故以為喻志仁者亦久行詩云其何能淑

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也載辭也相與為沉

疏

孟子曰紂紂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

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沉溺所以明聖戒也孟子曰

失其民乃是失其民之心也得天下有道至勿施爾也

言人君所以得天下有其道也得其民斯為得天下矣所以

得其民有道者得其民之心斯為得民矣所以得其心有

在民所欲而與之聚之民之所惡而施於民則近得其民

心矣民之歸仁也至不可得已者言民之歸於仁人之君

如水之歸於下獸之樂於廣野矣故為淵而獸聚其魚

而歸之淵者是類為之獸矣為叢木而獸聚其鳥而歸之叢

者是樂與紂也今天天下為之君者有能好行其仁政則天

下之諸侯皆為之歸矣而歸之亦如類為淵而獸聚其鳥為叢

獸雀者而歸之矣如此雖欲不為王不可得而不為耳今之

欲王者猶七年之病至於死三年之艾草也苟為已前不積雖終

身而死亦不得此三年之艾也若苟不志於仁於父雖終身

憂辱亦以陷於死亡之地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

謂也蓋詩之大雅桑柔之篇也蓋言何能為之善乎但相

與其沉溺於患難也孟子所以言此者欲時君在於久行

其仁不阻欲為之王然後乃行之耳。註類擯也。士。鷓也

○正義曰案釋名云類形如貓居水食魚者也。類。士。鷓也

鷓。鷓之屬也。能食鳥雀。○詩大雅桑柔之篇。○正義曰此詩

蓋芮伯刺厲。○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

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
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為仁
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
正路而不由哀哉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疏孟子曰
正義曰此章言曠仁舍禮自暴棄之道也孟子曰自暴者不
可與有言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者孟子言人之有為自暴
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者此蓋
孟子自解自暴自棄之言也仁人之安宅也至哀哉者孟子
言仁道乃人之所安之宅舍也義人之正路也今有空
曠其此宅而不安居之捨去此正路而不行之者是可
憐而哀傷之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是而言於當世也
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邇近也道在邇而與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與人求

難上

疏正義曰此章言親親長長
曰至天下平者孟子言道在邇而人乃求遠事在易而人乃
求之於難但人人親愛其所親愛長其所長則天下即太平
大治矣親親即仁長長即義也
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
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信於友矣悅親有
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
不誠其身矣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己始本之於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是故誠
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
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思行其誠以奉天
者人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親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疏孟子曰至未有能

王時難故久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
者大國地廣人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
必為於天下矣○正義曰此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
為政以勉諸侯者也孟子曰伯夷辟紂至養老者孟子言伯
夷辟紂之世乃辟紂而逃遁居於北海之畔後聞文王
而起王道乃曰盍歸乎來歸周也我聞之西伯善養其
者也太公辟紂至養老者孟子曰盍歸乎來歸紂之亂而
於東海之畔後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歸周也我
伯善養其耆老者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至其子焉
言伯夷太公二老乃天下之大老也猶父也而皆歸之
下之父歸之天下之父既歸之其為天下之子又焉往
皆歸之也○註伯夷讓國至歸周也○正義曰案太公云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
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
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
因叩馬諫武王武王曰亂二人則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且餓
死焉孔子云伯夷叔齊餓于首陽山下是也又云太公望
東海之上人也或云如士隱海濱周西伯初呂尚亦曰
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蓋往焉○註云天以七紀故云七年
○正義曰書云五紀曰歲月日星辰曆數今云七紀者案魯

離婁上

昭公十年左傳云天以七紀社
註云二十八宿面七是其言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

宰無能敗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

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

氏魯卿季康子宰家

賦粟於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

徒疾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

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

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

不容於死 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况於爭地而殺人

刑不足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

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言天道重主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

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

以容之

刑不足

以容之

刑不足

次善戰者辟草萊任土地不務脩德疏孟子曰求也至次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人也孟子曰求也至次
言聚斂富民棄於孔子重人命之至也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至攻之可也者孟子言冉求為季氏之家臣不能佐君政於其德以為治國而乃聚斂其粟倍過於他日孔子責之曰求非我之徒弟也乃令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至罪不容於死者孟子言由此冉求賦飲觀之以孔子所攻則今之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是皆棄之於孔子者也又况為之強戰爭地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野爭城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必不容於死以其罪大雖死刑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至任土地者少之者孟子又言故善能為陳而戰者服於上刑上刑重刑也合縱連橫之諸侯罪次之以其罪次於善戰之上刑也務廣開闢草萊而任土地不務脩德者又次之以其又次連橫合從之諸侯者刑也○註求孔子弟子至疾之也○正義曰案史記諸侯者刑也○註子有鄭氏曰魯國八又案論語云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孔安國云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鄭註云小子門人也○李氏魯卿季康子者案左傳季康子魯卿季孫肥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眸子瞳子也存人存乎人之善心也

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眊明也眸子蒙蒙曰不明之貌聽其言也觀

其眸子人焉廋哉廋匿也聽言察目言正視疏子

曰存乎人者至人焉廋哉○正義曰此章言目為神候精之所存存而察之善惡不隱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者孟子言存乎人者莫貴乎眸子眸子不正則眸子眊焉者言人曾中正而不和則眸子於是乎明瞭明也曾中不正則眸子矇矇而不明也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者言知人之道但聽其言明瞭不明則人可見又安可廋匿之哉此孟子言知人之道也觀人之眸子耳○註眸子矇矇明也矇不

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

惡得為恭儉

為恭儉者不侮慢人為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

從其所欲安得為恭儉之行也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恭儉之人儼然

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

疏

孟子曰恭者至為哉○正義曰此章言人君恭儉率下人臣恭

儉明其廉志也孟子曰恭者不侮人至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者孟子言為之恭儉者則不侮慢於人亦不能憐奪於人

蓋以恭儉則不侮儉約則不奢故也如有侮奪人之君惟恐其民不順己之所欲安得為恭儉者焉為之恭儉又豈可以

聲音笑貌為之恭儉哉言人為恭儉在心之所存不在於聲音與其笑貌為之矣

淳于髡曰男

女授受不親禮與

淳于髡齊人也問禮男女不相親授

孟子曰禮也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

男女

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孟子告堯曰此權也

禮者反經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下之道

不援之乎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

子欲手援天下乎

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道不

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

疏

淳于髡曰至子欲手援天下乎○正義曰此章言權時之美

也孟子曰男女授受之際不相親授是禮然與否孟子曰禮

也孟子曰男女授受之際不相親授是禮然與否孟子曰禮

也孟子曰男女授受之際不相親授是禮然與否孟子曰禮

也孟子曰男女授受之際不相親授是禮然與否孟子曰禮

也孟子曰男女授受之際不相親授是禮然與否孟子曰禮

也孟子曰男女授受之際不相親授是禮然與否孟子曰禮

也孟子曰男女授受之際不相親授是禮然與否孟子曰禮

也孟子曰男女授受之際不相親授是禮然與否孟子曰禮

也孟子曰男女授受之際不相親授是禮然與否孟子曰禮

子言天下之沈溺當以首拯援之嫂弱則當以手援之今以
之言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言不可以手援天下當以
道援之矣斯亦明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子不親教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
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
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
則惡矣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
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云父子反
自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於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
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為反夷矣故曰惡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
離則不祥莫大焉易子而教不教自相責以善也
公孫丑曰至不祥莫大焉○正義曰此章言父子至親相責
則離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善者也公孫丑曰君子之不
離上

教子何也公孫丑問孟子言君子以不自教誨其子是如
何孟子曰勢不行也至父子相夷則惡矣若孟子言公孫丑
以請君子所以不教子者是其勢之不行所以不自教也教
之者必以正道而教之以正道而教之而子不行則續之憤
怒既續之以憤怒則反傷其為父子之恩矣夷傷也父子之
恩則父子比之父子既教我以正道而反父是則父子相傷矣
且以子比之父子既教我以正道而反父是則父子相傷矣
其正道也如父子之間則父子以是言而反父是則父子相傷矣
父子既以相傷其恩則父子必相疾惡也故云則惡矣古者
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者孟子又言古之時人皆更易其子而教之者以其父子之
間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
矣父子之恩離則不祥之大者也所謂易子而教者如已之子
與他人教也人之子與已而教之是易子而教也所謂不祥
之大者則禍之大者矣○註夷有二說一說
則以夷訓傷一說以夷為夷冰其義皆通矣孟子曰事
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
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

樂正子曰先生何為
非克而此言也
曰子來幾日矣
孟子問曰昔
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
亦宜乎也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
舍館未定故不即來也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
然後求見長者乎
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曰克有
罪樂正子謝也
疏樂正子至克有罪正義曰此章言
善孟子之責賢者備也樂正子從子之責樂正子好
教往齊而見孟子孟子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樂正子
遲故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樂正子
從子到齊以幾日乎曰昔者樂正子曰往來至若數日
之問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孟子曰舍館
日而今乃來見我則我出此言是其宜也曰舍館未定
子又曰為客館所上未定故不能即來也曰子聞之也舍館

樂正子曰先生何為
非克而此言也
曰子來幾日矣
孟子問曰昔
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
亦宜乎也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
舍館未定故不即來也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
然後求見長者乎
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曰克有
罪樂正子謝也
疏樂正子至克有罪正義曰此章言
善孟子之責賢者備也樂正子從子之責樂正子好
教往齊而見孟子孟子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樂正子
遲故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樂正子
從子到齊以幾日乎曰昔者樂正子曰往來至若數日
之問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孟子曰舍館
日而今乃來見我則我出此言是其宜也曰舍館未定
子又曰為客館所上未定故不能即來也曰子聞之也舍館

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說右師
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
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
也子教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是知為齊之貴人右師王驩
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謂阿意曲從陷親不
義不孝也家窮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不娶
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舜不告而
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舜懼無後故不告而
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告也○正義曰此章言
以告權也故猶告與告同也○疏告也○正義曰此章言
量其輕重無後為不孝之大者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
大者言不孝於禮有三惟先無以承後也無以承後為不孝
之大者而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家貧親老不為祿仕特不
孝之小而已舜以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故
孟子乃言此以謂舜受堯之二女所以不告父母而娶是為
其無後也告之則不得娶故也君子於舜不告而娶亦言
舜猶告而娶之也以其反禮而合義故君子以為不告猶告
也○註堯二女○正義曰察古史云舜有二妃一曰娥皇二

尚書上

白女英並
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也知仁義所用而不
去之則智之實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
實樂斯二者節而文其禮敬之容故中心樂之也樂則
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
手之舞之也
也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
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曲
哉○疏孟子曰至足之蹈之舞之也正義曰此章言仁
義之本在孝悌蓋有諸中而形於外也孟子曰仁之
實事親是也至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者孟子言仁道之本實
在事親是也義之本實在從兄是也以其事親孝也從兄悌
也弗去之者是為仁義矣智之本實在知事親之孝從兄而弟
者言禮之本實使事親從兄者是也由此言之則事親之孝
為仁之實凡移之於事親者則為仁之華也從兄之悌為義

之實則知凡後於從長者足為義之華也知義為智之實則
知前識者是為智之華也禮之實則知禮為智之實則
也樂之實則知樂為智之實則也凡此是皆從而可知
矣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
舞之言由仁義之實充之至於樂則流適而不知心而形之於
已是其樂則生則鳥可已鳥可已則得之於心而形之於
四體故不知手舞足蹈之所以者蓋當時有夷子不知一
本告子以義為外故孟子宜以是言之而救當時之弊者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借
草芥也惟舜為然舜不以天下將歸已為樂號泣于天不得乎親不
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
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
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舜以不順親意為非人子
疏孟子曰至
底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
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為父子之道者定也

孝○正義曰此章言以天下當貴為不若得意於親也孟子
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
然者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大悅而
歸已但若一草芥不以為意者惟大舜為能如此也天下
親不可以為人不得乎親不可以為子此之謂大孝者孟
子又言人若不順乎親則不可以為人若不順乎親則不
而道不能順事親之志故不可以為人若不順乎親則不
母之道亦從而化之瞽瞍致樂故天下父子者親親之道定此
所以為舜之大孝矣故曰此之謂大孝○註瞽瞍頑父也○
正義曰瞽瞍者案孔安國尚書傳云無目曰瞽瞍父有目不
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瞍無目之稱頑者左
傳云心不則德
義之經為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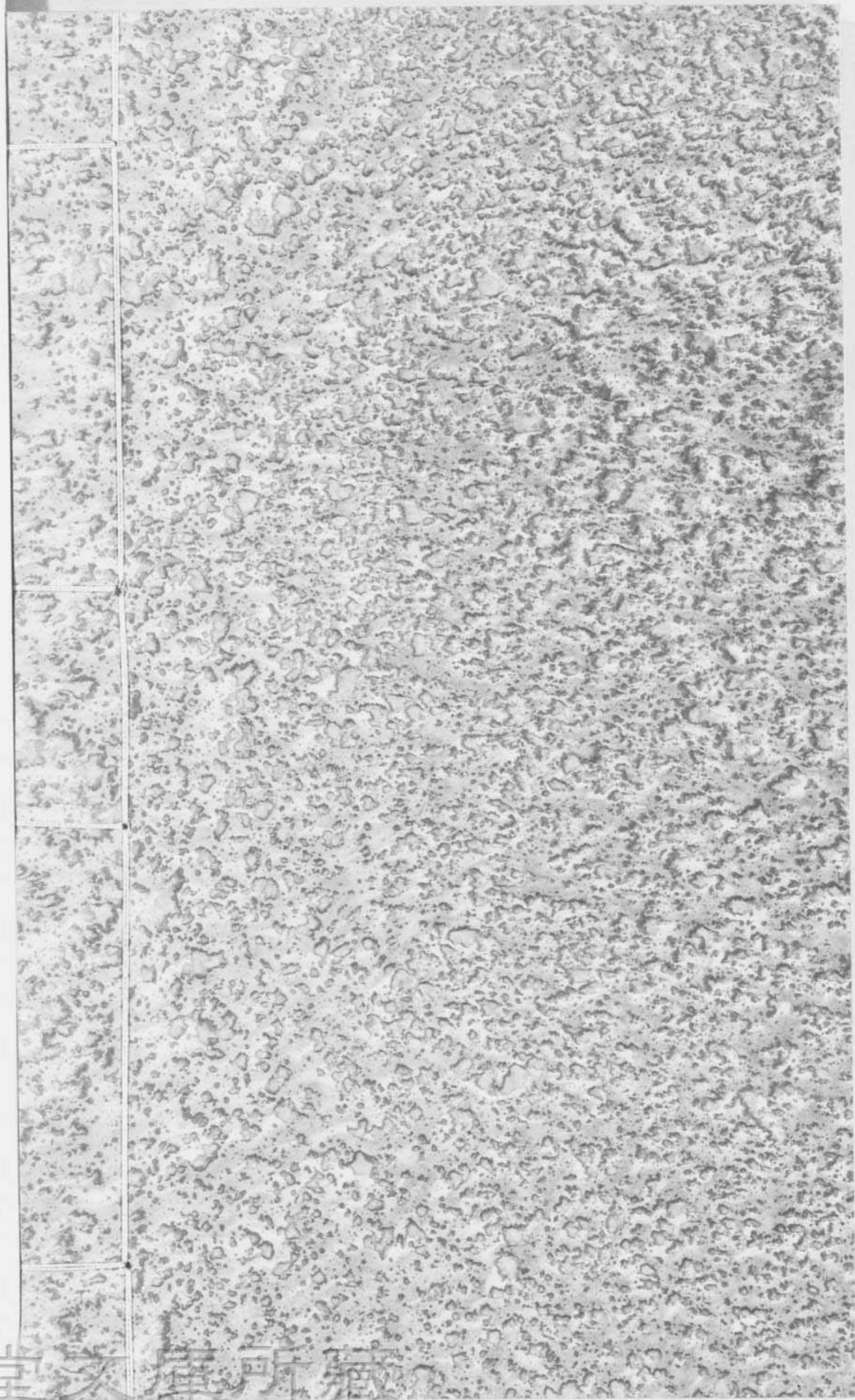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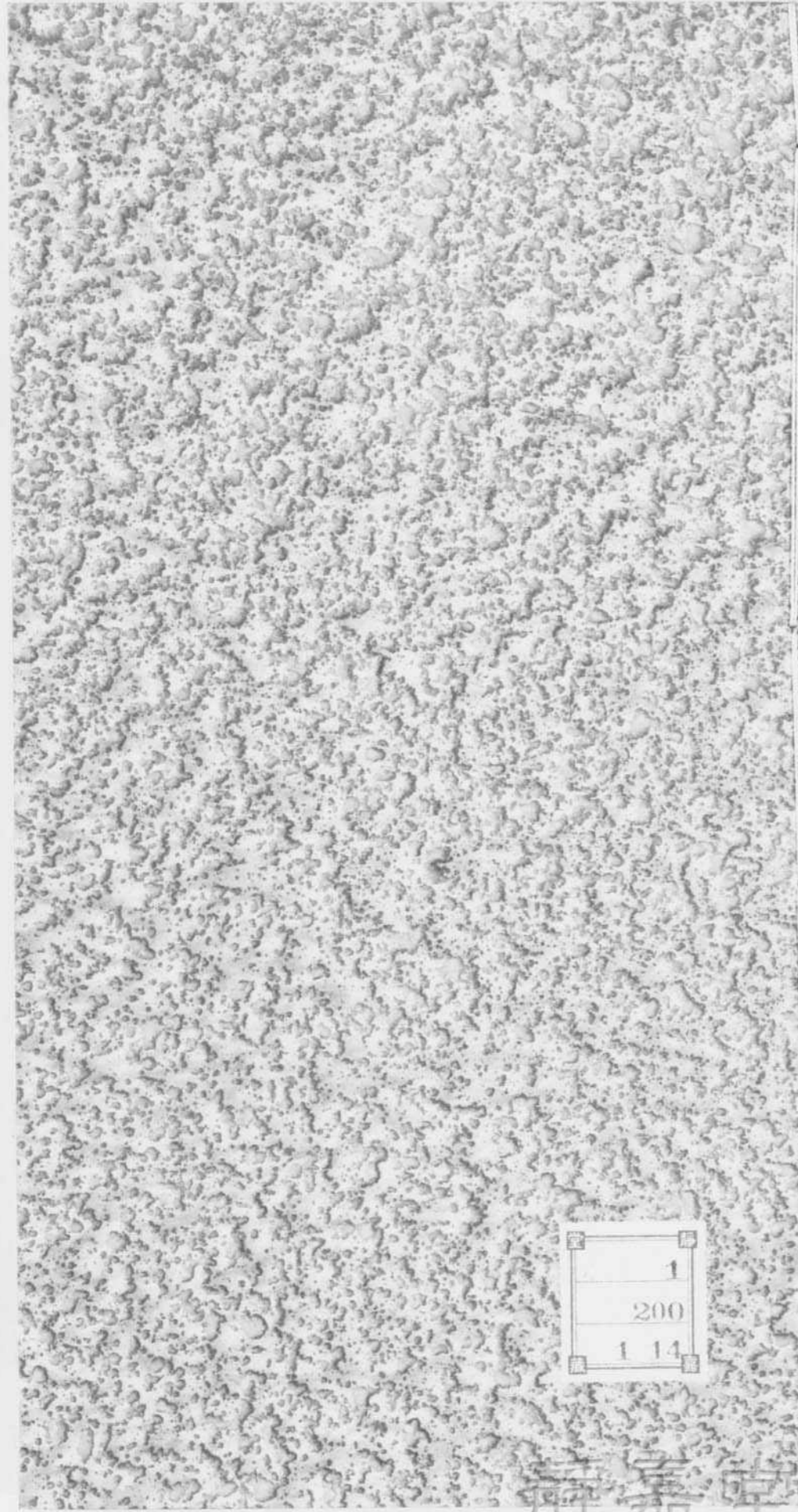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頁九



嘉慶皇帝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上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二章

趙氏註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卷內題註分上卷為此卷也此卷凡三十有
 二章一章言聖人殊出而台其道二章言重民之道平
 政為首三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舊君之暇蓋
 有所與誨喻宣王勸以仁也四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五章言
 上為下說六章言大人不為非禮非義七章言見幾而作五章言
 第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八章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九
 章言疾之已甚亂也十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
 如子則民懷矣十二章言養源如性自得十四章言伯服又三
 之大事十三章言約至義還反於朴十五章言五伯服又三
 詳識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朴十五章言五伯服又三
 心十章言進賢受賞蔽賢蒙戮十七章言有本不竭三
 剛主於己也十九章言周公能思三王之然聖人超絕
 章言詩書與春秋二十一章言周公能思三王之然聖人超絕
 章言廉惠勇三者二十一章言周公能思三王之然聖人超絕
 章言貌好行惡當修飾之惟義為常二十五章言能修性守

故天道可知二十六章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二十七章言
君子責己小人改過仁行禮不患其患二十八章言顏子
之心有同焉穆二十九章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三十章言
曾子思處義非謬者也三十一章言人之道殊賢愚體別
三十二章言小人苟得妻妾猶羞凡此三十二章
章合前卷二十八章是離婁一篇有六十六章矣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

之人也生始卒終即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也文

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畢郢地名也

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

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地土

相云千有餘里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
於中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王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

離婁下

言聖人之疏孟子曰至其揆一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

之度也其後遷居於負夏之人也者孟子言舜生於諸馮遷於

於畢郢之人在東方故曰東夷之人也其卒於鳴條之野是東夷之

山本畢郢之西故曰西夷之人也其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

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孟子以外之遠自舜所居始之世文王所居終之世相去也千有

歲以外之遠自舜所居始之世文王所居終之世相去也千有

無異一為先聖得志行乎中國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史記云舜葬於夏州之人也耕於歷山東夷之人也

之五十年行天子事五十八歲崩於野葬於江南九歲葬於

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歲葬於

零陵今云舜生於諸馮則諸馮在冀州之分野今之東郡是也

地際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今之東郡是也

地際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今之東郡是也

地際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今之東郡是也

顯頌之推之則書地與冀州之地相近是賁夏之為地也
在安邑之西鄭玄云地在南夷今河東大陽是也
畢凱至鄆也○周禮曰在扶風義陽古公重父也○
案皇極下曰色於周曰在扶風○鄭玄曰古公重父也○
靈臺王後立為西伯曰在扶風○鄭玄曰古公重父也○
南數十里徐廣云文王九都彭去數百里有二王
民曰文忠家接禮曰文王武王即武王在商南上
文王曰文忠家接禮曰文王武王即武王在商南上
地故曰文忠家接禮曰文王武王即武王在商南上
更不錄周禮六表推之是至文王武王即武王在商南上
角節以邦國之使高山國用虎符人必自國節用
皆金也○以笑之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人必自國節用
所多者所以相別為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人必自國節用
用節節道路用姓節註云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
離婁下

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名見人有乘車與之也○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
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民之心而不為政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涉乎○
十月更九月可以成涉度之內周十一月更十月可以成與
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為得人人而濟之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除人使里時事可為也○
以足○疏○重子產聽鄭國之政至亦不足矣○
與濟人於溱洧者○子產鄭大夫公孫彌也○燕有鄭國之政至亦不足矣○
言子產為政聽訟於鄭國於冬寒之月也○人涉溱洧南之水也○

將以反說約也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
疏 是謂廣尋道意還反王義曰此章言廣尋道意詳其於樸說之美者也
言人之學道當先廣博而學之又當詳悉其微言而辨說之其相將又當以還反說其至要者也以得其至要之義而辨說之者如非廣博尋學詳悉辨說之則是非可否未之能決斷故未有能反其要也必將先有以博學詳說然後斷可以反說其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
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也
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是也天下不心服之
疏 孟子曰至未之有也正義曰此章言服何由而王也
孟子言人君之治天下如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未之有也孟子言人君之治天下如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未之有也
養天下天下不以心服而歸往為之王未之有也以其能如

離婁下

此則必為之王者使天下心服而歸往之矣蓋所謂善政畏之善教民愛之之意也又云善教得民心是矣若文王作辟雍是能以善養人者也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凡言皆有實孝子之實養親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於不善之實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准賢受上言也至蔽賢者當之者孟子謂人之言無其實本者乃虛妄之言也虛妄之言言之則或掩人之善或飾人之惡為人所惡者也故其為不祥莫大焉不祥則禍是矣不祥之實者乃蔽賢者也所謂蔽賢則掩人之善是矣如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舉也所類是謂蔽賢者也
徐子白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徐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
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言水不舍晝夜而盈滿科坎放至也至於四溟者

之序仁義生於內由其中心而存之非強力行仁義也故道
性善言必稱於堯舜但君子存之無民夫之而不由爾
孟子曰至行仁義也○正義曰此章言禽獸俱含天氣衆人
皆然聖人超絕載仁義之主於己者也孟子曰只之所以異
於禽獸者幾希至非行仁義也者孟子言世之人所以有別
異於禽獸者幾希至非行仁義也者孟子言世之人所以有別
去其害而就其利矣但小人去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謂異於
人也君子知其存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謂異於禽獸也
禽獸之心者即仁義是也禽獸俱不知仁義所以禽獸於
夫舜之為帝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麋豕遊雖與禽獸
居其間然能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莫不從之若決江河也而
無滯之耳如此是舜能明於庶物之無矣而有乎異於禽獸
之心詳察人倫之類而由仁義之道而行之矣然舜既由其
仁義而行之非所謂行仁義而得之也其由仁義而行之
得之天性也孟子以此言之其有以異於禽獸者皆舜之徒
也曰舜亦人也我亦人也其有為者亦若是但當存其異於禽
獸之心耳如揚雄由於禮義入自仁
門由於情慾入自禽門其自賊
酒而好善言
孟子曰禹惡旨
酒而好善言
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

惟是下

執中立賢無方

執中正之道惟賢遠立之不問
其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為相也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履
也望道而未至也錄未盡

尚有賢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

待旦

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之事也不合
已行有不合也而思之參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

急也

疏

言孟子言禹王惡疾其美酒而樂好人之善言以其酒而好善

易弱常情之所嗜者也故禹王所以惡之蓋儀狄造酒禹王

飲而甘之遂疎儀狄是也善言談而難入常情之所厭者也

故禹王所以好之耳蓋聞卓陶昌言禹受而拜之是也湯執

中立賢無方孟子言湯王執大中至正之道使其賢者皆者

得以俯而就而不為狂者愚者不肖者得以跛而及而不為

猶者矣未嘗立驕亢崖異絕俗之道而使人不可得而至也
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是其首尚書云湯懋昭大德建
之于民是其事矣立其賢則不以一方任之但隨其才而用
之以其人其材固有長短小大不可斷以取之矣書云佑賢
輔德顯忠遂良是其事矣德以湯言之則所謂常善教人故
無棄人常善用人故無遺賢是其首尚書云文王視民如傷望道
而未之見孟子言文王常有恤民之心故視下民常若有所
傷而不忍以橫殺而擾動之也尚書曰文王不敢侮齔寡又
曰懷保小民是其事矣蓋以望商之有賢道未得至故不敢
誅於討也故曰未之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孟子言武
三於在邇之臣則常致之而不泄邇也非特臣也雖遠邇之民亦
一遺忘其所謂不泄邇不忘遠也非特臣也雖遠邇之民亦
如是尚書云武王不實遠邇物則遠人格所賢惟賢則遠之安
又曰遊夏鑿而罔不事伊尹其事矣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
事至坐以待旦者孟子言周公輔相成王常思兼三王也
而施行此四事以為功業矣三王即禹湯文武之三代王也
然以孟子則曰三王老蓋文武明父子也言其父則子不待
言而在其中故但云三王四事者即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
立賢無方與親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不泄邇不忘遠是四
事也然以孟子於事則云四蓋父子所為有不同所以別言

辨下

之也言周公施為其有不合於此三王四事則常仰望而思
之必夜以繼日而未嘗敢忘去之也及幸而思索得合於
此三王之四事則雖鳴而足坐以守待其旦明而施行之耳
是其急於有行如思夫之謂也○註三王三代之王也○正
義曰禹夏之代始王也湯殷之代始王也
文武周之代始王也是為三代之王也
孟子曰王者
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春謂聖王也
止道頌聲不作故詩亡
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
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
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
丘竊取之矣
此三大國史記之異名乘者與於田賦乘
為之事因以為名檇者器凶之類與於
記惡之成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
則五霸所理也○文五霸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
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
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爾
○正義曰此章言時無所諫春秋乃與假史記之文孔子正
之以國邪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至丘竊取之矣者孟子言

自周之王者風化之亦燭滅而詩亡歌誅於是乎衰亡歌誅
既以衰亡然後春秋褒貶之書於是乎作春秋其名有三自
晉國所記言之則謂之乘以其所載以田賦乘馬之事故以
因名為乘也自楚國所記而言之則謂之春秋以其所載以
記魯公之惡故以因名為春秋也九此雖曰異其名然究其實則一
之名故以因名為春秋也九此雖曰異其名然究其實則一
也蓋王者亦燭則所存者但霸者之迹而已言其義則齊桓
晉文為五霸之盛者故其所載之文則魯史之文而孔子自
言之曰其春秋之美則丘私竊取之矣蓋春秋以義斷之則
賞罰之意於是乎在是天子之車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
矣竊取之者不敢顯述也故以賞罰之意寓之褒貶而褒貶
之意則寓於一言可也注云乘為乘馬之事擣杓為馬凶之
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擣杓者案文
公十八年左傳所謂擣杓奇擣杓擣杓四凶其言擣杓乃
曰擣頭氏有不可教訓告之則頭舍之則稟天
下之民謂之擣杓村頭云擣杓擣杓無時四之貌也 孟
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秋淑諸人也 澤者滋潤之

流及後世自高祖至魯係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
我也我未得為孔子徒也淑諸人也秋淑諸人也秋淑諸人也
根其不得學 疏 孟至諸人也○正義曰此章言五世
於大聖人也 疏 孟至諸人也○正義曰此章言五世
以不及仲也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言君子小人雖有賢不肖之異然自其祖而推之則除澤之
所及但皆五世而斷耳以其祖為首之者焉惟孔子有道德
之澤流於無窮雖萬世而斷不絕者矣孟子曰我未得
為孔子徒者我未得為孔子徒也○正義曰此章言五世
孟子曰我未得為孔子徒也○正義曰此章言五世
公孫丑問夫子既聖者乎則曰夫聖孔子不居之意也孟子
之志又可知矣新斷也淑諸也○註云自高祖至魯係
孫曾孫國然吳也今註乃以此證五世而斬者然已與而推
之則上自高祖至魯係孫曾孫國然吳也今註乃以此證五世
孫曾孫國然吳也今註乃以此證五世而斬者然已與而推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下

離婁章句下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

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三者皆謂事可出入

不至違義但傷此
名亦不陷於惡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廉勇惠三者人之高
所取之道可以取之則取之故無傷害於廉可以與之則與
乃取之是為傷害其廉也又言凡所與之道可以與之則與
之而不為傷其惠可以無與而乃與之是為傷害其惠也
言凡於所死之道可以死之則死之孟子受薛七十鎰是以無死
而乃死之見為傷害其勇也如孟子受薛七十鎰是以無死
則取之也求也為聚斂而附益之是可以無取而乃取之者
也孔子與原思之粟升可以與之者也比于諫而死是可以死
則死也荀息不能格君心之非而然逢蒙學射於羿盡
以死許是可以無死而乃死之也

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羿有窮

蒙羿之家眾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眾殺之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羿罪

不釋人也故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以下事喻之

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

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

吾死矣夫孺子鄭大天庾公衛大夫疾作瘧疾問其僕曰追我者誰

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僕師也孺子曰吾必生矣其

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

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

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本所出必不害我也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

又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

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

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

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棄矢而後反

之斯至竟如孺子之言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云

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

全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疏至乘矢而

後反○正義曰此章言中交取友必得其人也逢蒙學射於

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其人也

已於是反姑之而殺其也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孟子

言逢蒙所以殺其也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孟子

曰宜若無罪焉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孟子

弄無罪而見殺焉又鄙之公明儀之言曰薄乎此言爾安得謂之無罪焉昔鄭國之君使子濯孺子為大夫以侵伐其國衛君乃使大夫庚公之斯追其子濯孺子問其僕曰我疾發作不可執弓而敵之我必死矣遂問其僕曰我之追君即我者是誰也其御僕乃告之曰備大夫庚公之斯也子濯孺子曰御僕何善射者也而夫子濯孺子曰吾生矣是向也子濯孺子與之御僕曰庚公之斯遂正之入也其所友亦必端正之人也乃與之御僕曰庚公之斯遂正之入也其所友亦必端正之人也乃與之御僕曰庚公之斯遂正之入也其所友亦必端正之人也

皆掩鼻而過之西子占之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人過之者皆自掩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祀帝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祀疏孟子至上帝正義曰此章言好行惡西子謂其醜人蒙不潔以不潔人過之者皆自掩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祀疏

西施○正義曰宗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勾踐以獻之吳王夫差之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銀一文是西施也

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

為本以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所惡

於智者為其鑿也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

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

行其所無事也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如

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如用智者不妄

禹之行水於無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

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

之日可坐而致也星夜日月之疏孟子曰至可坐而致也

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

難下

性守故天道可知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

者以利為本至可坐而致也者孟子言今夫天下之人有言

其性也者非性之謂也則事而已矣蓋故者事也夫所謂故

舊無大故之故同意以其人生之初萬理已具於性矣但由

性而行本乎自然固不待於有為性其性也非本乎自然而為

性者耳是則為事矣事者必以利害為本矣我之所以行其

利然後行之矣是謂故者以利害為本矣我之所以行其

者非謂其智也為其不本性之自然之為智也穿鑿逆其自

然之性而為智者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孟子言此

又恐後人因是遂以為故與智為不美所以復為明言之故

言如為智者若禹之治水則我無惡於智矣以其大禹之

治行其水也但因其水之性引而通之是行其所無事者

也非逆其水性而行之也若今之人為智但因其性之自然

以為智是亦行其無事耳而其為智亦大智者矣此孟子於

亦何坐而計之也孟子於此以故為美所以又執是而行之

耳以其恐人不知已前所謂則故而已矣為事之故遂引天

與星辰而言故常之故於此為美也謂人之言性者但本乎

故常自然之性而為性不以妄自穿窬改作則身之修亦若
天與星辰之故常而千歲日至之日但可坐而致也此所以
明其前所謂故為事故之故終於此云故乃故常之故言故
義亦訓常所謂必循其故之故同也註星辰日月之會案孔安
國尚書傳云星辰日月所會也書云辰弗集于房昴也公
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
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大夫也右
師齊之貴臣王驪字子易者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子
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謂於貴人也孟
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
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右師謂孟子簡其無
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
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為簡不亦

異乎孟子問了教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相與言
疏公行子至下亦異乎○正義曰此章言循理而動不
時人由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
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家而弔慰入
喪其子故有子之喪三驪字子易者公行之喪齊卿大夫
行之門其間有進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家而弔慰入
之位所與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至不亦異乎者言孟
獨不與右師言右師見孟子不與之言乃不說而有憤憤
名曰諸君子之衆賢皆與我言獨孟子不與我言是孟子簡
略不禮於我也孟子聞王驪此言乃告之曰不與右師言者
乃是禮然也於禮則朝廷之間不歷位而相與言又踰
越階而相揖我欲行其禮故如是也禮乎○註右師齊之
為簡略而為不禮是其言不亦乖異於禮乎○註右師齊之
貴臣○正義曰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
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故也孟
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
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

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存心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愛敬施

行於人人亦必反報之於已也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

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

哉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已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為以此事來加於我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

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君子自謂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

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

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矣

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

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

是則可憂也憂之當如何舜如舜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

矣而後可故終身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

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

患矣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禮如有一朝橫疏

孟子曰至君子不患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責已小人

政比之禽獸故不足難也○踏仁行禮不患其患也孟子曰君

子所以異於人者至人常敬之者孟子言君子之人所以有

別於衆人者以其存心與衆人別也君子之人常以仁道存

乎心又以禮存乎心以仁存乎心者是愛人者也有禮存乎

心者是敬人者也愛人者人亦常愛之敬人者人亦常敬之

蓋人所以亦常愛敬之者抑以施報自然之道也自人以於此

至又何難焉孟子又託言今有人在此其待我者皆以橫逆

暴虐之道而待我則為君子者必自反責於已也以其是我

必不仁又無禮也此所以待我橫逆故曰此物奚宜至哉言

者孟子言大禹與石稷皆當平治之世急於為民三過其門而不入其室孔子皆以爲賢政尊賢之願淵其食一瓢飲而不得其用居於陋巷人皆不堪忍此之憂顏淵獨樂於道而不改其志也

維下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國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

得近焉用出去其妻屏逐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其
章子如或開設於心為不若是誰之父故出妻屏子是以
於不義之罪者矣是則罪之莫大者矣是則章子之過過於
而已我何可絕而不與之邪以此論之則章子之過過於
者矣宜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也蓋謂不顧父母之養
身不陷於不義禮云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孰諫然則父
有不義雖熟諫以爭之可也又安可以朋友責善施於父子
之間哉故章子所以離之遂用出妻曾子居武城有越
屏子為其少有不義而不可言耳曾子居武城有越
寇或曰返至盍去諸盍何不也曾子居武城有越
無寫人於我室毀傷其新木寇退則曰脩我牆
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友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
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

不可左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
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寧則沈猶行曰
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也

是非決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

七十人未有與焉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請左右之人
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與其難言曾子不

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似子思名也子思孟子曰

也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也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少也又為臣委質為疏曾子居

易武城有越寇至或曰寇至蓋去諸者孟子言曾子思處義非謀也
子居武城有越寇至或曰寇至蓋去諸者孟子言曾子思處義非謀也
於武城之邑有南越寇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居此寇
者言曾子欲去乃戒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居此寇
傷我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居此寇
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志且敬也至殆於不可言者言退
已退曾子曰待先生如此其志且敬也至殆於不可言者言退
其忠而不敢慢也寇居此也先左去以民瞻望而待先者言退
平靜則反其居殆不可如是也猶行曰至未與焉者言退
有寇則自負其馮草來攻我室隨從先生者有七十人言退
子率弟子而去之故未有寇至及此難也故得免其禍言退
曾子也子思居於衛有齊寇之患或曰如使及見其寇則去言退
子思乃自稱名答或人曰如使及見其寇則去言退
則曾子居於武城則師之道也如人之父兄也則去言退
可與無它其以無所拘也子思居於衛則臣之道也其勢則

微小也當起君之難不可去也無它以其有所拘也雖然二
人如更易其地則皆能如是也謂子思居於曾子之所而為
之師亦未必不能如曾子去留無所拘也曾子居於子思之
所而為之臣亦未必不能如曾子去留無所拘也曾子居於子思之
曾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
魯國○註似子思名也○王○日案出於宋子思仲平扁沒
於魯○子思之子孫也○十二嘗因於宋子思仲平扁沒
衛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齊人也職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說子思曰
必當有異故使人視之夫子能言有異於衆人之者
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其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人同耳
道殊賢愚體別也仁義之道在於內也
異於衆人乎以其齊王必謂孟子曰齊王之賢與堯舜
與孟子同其貌狀耳但其所以有異於衆人之者特以仁義之道

與人異耳孟子言此則知齊王是為不達者也蓋古之人善
親人者不索人於形骸之外而索之於形骸之內今齊王乃
索孟子於形骸之外宜其過也○註孟子齊人也○正義曰
蓋亦因經而為言之也故孟子仕於齊今此乃曰三使人來
者齊人知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
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
貴也良人夫也盡富貴者夫詎言其姓名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
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
立談者卒之東郭墀間之祭者乞其食不足又
顧而之他此其為厭足之道也施若邪施而行不

聞郭外家問也其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
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
相泣於中庭良人於中庭悲湯其良人相泣涕泣而語毀之而良人未之
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施猶偏喜悅之貌
之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
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由用也且言不
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面昏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此
良人者妻妾所羞而泣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利達
不羞泣者幾希也疏齊人至幾希矣○正義曰此章言小
人妻妾何異也疏人苟得妻妾猶羞也齊人有一妻一
妾至幾希矣言孟子此以譏時人苟食富貴而驕人者
言齊國中有一妻一妾者此以譏時人苟食富貴而驕人者
富貴利達之也其妻妾遂告其妾曰良人出門則必饜酒

子之已復禮為仁因以願淵日其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

也問舜往于田何為號泣孟子曰怨慕也言舜自

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

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言孝法當不怨曰長息

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

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

爾所知也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

也陰氣也故新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

也無怨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為言高息之

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

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為

倉廩致粟長之饋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

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稽降二女不見九男

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冊朱以御嗣之子巨下

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

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

天下之士悅之

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為不愛於父母

真為憂若因窮之人無所歸往也

人之所欲也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
 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
 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
 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
 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言為人所欲將見禪為天
 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
 妻子則慕妻子任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慕
 思慕
 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大舜之人終
 老於子七十而慕衣五緜之衣為嬰兒簡高於父母前也我
 於大舜見五言而尚慕父母善曰舜生三十微庸三十在位

萬章上

在位時尚慕萬章問舜往于田至孝
 大舜見之矣
 故言五十也正義曰此章言夫孝百
 行之本無物以先
 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父母也萬章問曰舜往于田
 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者萬章問孟子謂舜往耕于田
 乃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旻天是也孟子曰怨慕也孟子
 其情主乎怨慕也兩雅曰秋曰旻天是也孟子曰怨慕也孟子
 答之曰舜所以號泣于田者自怨慕父母之惡而思慕之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至怨乎萬章又曰父母以慈愛愛息其子
 子則當喜悅而不敢忘其父母之所愛父母惡之其子亦當
 勤勞奉事之而不可怨恨父母今舜若此則舜誠有怨慕
 母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至亦非爾所知也孟子難自為
 言拒之乃託以長息問公明高以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則我
 明高曰舜往于田則我既以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則我
 不能知也故問之公明高乃答之曰此非爾所能知者也
 其所問不得其義故答之此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
 若是想至於我何哉者孟子又言夫公明高以謂孝子之心
 有不得意於父母為不若此想然而無憂也以謂孝子之心
 父母意故有是怨也其舜必謂我竭盡其力而耕作田業以
 供為子之事以養養父母而舜往怨慕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何罪哉故自責於已而號泣怨慕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至子於大舜見之矣孟子至此乃繼其言而答萬章言舜堯
帝使其子九男與二女兼百官及牛羊倉廩皆備具以事舜
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善士多就歸舜而悅之者堯帝又將
以天下而遷位讓之其舜尚以有不得愛於父母其亦憂
若窮困而遷位讓之人無所歸吉且天下之善士悅而
是人之所欲也而尚不足以解舜之憂好色之女是
所皆欲也而堯帝之二女而尚不足以解舜之憂富
亦人之所欲也而堯帝之二女而尚不足以解舜之憂
色高貴此勤者皆無足解舜之憂惟得於父母然後
解其憂也人有少小之時則知思慕父母及長知好其
如不得過於君則熱中心而不知懼之也則人之常情
已說詩矣。註堯也至不復見。正義曰云堯與曰堯降
無事故不見二女即娥皇女英是也案尚書堯典故齊曰

萬章上

子朱啓明帝曰吁。豈可乎。孔安國云。胤國名。子爵。朱胤子
之名也。益稷云。無若所朱微。孔註云。胤朱堯之子。是堯九子
但見胤朱一人矣。其餘八子亦未詳。以其經傳無見焉。云如
晉獻公。九人。以事見於春秋。餘四子亦不詳。見者按魯莊公
二十八年。空傳云。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
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成。大武。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
晉伐驪戎。驪戎男大以驪歸。生奚齊。其嬖生卓子。凡此九
人。但見其此。即此五人。是也。云獻公有九人。按史記世家云。
獻公。有子九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以此則知
獻公。有子九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以此則知
子者。以少。女。為。少。艾。也。按。說。文。云。艾。老。也。長。也。又。按。禮。記。云。
五。子。曰。艾。是。則。艾。誠。老。長。之。稱。也。謂。之。少。艾。可。乎。是。則。云。
艾。子。者。按。高。士。傳。云。舜。生。三。十。歲。庸。三。十。在。位。正。義。曰。云。老。
子。子。者。按。高。士。傳。云。舜。生。三。十。歲。庸。三。十。在。位。正。義。曰。云。老。
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困。為。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萬。亂。
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菜。子。莫。知。所。終。又。云。萬。章。問。
老。萊。著。五。絲。五。色。班。斲。之。衣。出。列。女。傳。文。今。不。載。萬。章。問。

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

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詩齊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

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

告也舜父母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萬章曰舜

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

告何也禮要須五禮父母先答以辭是曰帝亦知告

焉則不得妻也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萬章

曰父母使舜完廩指督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

而揜之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揜去其階焚燒

而揜之其廩也一說指階梯即旋從階下督瞽瞍不知其已

君威我績有牛至舍廩之奉故謂之君威皆績功也家言

廩父母廩以牛羊舍工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

朕棊干楯戈戟也琴舜以神五絃琴也張弓也天子曰

君爾怛怛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甚憐舜

曰唯茲臣庶汝其于子治也此也故舜見不而喜曰惟

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萬章言我

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

好言順辭以答象也

念此臣庶汝

故助我治事

知象之將殺已與何為

好言順辭以答象也

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

好言順辭以答象也

好言順辭以答象也

喜亦喜

其美何也孟子曰舜何為不知象惡已也仁人愛曰

然則舜偽喜者與

詐偽也萬章言如是則為舜曰否

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

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

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孟子言否

喜也因為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三公孫僑大賢人

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瀟瀟之貌洋洋氣騰溢

得其所哉重言之者嘉得魚之志也校人出曰孰謂子

產智乎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

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

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道來向舜是亦

疏萬章問曰至

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為偽喜也

此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

道也萬章問曰至何也若萬章問孟子言齊風桑中之詩有

云要娶如之何必告父母如信此詩之言宜莫如信之今

要之曰告父母而娶是如之何也孟子曰至是以不告也孟

子曰不告父母則不得娶也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

倫者如也告之則得娶也不得娶也則不告父母而娶也

至何也者萬章又問孟子言舜之不告而娶則我既已得

則也故以是問之妻者以女嫁人謂之妻也曰帝亦知告焉

止則不得妻也孟子又答之曰帝堯亦知告舜父母則舜焉

又問孟子言舜之父使舜完治魯魯既登倉廩即掩桴

而下瞽瞍不知已下不焚廩欲因此以燒殺其舜又使

以功殺其舜其舜有弟名象乃曰謀掠蓋而殺都君者皆

時也君即象稱舜也然謂之都君者蓋以舜在側也

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故以此遂

因

因

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
之思欲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車此之謂也篇之辭孟以下皆尚書晚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
疏萬章問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仁之謂也
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者萬章問孟子以謂象曰日以謀殺舜為事然舜既立為天子則放象而不誅如之何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孟子答之曰是封象也或人言放焉萬章曰至在弟則封之萬章又問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誅罪此四者而天下於是咸服此乃是誅戮其不仁者也然象傲極不仁乃反封之於有庠惡則誅焉在弟則封之何故曰仁人固肯如此乎在他人之意以謂仁人必不肯如此也孔安國註尚書云共工驩兜驩兜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也三苗國各播雲氏之後為諸侯號發三危西裔解方命圯族績用不成羽山東裔在海中按

不才子天少謂之渾沌者也
氏不才子天少謂之渾沌者也
疏項氏不才子天少謂之渾沌者也
曰仁者之人於其弟也
所以親之者以欲其貴也
有庠者是以欲其貴也
匹夫可謂為親愛其弟者乎
者何謂也萬章之問孟子或人言放之者是何所謂也
不得有為於其國至此之謂也
得施政教於其國中天子使吏代之以治其國而納天子之
貢賦焉故謂之為放也象豈得暴彼有庠之國民哉以其使
使代之故也雖然不使象得施政教而舜以兄弟親親之恩
欲常常見之故源源如水之流與源而通不以朝貢之諸侯
常禮乃來也其自至而見天子如天子以政事接見於有庠
之君也故孟子云是此之謂也○註云自常已下皆尚書
逸篇之辭○正義曰按隋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
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
書之末唐有三卷徐璠為之註焉蓋其文也
成丘蒙問
白話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

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威丘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不自安也孔子以為君父為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孟子曰否言不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東野東作田野之人所言耳威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勛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為天子也放勛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

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王曰言不得並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不以堯為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詩小雅比山之篇普遍率循也編天下惟土之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孟子言此詩非舜皆王臣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

也是周無遺民也

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與事也辭詩人志所欲之事意

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志在憂旱災民無子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已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巨不謂舜臣其父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

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

養養之至也

尊之至皆養為天子之父養之至詩曰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

瞽瞍亦信敬慎戰懼瞽瞍既為天子故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瞽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以此解成丘蒙之疑

成丘蒙至不得而子也

正義曰此章言孝莫大於

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而執子之政者也成丘蒙

君不得而臣之父不得而子之今舜嚮南面而立為天子堯

帝乃率天下諸侯北面而朝之而舜見瞽瞍其容變蹇然而

不敢自安孔子亦云於此時也而天下危殆岌岌乎如也岌

岌不安之貌也然未知此語實如是乎孟子曰否此非君

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者孟子答以否不然也此語非君

子之言也即齊東作田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之至是二

天子矣孟子又言堯帝既老而舜於是攝權堯行其事耳未為

天子也堯典之篇有云言舜攝堯行事至二十有八年放勳

乃徂落而死放勳堯之號也堯無往為祖體魄頽為落大賦

則死也堯既死天下百世如喪其父母三年四海之內絕盡

八音以其哀思之甚也禮記曰生曰父母死曰考曰妣鄭

註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煥也煥於考故也八

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具也孔子云天無兩日民無兩王如

莫非為王之上也猶王之賓莫非為王之臣而舜既得為王
之臣而舜既得為天子矣敢問舜父瞽瞍之誅臣是如之何
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至是周無遺法也者孟子又答之曰
此此山之詩云非是舜巨父之謂也其詩蓋言勤勞於王事
而不得奉養其父母者也故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言皆是王臣也以其無味為王事者地何為獨
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奉養其父母也故以是而怨之也
故說詩者不以文而害道其辭又不可以其辭而害道其詩
人之志以已之心意而迫求其辭人之志是為得詩人之辭
盲人之如說詩者但以歌詠之辭為然而不以已之意而求詩
人志之所在而為得詩人之旨而已矣則雲漢之篇有云周
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此言也周無遺民矣殊不知此雲漢
之詩其詩人之志蓋在憂旱災以其多有死亡者矣今其餘
民無有單子得遺脫不遭旱災者其謂無民也子單也孟子
引此所以證此此山之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亦非謂舜巨父之意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至
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者孟子又言孝子之至不可以有加者
莫大乎尊親為之至也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奉養其親
是為尊親之至也今瞽瞍為天子之父是舜尊親之至者也
舜以天下奉養之是養之至者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云武王

萬章上

長青孝心之所思所思者維則法太王玉季文王三后之
行耳此矣舜之謂也書於大禹謨篇亦云舜敬以事見于父
夔夔然懼齋莊戰栗齊肅必信順之見舜以瞽為父而不
得子之也孔安國註云祇敬事也允信若順也○註咸丘
蒙○正義曰云為孟子弟子齊人也首他經傳未詳今按春
秋咸丘蒙者豈咸丘之人有以蒙為名者邪是未可知也註
謂咸丘蒙者豈咸丘之人有以蒙為名者邪是未可知也註
乃云齊人也者蓋魯國孟子時為齊之所浸故咸丘之地乃
為齊之地故也有所問於孟子即為弟子矣○註書平秩東
作○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註詩小雅北山之篇○正義曰此篇蓋刺幽王使不均已
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也○註大雅下武之篇○正義
曰此詩蓋諷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也○註
逸篇○正義曰據今大禹謨有云此非特止於逸篇文也已
矣

大雅 萬章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下

萬章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以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孟

子曰否堯不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當與天意合之非人命者

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

之萬章言誰與之也曰天與之孟子之言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

命之乎萬章言天有聲命與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

之而已矣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曰以行與

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欲知示之之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

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

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萬章言云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百姓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皆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二十八年之久非人為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

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克子胤子丹未訟獄獄不決其罪故歌之謳歌謹歌舜德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所視聽從人所欲也疏萬章曰至此之此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者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萬章問孟子堯帝以天下與舜有之乎孟子曰否孟子答之堯不與之也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孟子言天子不能以天下與其人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舜有天下也誰與之曰天與之孟子答以為天與之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萬章

又問天與之舜者天有聲音諄諄然命與之乎曰天不言以
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又答之言天不言語諄諄然命
之也但以人之所行善惡與其事從而示之而止矣曰以行
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又問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
也曰天子能薦人至不能使天子必與之天下也諸侯者能
舉薦人於天子而不能使天子必與之諸侯大夫者能舉
人於諸侯而不能使諸侯必與之大夫往者堯舉薦舜於
上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我故曰天不言以行
事示之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與暴之於民而民受
如何萬章又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與暴之於民而民受
是如之何也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與受之於民而民受
事而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之
能以天下與人書云納于大麓是堯薦舜於天也烈風雷雨
雨弗迷是堯受之也所謂百神享之亦可知也備徵五典所
于百姓之暴之於民也五典克從百揆時敘是民受之也
謂百姓之亦可知也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然於天則云
其所知而取舍不在我故云薦之也民近而在下是為卑者
也聖人之於民顯其功業而使之自附故云暴之也所謂受

萬章上

之者即是與之也舜相堯至此之謂也孟子又言舜攝行
事輔相之得二十八年之夕非人所能為之也乃天與之也
堯帝既崩死舜率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三年喪既畢舜乃
逃避堯之子丹朱而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而來者
不往求治於堯之子丹朱而往朝覲於舜諺云有未出於
詠堯之子丹朱而吟詠舜故曰天與之也如此然後往歸中
國履天子之位焉如使舜不避堯之子而居堯帝之宮逼逐
堯之子是則為篡奪者非謂為天與之也泰誓篇亦云天
之所視從我民之所視天之所聽亦從我民之所聽是世天
與之人與之之謂也○註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正義
曰案論語堯曰篤有此文書亦有此句晏曰曆數在爾躬○
安國云曆數天道謂天曆之數帝王易姓而與故言曆數
謂天道○註河南南與也○正義曰案堯舜而與故言曆數
之南九河之最南者是也○正義曰案堯舜而與故言曆數
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註泰誓尚書篇○正義曰孔安
國傳云泰誓者大會以誓眾也又云天
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而已
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

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
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
已也復歸于亳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
仲丁立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太丁
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
徙善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
復得歸之於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
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
義一也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
也○正義曰此章言義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貳則賢位
莫能奪也傳章問孟子曰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貳則賢位
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此乎孟子曰否曰否不然也天
與之賢者則與賢者天與之子則與子以其隨天如何耳往
者雖滿萬於天及得十有七年舜於是禪禹禹以三年服喪
畢遂避舜之子商均隱於陽城天下之民從禹若堯之死後

孟章七

民之舜而不之丹朱也禹其後又薦益於天及得七年禹
死益以三年服喪畢益遂避禹之子啓隱於箕山之陰朝
見益以三年服喪畢益遂避禹之子啓隱於箕山之陰朝
無它以其堯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而舜之輔相堯
禹之輔相舜而歷年多矣施恩澤於民已久天下之民所以
歸舜與禹不歸丹朱商均也啓以賢能敬承禹之治而益
又輔相禹但七年其歷年尚少不若舜相堯二十有八年禹
相舜十有七年之多而施恩澤於民亦未至以所以天下之
民不歸益而歸啓也又沉啓有賢德與丹朱商均之不肖耶
舜禹益相去年代已遠其子之或賢或不肖天使然也非
人能致之此事而其事自至者是其命有是也言天使然也
其義則一也以其無為而無不為故曰天也天之使我有是
之謂命故曰命也天下善否天實使之然也祿位器職乃其
所命故也丹朱商均與啓三者之或賢或不肖是謂天也天
常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凡此亦天與命之意也匹夫
之賤而有天下者其義必如舜禹而又得天子之命也匹夫
有天下也故孔子不有天下雖無仲尼之德然而無天子以
者是不有天下也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然而無天子以

又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夫天之所以廢滅者必若桀與紂
之暴虐然後無乃廢滅之矣故益伊尹周公三者不有天下
以其時值啓太甲成王三君皆賢天不廢此三君故益伊尹
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伊尹相湯王天下也及湯崩死伊尹
太丁夫立而喪於是太丁弟外丙立外丙即位二年崩外丙
弟仲壬立仲壬即位四年崩太丁子太甲立太甲即位三年
覆湯之典刑伊尹乃放之於桐宮及三年太甲乃自悔過而
怨其已惡遂治身於桐宮於是居仁徙義以聽伊尹之教訓
復歸于亳都天子之位焉周公之下有天下若益二於夏
禹伊尹之於湯故也孔子曰唐虞二帝禪讓其位夏商二
湯周武成父之位其義則一更無二也謂其義則一而無二
者蓋唐虞賢夏商則一而已故曰其義則一也云禪者蓋唐虞禪
其為禪天則一而已故曰其義則一也云禪者蓋唐虞禪
而告禪位故曰禪也○註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
正義曰案史記裴淵註云劉熙曰陽城是今之潁川也箕山
嵩高之比是也○註太丁湯之子至位也○正義曰案史記
大己其在公孫丑篇內此更不錄然史記乃云外丙即位三
年今孟子云外丙二年蓋史記不詳蓋孟子之過也○註丹朱
高內○正義曰堯舜之子皇甫萬章問曰人有言伊
云城皇無子商均女共工生也

厚上

尹以割耳要湯有諸人言伊尹負鼎俎孟子曰否

不然是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

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

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

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有莘國在伊尹初隱之時耕於

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餽也千駟四匹湯

也雖多不一顧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

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

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

其賢以玄纁之幣帛往聘之囂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

也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

二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

曰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
 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
 吾身親見之哉懽反也三聘既至而後懽然吹本之計
使民為堯舜之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
 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
 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
也哉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此思天下之民匹夫匹
 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吾已推而內之溝中其
 自在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
 救民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首也民若知已推而內之溝

善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
 者乎枉已者尚不能聖人之行不同也
 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
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吾聞其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
 烹也我聞伊尹以仁義伊訓曰天誅造攻
 自牧官朕載自亳訓尚書逸篇各牧官
伐無造你可攻前之罪也
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
至自亳○正義曰此章言
道以取容期於益治而已
孟子謂世人有言伊尹以
乎孟子曰否至朕載自亳
孟子答之曰否不是也伊尹耕於

萬壘早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
也齊君之所近抑人也也衛
之也毀人德行者為之辭爾
於衛主顏籛由彌子
之妻與子路之妻曰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
主我衛卿可得也工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
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禮退與
待人瘠環是無義也命也
命也為三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以
而歸於命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三止
無命者以孔子不以於魯衛適宋桓司馬將要

萬章上

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自
子為陳侯周臣
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惡之罪故蓋為真
子陳侯周陳侯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是時
孔子適陳難不昭釋大賢臣而三貞子為陳侯
周臣也於衛齊無所難何為主瘠環瘠環者也吾聞觀近
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瘠
瘠與待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當為遠方來賢者
為主遠臣自遠而至當
是為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為聖人乎
疏至孔子曰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為伸達節不違真信
故孟子辯之正其大義者也萬章問曰至有諸乎萬章問曰
子曰或有人謂孔子於衛國主瘠瘠之醫者於齊國主待人
姓瘠各環者誠有諸此乎否孟子曰否至向以為孔子孟子
於衛三類辯由辯由賢大夫也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

孟子曰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為人
養牛以是而勇秦繆之相實然不
者為之也好事毀敗人之德百里奚實人也晉人
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
之奇諫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東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從令虞
公受璧馬而段晉道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
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牛秦繆公之為汙
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
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與於秦
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知乎相
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

乎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牛主秦為不然而也一平相秦繆公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也其言實也自驚以成其君
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人自驚於汙成其君君鄉黨百里自其好者若此不肯為也況賢人肯辱自而為之乎疏為之乎正義曰此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能顯君明道不為苟合而為正者也萬章問曰至信子者萬章問孟子謂或有人曰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於秦為入養牛以先而秦繆公為之相今信乃為實然乎孟子曰否至而謂賢者為之乎孟子答之以為否不信然也百里奚實虞國之大夫也晉獻公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借道於虞以伐虢國遣之大夫宮之奇諫之令虞公無受璧與馬以借與道也百里奚不諫之以其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也往秦時百里奚年已七十歲矣豈不知食養牛牛秦繆公之為有汙辱也苟如是不知以食牛為汙辱可謂為智者言不可謂之智者矣知虞公為君不可得而諫故不諫可謂為不智乎言如此可謂為智者也又知虞公將亡其國而先去之而之秦不可謂之不

智也時得奉用於秦國百里奚知秦穆公可與有行其道也
遂輔相之可謂不智乎言可謂之智者矣及輔相秦穆公而
顯其君名揚於天下又可傳於後世不為賢者而能如是乎
言百里奚真賢者乃能如是其君穆公天不可傳於後世如
自責而汗其躬其身乃為成其君穆公真賢者而肯為
尚亦不肯為自其躬以汗其身今百里奚為真賢者而肯為
乎言百里奚不肯為是也蓋百里奚之奇者按杜預春秋傳云
之忠臣也○註五殺羊皮○正義曰左傳魯僖公二年云晉荀
息請以屈產之乘與無繆之驂道於虞以伐虢杜預曰荀
息荀叔也屈產生良馬垂繆出美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百
記云百里奚者晉獻公之驂也百里奚以為秦穆公驂於秦百
里奚亡秦走死楚歸人執之穆公問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
楚人不與乃使人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之穆公乃
釋其囚授之以圖政號曰五羖大夫是且事矣又傳公五年
三晉伐衛衛道於虞以伐晉之奇諫曰號虞之表也號云
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為二年
晉道滅下陽是也諫所謂輔車相依存亡與寒其虞號之
謂也高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虞矣在止行也冬十二月晉
滅虢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

馬章士

大夫并伯以勝秦獲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真於王故書
曰晉人執虞公罪真且言易也此孟子所以據且云焉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下

馬章士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1
200
1 14

百九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趙氏註

孫奭疏

疏

止義曰此卷即趙註分上卷為下卷也此卷中凡九章一章言聖人由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可增也仲尼

天高不可階它人丘陵猶可踰二章言聖人制祿上下差叙三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三公友賢下之以爵四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不台則去亦不淹久五章言國有道則能者處鄉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由六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七章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八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九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禍殃凡此九章合上卷九章是萬章有十八章矣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

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

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

六十三

孟卷第十

七

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

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

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為足以配於

立志

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

留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

色者名夏姬之此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

頑貞之夫更思廉潔懦弱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

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

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

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

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

以天下之重也上同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

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

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

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者更寬優孔子

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

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

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新清米也不及炒避惡也

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

能量時宜動中權也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

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

石應也

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

條理也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

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者之有殺

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

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

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者聖之事也聖人終始同智聲則巧也聖譬則

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命非

爾力也智譬猶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猶力

之有少自有限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無

幾而不可及也思改其用巧意乃能中也疏孟子曰伯

力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

增也○神尼天高不可階他人立陵猶可踰所謂小同而文異

昔也○孟子曰伯夷不視惡色不聽惡聲者言伯夷清其身不

上篇詳矣此言不視惡色不聽惡聲者言伯夷清其身不

萬章下

欲以亂色留於明發聲留於聰也於是使聞伯夷之清風者

願食之夫莫不變而為康家之人懦弱之夫莫不變而為能

有立其剛志也聞下惠之和風者莫不變而為寬博而為能

速但清米不及炊而即行以其避惡如也言孔子之去齊急

遲遲而不忍行去此為去父母之國也而大色也所謂父母國則曰

國所以速則速故於齊不待也而行之也此國則夷之故未嘗

有三年之淹國所以遲遲吾行也則可以久而末去則以

仕也凡如此者故曰孔子之清者也是孟子曰非爾力也孟子

又曰伯夷之行為聖人之清者也是其樂於自為而成

其行於清也伊尹之行為聖人之清者也是其樂於自為而成

以天下之重自任也抑下惠之清者也是其樂於自為而成

則和蓋集大成即集伯夷伊尹下惠三聖之大成也

耳如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孔子之任而不至伊尹

於清也佛明召而欲往是孔子之任而不至伊尹

於清也佛明召而欲往是孔子之任而不至伊尹

祿也如之何此官銜衛人班列也問周孟子曰其

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

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

之所為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

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也略廢也言嘗聞其大綱如

此矣今考之禮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

男同一位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君

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二位中士一位下士二

位凡六等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天子之制地方千

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

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四等士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地方百里象雷天

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

子男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

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

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

耕也公侯之國為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

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

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伯為次國大夫祿居小國地

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子男為小國大夫祿耕者
居卿祿二分之一也
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養上農夫食九人上
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
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獲得也一夫一婦田
百畝百畝之田加之以
養是為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
等差由養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
除吏疏此官至為差○正義曰此章言聖人制祿上下等
略也言其大綱以答此官備問孟子以謂周家班列其爵祿高
祿也如之何者北宮錡問孟子以謂周家班列其爵祿高
者孟子答之謂其詳悉則不可得而問諸侯放恣憎惡其略也

度有妨於已之所為盡滅去其典籍故今不復有然而也
但嘗聞得其大綱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五人無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者此皆孟子言周室班爵
祿之大綱也云天子一位至凡五等也者蓋父天母地而為
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私為德者公也斥侯於外以
君人為德者侯也體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而
其德足以養人者子也天子至凡五等也者蓋父天母地而為
人者故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男皆有君道故尊卑之位凡
有五等然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列自天子始
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君一位卿一位士一位大夫一位士
以正與天子同其班君一位卿一位士一位大夫一位士
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自君以下至於士皆臣乎天子而
故尊卑之位凡六等然卿大夫士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列
自國君所與國君同其班凡此者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列
之爵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至附庸者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
差也故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至附庸者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
以待天下之諸侯故也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
百里則無以守宗廟之典籍故也伯子男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
於伯故其地之廣狹亦莫不有七十里五十里之差不凡四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大夫士之祿亦相為倍差與上同其
者是以為小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相為倍差與上同其
夫食九人上食八人中人食七人下食五人庶
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者蓋耕者所得一夫一婦佃田百
畝而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為上農夫其所得之穀足以食
養其九口在上則食八人中食七人下食五人庶
人其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亦如農夫有上中下之次有
此五等矣若今之斗食休吏屬吏是也王制云王者之制祿
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其不及天子又死六等殆與孟子
下士凡五等其不及天子又死六等殆與孟子
孟子所言則周制而王制所言則夏商之制也王制云不合者蓋
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蓋祿以田為
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而孟子不言田而云天子之三公國而國以
王制於諸侯曰附庸而孟子不言田而云天子之三公國而國以
為主此所以有分田之制也王制云天子之三公國而國以
天子之卿視伯有天子之大夫視元士受地視元士受地視元士
孟子則言天子之卿視伯有天子之大夫視元士受地視元士
受地視侯而特言其卿者蓋卿與公同其所以受是所謂率公

等如其德不足以合端於天子者故因其地又不足以敵廣於公
侯其勢又難以特達於天子者故因其地又不足以敵廣於公
此言天子之卿受地視大夫士所采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元士
伯七命天子男五命大夫三命元士二命其命之制也周禮上公九
國云王之命則視七命之諸侯以四命之大夫蓋以六命之卿
視七命之伯則視七命之諸侯以四命之大夫蓋以六命之卿
故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大夫士之祿亦相為倍差與上同其
倍於卿而卿之祿是為君祿十分之一也而君之祿則十
又四倍於大夫而大夫之祿是為君祿十分之一也而君之祿則十
所受之地則大夫之祿是為君祿十分之一也而君之祿則十
一也中士則大夫之祿是為君祿十分之一也而君之祿則十
奇蓋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比於農夫然而不耕之者蓋
命於天子國君者未命為士者比於農夫然而不耕之者蓋
以上勞力於事人者不為無庸也而祿以代其耕也伯之國是
地方一十里君十卿大夫士之祿亦相為倍差與上同其
為次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相為倍差與上同其
相為倍差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亦以祿足代其耕矣

以見尊之意也。此又孟子所云班臣之祿也。○註詳悉也。三則其合也。○正義曰云諸侯欲恣行增惡其法度妨害也。之所為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錄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有也。蓋自列國之後先王之法浸壞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諸侯類皆以強吞弱以大小并小而齊魯之。對儉於百里至孟子時齊方百里者十魯方百里者五此諸。侯所以惡其害已而去司錄之職也。是時周室班爵祿之。道孟子所以惡其害已而去司錄之職也。是時周室班爵祿之。今考王制則合也。蓋自王制推之亦有不合者矣。已說於。前獻。○註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至凡五等。○正義曰。周禮典命職云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至凡五等。○正義曰。德者加命為二伯二王之後亦為上公是也。○註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至曰附庸。○正義曰云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者按周官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諸侯。百里象雷震也。者按周官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諸侯。百里。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方千里於諸侯曰附庸。○正義曰。元上自公侯百里至子男五十里鄭氏註云星辰之大象日。附庸者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

萬章下

○註視比也。至制也。○正義曰王制去天子之三公之。視附庸鄭註云視猶比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國所。夏爵三等之制也。○義曰有鬼侯。○正義曰有鬼侯。○正義曰。合伯子男以爲一則。○義曰有鬼侯。○正義曰有鬼侯。○正義曰。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正義曰有鬼侯。○正義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正義曰有鬼侯。○正義曰。百里其地之意四百里其地。○正義曰有鬼侯。○正義曰。百里所因。○義曰有鬼侯。○正義曰有鬼侯。○正義曰。百里焉是有周世有爵尊而國小。○正義曰有鬼侯。○正義曰。內不用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也。○正義曰有鬼侯。○正義曰。法求地中以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正義曰有鬼侯。○正義曰。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國制其畿方千里。○正義曰有鬼侯。○正義曰。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正義曰有鬼侯。○正義曰。又鄭註本此而造。○正義曰有鬼侯。○正義曰有鬼侯。○正義曰。按周禮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城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正義曰有鬼侯。○正義曰。易之地理者。○正義曰有鬼侯。○正義曰有鬼侯。○正義曰。註云都鄙者王。○正義曰有鬼侯。○正義曰有鬼侯。○正義曰。

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五
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變時采地之數周未聞矣是
子但言其大綱而其詳所以未之聞也○註公侯之國
國至代耕也又自伯為次國至三公之國也○又子男
至二分之一也○正義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方
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里之國六十五里之國百有
十凡三百一十國鄭氏云天澤不以封其餘以爲庸間
州凡二百一十國鄭氏云立大國三十餘里之國百有
十十六鄉也立小國百三十二少鄉也名山大澤不以
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矣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不
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名立一州此殺制也
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十里七十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六
其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六國又方四百里者不
過二方三百里者不過一謂之次國又方四百里者不
過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
六里者五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
也云大國三鄉皆命於天子一鄉命於其君下大夫士
次國三鄉二鄉命於天子一鄉命於其君下大夫士人

禮下

二十七人小國二鄉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
人然而先王之制列爵惟五分上惟三此所以有公侯伯
男而又有大國次國小國之殊制爾故三十里之國自
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是次國之制如此也自三十
里之遠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成爲宮是次國之制如
大抵上綦於大國下綦於小國其地雖廣狹不同其制
寡有異及君之所受均十鄉之祿而已自鄉以下至於
祿各相殺以一等此鄉大夫祿二君祿十分之一也
四分之一上士居大夫祿二君祿十分之一也
雖有不合者亦於前言其大槩也○註其間王制周官
田百畝至若步之斗食佐史除吏也○正義曰古者制
產以六尺爲步百畝爲夫百畝爲夫百畝爲夫百畝爲
夫受田百畝也王制云農夫百畝百畝爲夫百畝爲夫
其食八人其食七人其食六人其食五人其食四人其
以謂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瘠有五等收八不同其說
然孟子言上農夫食九人上農夫食八人上農夫食七
人下農夫食五人凡三等又與此異蓋以周禮以食人
之地言之所以有三等孟子王制論所以食人之衆寡
此所

以有五等也周禮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地農夫食九
人上地食八人者蓋上農夫足以食九人而其家七人者亦
得以受之此民所以有餘財自七人以下則不得以受上地
矣先王之制祿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則庶
人在官者與下士同祿其多寡之數一
視五等農夫為差而班祿亦不外此
萬章問曰敢問
友之道也
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
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長年長貴貴
勢兄弟兄弟
有富貴者不挾是乃
為友謂相友以德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
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子忘之矣獻子之與
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五人者亦
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獻子魯卿孟氏也有
百乘之賦樂正襄也
作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
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

萬章下

人屈禮而
就之也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
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
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小國之君若費
惠公者也王順
長息德不能見師
友故曰事我者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
君亦有之晉平公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
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
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
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亥
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晉平
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
食糲食也不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
已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
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尊賢也
位職祿皆天之
所以授賢者而

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夫尊賢者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矣

帝館甥于貳室亦饗食舜送為賓主是天子而友

匹夫也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

為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請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尊賢貴尊賢

其義一也於目也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

義一也○正義曰此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為法者也萬章問曰敢問友者是萬章問孟子為朋友之道如何也孟子曰至披也孟子答之以謂不披戴年長又不披戴其貴勢抑又不披戴其兄弟榮有富貴者而友朋友也是友其德也以其不可以有披戴其勢而友之也孟子曰百乘之家也至其義一也孟子又言孟獻子

魯卿是有兵車百乘之家也至其義一也孟子又言孟獻子

襄牧仲其三人則我忘其姓名矣夫獻子之與此五人者是

友也以此五人無獻子之家富貴也此五人如亦有獻子之家富貴則不與獻子為之友矣無他以其兩貴不能以相下故也獻子與之為友則以貴下賤故也所謂樂人之善而志已之勢者也今五人與獻子為友者亦所謂樂已之道而志人之勢者也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為小國之君亦有如是也費惠公乃小國之君也嘗云我於子思則師事之矣我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則不足為之師友但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如是也雖大國之君亦有如是也

者乃大國之君也嘗往於女唐之家亥唐言不入則入其門言坐則坐言食則食雖蔬食菜羹之薄亦未嘗不飽也蓋為不

敢不飽也然終於此以禮下之而已矣而平公亦能與之共

天位也又弗能與之治天職也抑又不與食其天祿也巨職

之位必曰天位云職必曰天職云祿則曰天祿耳言平公以

身禮下之是士者之尊賢矣非所謂王公大人尊賢者也夫

其王公大人尊賢則當與共天位也所謂王公大人尊賢者也夫

舜於往日上見於堯帝堯乃館舍之於副官堯亦就副官而

饗舜所設更為之賓主然卒禫其天位也此天子之友其匹夫

也云匹夫者蓋堯為舜之外舅堯所以謂舜為甥也且用下

夫云甥者蓋堯為舜之外舅堯所以謂舜為甥也且用下

堯如舜之上見於堯故欽堯為友是謂貴其費用上敬下如堯館于貳室故欽舜而與之為友是謂尊其賢貴其尊貴禮皆所尚故曰其義則一而無二也蓋獻子有五人者左傳趙簡子云魯子獻子有闔臣五人豈謂此五人者乎然可名字則宋之詳○註妻父曰外舅○正義曰此蓋祭禮記而云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下

萬章章句下

趙氏註

孫奭疏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心為可也

孟子

曰恭也

當執恭敬為心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

萬章問卻不受

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也

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

孟子曰今尊者

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今尊者

賜已已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

曰請無

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

以他辭無受不可乎

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無受

之不可邪

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

矣

孟子言其來交求已以道理其接待已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蓋言其可受之也萬章曰

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

以禮斯可受禦與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如是曰

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

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

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

康叔封于宋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讞殺

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禮人得

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曰今之諸侯取之

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

問何說也萬章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獲畝強

孟子也君子曰早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

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

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

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

其賜乎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後如有聖人興作將比地

必教之誅其不助者也殷之衰亦猶周之末武王不盡誅

之諸侯咸國五十而已知後王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

竊取之者為盜充滿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未

為盜也諸侯本當從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魯

子尚魯人之儀訪備較者田獵相較奪禽歌得之以祭樂

猶可為况受其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

曰事道也孟子曰孔子所仕事道與獵

問孔子之仕非

欲事行其道也

者欲事行其道也

者欲事行其道也

者欲事行其道也

者欲事行其道也

較也高章曰孔子故事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

四方之食供簿正孟子曰孔子仕於表世不可平暴政

曰奚不去也行道何為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

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

淹也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為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

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孔子有見行可

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

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

養之仕也行可其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

高章下

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孝公以國君養

賢者之禮養孔子孔子故宿留以答之也疏至公養之

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者也萬章問曰

敢問交際何心也萬章問孟子曰但當執恭敬之心也曰

接也孟子曰恭也萬章又問孟子曰言卻去之曰

是為不恭何哉萬章又問孟子曰言卻去之曰

之者養乎至故弗欲也孟子曰言却去之曰

曰其所取此物寧以義取之乎不當問其長短

此是為不恭敬也但當受之乎不當問其長短

之也謂宜受之故不可已也去其所以請無以辭卻取

萬章又問曰如尊長賜已之物其所以請無以辭卻取

言不義之辭卻而不受已之心欲去而不受為取民之

然後飾以他辭而孔子受之矣孟子曰其交也以

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孟子曰其交也以

已以道理其受之也萬章曰亦以禮變此孔子受之矣

受樂與萬章又問曰假使今有人以道變此孔子受之矣

至公養之仕也孟子又因而言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
之仕有公養之仕如於魯柳季桓子再三時受乃語魯君為
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于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
魯不且郊如致燔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又
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于魯之南也桓子喟然嘆
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凡此是孔子有見行可之仕也
其見既行之後乃且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孰謂非於
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乎於衛靈公是際可之仕也今按世
家又云衛靈公問孔子來喜郊迎問伐蒲之事後又問陳於
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凡
此是孔子有際可之仕也以其接遇孔子而孔子因言之此
又孰謂非於衛靈公有際可之仕乎於衛孝公為公養之仕
者史記諸家於衛國並無孝公所謂公養之仕但言以養賢
之禮養孔子也今按史記紀孔子則亦衛靈公也據春秋年
表云衛靈公即位三十八年孔子來衛之又案孔子世家云
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
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謂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
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
按據故也以時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則靈公
即位之三十七年也魯定公十二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靈

公即仕之三十八年也問陳之時則即位之四十三年衛靈
公是年卒後之學者宜精究之○註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
成王封康叔○正義曰案尚書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
餘民封康叔作康誥孔安國傳云命康叔之誥康叔內國名
叔封字也云殺越人于貨督不畏死比民罔弗懲註云殺
顧越人於是取貨利督強也自強為惡而不畏死人無不
惡之者言當消絕之釋云越于也於也○註諸侯滅國五十
○正義曰此蓋攝經之文也已在滕文公之篇說焉○註魯
卿季桓子乘國之政至答之○正義曰左傳定公五年夏季
平子卒桓子嗣立杜預云季孫斯也云衛孝公養賢者之礼
養孔子不
知何據 子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
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仕本為行道濟民
老而仕者娶妻本為繼嗣也而有時乎為養 也而有以居貧親
有以親執金龜不擇妻而娶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
富居貧 為貧之仕當讓高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
乎宜乎抱關擊柝 辭尊富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
柝監門之職也柝門與之木也擊

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
也
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不失會
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死園之吏也主六畜之屬牧
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己茁茁生長貌也詩云彼
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而已立本朝大道
不行為己之恥是以君
子祿仕者不取大位
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者也
曰仕非為貧至道不行恥也孟子言為仕者志在欲行其道
亦有時而為貧也娶妻志在為繼嗣以傳業非為其欲奉養
其已故娶妻也然而有以親執金龜不擇妻而娶者娶妻
亦有時守為養也然以孟子於此乃言娶妻之謂者蓋妻亦
臣之喻故因言為仕而帶言之也所以於下又不復叙之而
獨繼之以為貧而言也言為貧者不苟貪但免朝不食夕不

食飢餓不能出門戶足矣高爵非所慕也故辭其尊而處卑
重祿非所慕也故辭其富而處貧凡此者以其爵有尊卑祿
有多寡故然也以其祿之少者則又以貧言之非所謂家貧
之貧也此又知孟子立言之法也言辭尊而處卑辭富而居
貧是安所而宜之乎言抱關擊柝者是也抱關擊柝之職乃
監門守禦之吏也擊柝者所以擊開門之木以警寇也以其
是爵之卑祿之貧者也故曰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又引孔子
而證之言孔子嘗以貧而祿仕但為委吏以掌倉庾又嘗為
乘田之吏以掌苑囿主芻牧也為委吏則曰會計當料量多
少斯已矣未嘗侵官犯分也為乘田之助吏則曰牛羊茁壯
肥長斯已矣又未嘗侵官犯分也為乘田之助吏則曰牛羊茁壯
此遂因言之曰如位卑而言在高位者是罪之極也如立
乎人之朝而道不得行者君子之所恥也孔子曰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又曰邦無道富且貴焉取也皆此之謂也
親老而仕至要者○正義曰傳云任重而道遠者不擇地而
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是其意歟○註傳曰魯擊柝聞
於朝○正義曰已說在叙篇○註孔子至道也○正義曰案
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嘗為委氏史而料量平嘗為司職
吏而畜息蕃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是其事也云詩云
彼茁者葭註云茁出也葭蘆也箋云言蘆之始出者

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託寄也謂若寄公食孟
 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
 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萬
 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士窮而無祿君餽曰受
 之孟子曰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
 固周之氓民也孟子曰君之於民曰周之則受賜之
 則不受何也萬章言士窮居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
 禮賜橫加也曰不敢也孟子曰士曰敢問其不敢何也章
 問何為不敢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
 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孟子曰有職事者可
 萬章下

以不任職事而空受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
 賜為不恭故不受也萬章曰君饋餽賢臣賢臣受之不知可繼續曰繆公
 乎而常來致之乎將當卿更以君命將之也曰繆公
 之於公子患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
 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
 曰今而後知君之大馬畜僕蓋自是臺無餽也
 孟子曰魯穆公時專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以君命道
 步不悅也於卒者未後復來時也標麾也麾使者出大門之
 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以犬馬畜僕及子思名也
 責君之不優以不煩而但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
 使令者傳曰饋受喜從是之後悅賢不能舉又不能
 臺不持餽才繆公温也温也孟子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
 養也可謂悅賢乎孟子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
 謂能悅賢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

謂養矣萬章問曰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

受其後廩人繼粟有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

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

道也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

君命者欲使賢者不吝以教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

若以為鼎肉使已數拜故也僕僕煩猥謂其不得養君子

之道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

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

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堯之於舜如是

道也九男以下已疏於疏萬章曰至尊賢者也○正義曰

上篇上位直序位也疏此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

之於次不與不養賢惡者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

刺繆公之不與者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萬章問孟

子言士之不寄公食祿於諸侯是如之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至非禮也如諸侯失去其國然後託於諸侯是禮也士之託於

諸侯非是禮也以其諸侯去國不得託世而託食祿於諸侯

則所託之諸侯不敢臣之也以賓禮之而已蓋為諸侯於諸

侯有賓道焉士之於諸侯則臣道也有臣之道故不敢託也

如託於諸侯則非禮也萬章曰君之使臣也使之以禮則

問孟子曰既窮而無祿如國君使臣使之以禮則使之乎曰

受之孟子曰君之於士也固周之也受之何義也萬章又問

其窮之况為士乎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萬章又問

謂國君周之則受之也君所賜則不受是如之何曰萬章又

孟子曰答之曰抱關擊柝者至恭也孟子又答之曰抱關擊柝為

此問之曰抱關擊柝者至恭也孟子又答之曰抱關擊柝為

監門之吏者是皆有常職事可以食於君也如士者是無常

職事若空見賜於君者是以為不恭故不敢受也以其受與

不受持在義之而已曰君饒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萬章

又問以謂國君饒之以粟財可以受之不知可以常繼而

饒之與曰繆公之於子思至可謂悅賢者乎孟子又答之言

魯繆公尊於子思數數問之而又數數饒賜其鼎肉子思以

傳善益社
君命如是之煩故憤而不喜悅於卒末後復來餽之時子思
乃使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嚮北稽首拜辭之而不受曰至
今而後乃知魯君以犬馬畜養其臣也彼曾子自稱其名也
蓋自子思如是辭之後僕臣基從此不持餽來也孟子於
此又因而發繆公既能悅其子思之賢而不能舉而用之又
不能以保養之可謂為能悅賢者乎言不可為悅賢之君也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萬章又問國君今
欲養賢如之何可以謂之養也曰以君命賜行禮拜而受之其後倉
賢者也孟子答之以為始以君命賜行禮拜而受之其後倉
庾之吏繼其粟將盡又送餽之厨宰之人繼送其肉而不絕
又以為君命欲使賢者不答以敬以是為優其養所以非絕
公以為君肉使已數數拜而僕僕然也僕僕即煩猥貌也如
此是非所以養賢之道也且堯帝於舜也乃使九男事之二
女女焉女者以女嫁人謂之女也又以前官牛羊倉廩備以
養舜於畝畝側微之中後能舉用而加諸帝位如此則為王
公大人所以尊賢者也孟子引此適所以譏繆公不能舉用
子思徒使昂肉有迫子思之煩猥也抑又所以救時之弊者
焉○註託寄也謂若寄公○正義曰案禮記大喪服云君之
喪未斂為寄公者是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

義也問諸侯聘請而夫子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

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

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在國謂都邑也民會於

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

見之何也庶人以使給役事則往供役曰往役義也

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庶

也為其賢也萬章曰君以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

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

而召之也孟子曰安有召師召綏公亟見於一惠曰

古子乘之國以友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

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

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交也以德

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謂我友乎乘之君求與

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魯公欲交子思

古人曰見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

者豈不細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

可友况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

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

取非其招不往也已於於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問招虞人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當何用也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帛也

因章曰旃旃旌有鈴者旌註旄首者以大夫之招招

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

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以貴者之

賤人尚不敢往况以不賢人之招招欲見賢人而不以

賢人乎不賢之招是不以禮者也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

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欲人之入而閉其

禮如閉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

所視詩小雅大東之篇砥平也直視也周道平直君子

道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

即不以禮之謂也欲見賢人而不以道至小人所視孟子又
言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是若欲人入其門而反
閉其門也如此尚何可得而見之乎夫義是若路也禮若門
也惟君子之人能由行此義之路出入此禮之門上今乃反
塞其義路而閉其禮門使君子何由而此賢尚可得而見耶
此謂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乃欲召之則賢尚可得而見耶
而小雅大東之詩有云周道平直如砥之平箭之直也君子
亦所常優行此平直之道而為小人所常視而則法之矣然
以此證之者蓋謂賢人所以不在見於諸侯者是所守以義
而為衆人所共式耳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
孔子非與萬章又問孟子以謂孔子常於君命召則不敢坐
待駕而後行如此則孔子誠為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
以其官召之也孟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不俟駕而行者以
其當於為仕有官職而國君以其官而召之也豈得為非耶
○註贊執燧之傷○正義曰已說於前矣○註孟子曰至首
者○正義曰衆士冠禮註云皮弁以白鹿為之象舊禮圖云
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為之高尺二寸今虞人以皮弁者皮弁
以田故也又案周禮司常職云交龍為旂通帛為旒折羽為
旌旌註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折羽皆五采繫之於
旌旌之上所謂註旄於首是也○註詩小雅至善道也○正

義曰此詩蓋刺亂之詩也譚國在東其大夫作是詩故云大
東註云如砥貢財予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言君子皆法劬
履而行之其如砥矢之不特駕至豈可見也○正義曰語云君
命召不俟駕而行是時孔子為中都宰以其有官職也詩云
顧之倒之自公召之此乃國風東方未明之章文也箋云羣
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也云沮溺耦耕接輿
後就湯孟子云湯三使往聘之是亦又云沮溺耦耕接輿
伴狂按論語云長沮桀溺耦又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
兮蓋楚狂接輿是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時政令無
常乃被髮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趙註引而證其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
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
友天下之善士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

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

友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歌國近故曰頌讀其書

者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

上在五帝之世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是為好上友之人也

疏孟子至尚友也○正義曰此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

樂其崇茂者也孟子謂萬章曰至是尚友也孟子謂萬

章言一鄉之中有其善者所友斯亦一鄉之善士者也一國

之中有善士所友者亦一國之善士者也天下於四海之內

有其善士者所友亦以天下之善士者也如友天下之善士

者為未足以極其善道則又上論古之人而頌歌其詩者讀

其書如此不知其如是之人可以友也乎然猶未知其人之

可友也抑又當論其所居之世如何耳能以此乃尚友之

之道也孟子所以謂之以此者蓋欲教當時之人尚友也孔

子云無友不如己者與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亦其意

與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問何王

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

孟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王曰請問貴戚之

卿問貴戚之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

則易位則欲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王勃然變

乎色王聞此言溫怒而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

敢不以正對臣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王色定然後

請問異姓之卿異姓之卿如之何也曰君有過則

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王而待旅遂不聽之則去而

之他疏齊宣王至則去○正義曰此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

國也疏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者也齊宣王問卿是齊王

謂孟子為卿者如之何也孟子曰王何卿之問孟子答之以

知善身而養其樹木十四章言舍夫焉不知其要十三章言莫
 惡相屬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十五章言天爵以誘
 先立其大者六章言古人修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
 特也身人不知求之忌也或以招之小人求也十七言言所
 貫在身後已不仁之甚終為士矣十九言言功毀幾成人
 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為士矣十九言言功毀幾成人
 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人由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
 其餘十六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敘焉○註告子者姓至篇
 題○正義曰云告子名不害者盡心篇有浩生姓不害疑為告
 子姓告名不害以浩生為字趙註又云浩生姓不害疑為告
 二人其它經傳未詳其人云論語子罕言
 合蓋論語第九篇首云也故以題其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椀也以人性為仁
義猶以杞柳為柎椀
告子曰以爲人性爲才幹義爲成器
柳也一曰杞木名也詩云
北山有杞栝椀栝素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

而我爲柎椀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柎椀也
我借椀也春秋傳曰我舟發梁所能順完杞柳不傷其性而
成其柎椀乎將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爲柎椀乎言必殘賊也
如將賊杞柳而以爲柎椀則亦將戕賊人以爲
仁義與
孟子言以人身爲仁義豈可復殘傷
率天下之
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以告子轉性爲仁義若
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
必子之言夫孟實辭也
疏
告子至言夫。正義曰此章言
變而後成孟子拂之不以言也告子曰至爲柎椀告子言
人之性譬若杞柳義若柎椀也以人之性爲仁義告子言
以杞柳之木爲之柎椀也杞柳之性爲仁義告子言
器之似杞柳之木爲之柎椀也杞柳之性爲仁義告子言
能順杞柳之性爲柎椀乎必子之言夫孟子曰子能順
能順杞柳之性爲柎椀乎必子之言夫孟子曰子能順
然後爲之柎椀也如將斤斧殘賊杞柳而後以爲柎椀
將殘賊人之形軀然後以爲仁義與且率天下之人而

謂仁義之道者是亦必子之此言也蓋孟子所以辨之以此蓋
 謂人之性仁義固有不可此之語也蓋孟子所以辨之以此蓋
 柳相柳至素正義曰案說文云把柄把柄少也西也○註此
 屈木也所謂器似升屈木作是也詩云北山有花南山有
 華文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
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
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水圓也謂湍水湍繁水也告子以
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
本善不善
之性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
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
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
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
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曰水誠無分
於東西故決之而

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
 水之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
 願也人也以手跳水可使過額數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
 勢所誘迫耳猶是人也
疏 告子至是也○正義曰此章言
 言其本性非不善也
失其素直具以守正性為君子隨曲折為小人者也告子曰
性猶湍水也至東西也告子言人之性猶湍水好下迫於勢
紫繩之勢也紫繩之性無分於東西也孟子言水之性無分於
西水無分於東西也孟子言水之性無分於東西也孟子言水
東水無分於東西也孟子言水之性無分於東西也孟子言水
下也人無有不善也孟子言水之性無分於東西也孟子言水
而其勢如是人之性無分於東西也孟子言水之性無分於
也以其勢如是人之性無分於東西也孟子言水之性無分於
也○註湍者圓也○正義曰說文云湍急湍水又云湍水謂
也○沙上也○謂紫繩之水者然其水流沙上紫繩之勢湍然
告子曰生之謂性
凡物生同類
孟子曰生之謂

義者乎將謂敬老者為有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
且敬老者已也何以為外也
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
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
也告子曰愛從已則已心悅故謂之內也曰昔者秦人之炙
無以異於老且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
炙亦有外歟孟子曰耆炙同等情出於中故楚人之老與
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炙之疏告子曰食色至亦有外
意豈在外邪言楚秦喻遠也
者雖從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疏告子之
或者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
子言人之嗜其甘食悅其好色是人之性也非內也孟子曰何
自外而入者也義在彼非在我故為外也非內也故問之曰何
以謂仁內義外也孟子曰彼長而我長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言彼

人之年老而我從而敬長之非有長在我也如彼物之色白
而我從而白之是從其白於外也我故謂義為在外也曰異
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我故謂義為在外也無
以異於長人之長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我故謂義為在外也無
之曰彼長而我長之異於彼白而我白之也於白馬之白也無
無以異於白人之色白也異於彼白而我白之也於白馬之白也無
長人之長老乎以其是則有異也蓋白馬之白與白人之白
者彼白而我白之耳我何容心於其間哉固無異也長馬之
長與長人之長則有欽不欽之心矣此所以有異焉以其長
人之長者有欽長馬之長者無欽是則長者有義乎曰吾弟
我而問之曰且謂長者為有義乎長之者為有義乎曰吾弟
乎故問之曰且謂長者為有義乎長之者為有義乎曰吾弟
則愛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又謂我之弟則親愛之秦人之
弟則我不愛是愛以外也告子又謂我之弟則親愛之秦人之
長楚人之長者亦敬長吾之長者無以異於長於耆吾炙至亦有外
故謂義為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長於耆吾炙至亦有外
戴孟子又以為秦人之炙而好之曰好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好
吾之炙為物耳則亦有如是也然則好秦人之炙亦無以異於好
吾弟則愛之以此者蓋謂仁義皆內也以其秦人之弟則不愛
吾弟則愛之愛與不愛是皆自我者也告子謂之以我為悅

則是矣吾之長者吾長之也人之長者亦長之也亦皆自
我者也告子又謂之以長為悅則非矣是亦猶秦人之與
吾之多雖不同而皆之者皆自我也如是則義果非生於外
者也云云實周書曰黃帝始燔肉為食是也秦楚所以喻外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亦以
為義外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而公都子曰以敬在心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敬誰也曰敬兄公都
當敬也酌則誰先則誰先酌酒曰先酌鄉人曰公都子
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曰所
敬者兄也所酌者知人也如此公都子不能答以告
孟子公都子無以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
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乎

告子上

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
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使
答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以在實位
故先酌之耳庸常以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
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
也隨敬所在而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
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
敬之猶飲食從人所疏孟季至是亦在外也○正義曰此
欲豈可後謂之外也疏章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
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者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猶若告子以爲
義外故問孟子曰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而行之故謂義為內
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敬誰也曰敬兄公都子曰當敬兄之兄
於已之伯兄一歲則當敬誰曰敬兄公都子曰當敬兄之兄

任處守者
所謂季任為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弟在位故敬之也
敬弟則又問之曰如敬弟則安在敬其叔父也
彼季子將曰敬叔父則問之曰弟為主則誰敬叔父乎
曰至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謂公都子曰敬叔父於孟子
告孟子公都子於此遂無言以應答而乃告公都子於孟子
非由內也季子又言所敬在兄是敬在此則在彼果在彼
在彼是義果在外者也非由內而出之也公都子不能以
曰至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謂公都子曰敬叔父於孟子
敬弟則又問之曰如敬弟則安在敬其叔父也
弟在位故敬之也
主位故先敬之也
季子問之至非由內也
則敬之敬已之弟則亦敬之是隨敬所有則敬在外非由內
也公都子曰冬之第則亦敬之是隨敬所有則敬在外非由內
以此乃曉其理故自又以冬夏所飲水如飲而時季子之感也
言冬寒之日則飲湯夏熱之日則飲水如是則飲食亦在
外皆也蓋謂湯水雖異名然得其寒熱而飲之者在我而巳
心然也借敬叔父敬弟雖有異然而能敬之者在我而巳
在我則敬在內而心之者也安得謂之在外乎季子所下卷
任處守者

性上

公都子道告子曰為人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
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
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子曰或曰或為可教以善不善亦曰告子之意也故文或
武聖化之起民皆言為善幽厲興之起民皆好暴亂
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
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
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公都子曰或人者以為各有性善
使之為善瞽瞍為父不能化舜為惡紂為君又與微子比干
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其二子為不仁是亦各有性也矣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歟
公都子曰告子曰人之性盡善
然則彼之所
言皆為非歟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
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若順也性也
情也為善

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云此哀感之情情從性也德順此
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作善者非善者之善
也若為不善者非所謂受
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
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
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
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
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
失之或相倍從而無善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銷鑠我也求存之則可
得而用之舍繼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或至
於無善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
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
下愚不移者也譬若呼彼
天不成之八所謂童昏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告子上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
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蒸民之篇言天生蒸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
秉彝常也常如美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是善者
也疏公都子曰至誠德曰正義曰此章言天之生人皆有
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趨高下自懸賢愚行殊尋其
本者乃能一諸者也公都子曰至於然則彼皆非人者公都子
問孟子以謂告子言人之性無有善亦無有不善但在人之
所為如何耳或有謂人性可以為善又可以為不善但在上
所化如何耳如此故文王武王興起常以善養人則民皆
好善至幽王厲王興起常以攻暴虐於民則民皆好其暴
亂或有人又謂人有性善有性不善亦在所化稟之於天而
已如此故以堯帝之為君而有象之傲為臣以瞽瞍之頑為
父而有舜之聖為子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
王子比干之賢為臣今孟子乃曰性皆善是則告子與或
人之言者皆不是歟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
以為善矣至若是懿德孟子言人之乃順其情則皆可以為
善矣是所謂性善也若夫人為不善者非天之降才爾也

其所以為不善者乃自汨喪之耳故言非稟天才之罪也且
情性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則有三名故曰
性曰情曰才蓋人之性本則善之而欲為善者非性也以其
情然也情之能為善者非情然也以其才也是則性之動則
為情而情者未嘗不好善而惡惡者也不故為善者乎而
才者乃性之用也而才者上有以達乎天下有以達乎地中
有以貫乎人其有不能為善者乎此孟子所以曰乃若其情
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言則
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智也者已說於前矣蓋以謂隱羞惡恭
懼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也人能順此而為之是謂仁義禮
智也仁義禮智即善也然而仁義禮智之善非自外銷鑿我
而亡之也我有生之初固有之也但人不思而求之耳故曰
求則得之存舍而弗求則亡之矣然人所以有善有惡其善
惡相去之遠或相倍蓰或至於不可計其多少如此之絕遠
善是不能自盡其性才者也言才無有不能為善者矣但不
能盡其性而為之耳故詩大雅蒸民之篇有曰上天之生衆
民有由則有所法則民之秉性其常善故好是美德而已所
謂常而善也所謂善即美德也如美德者即仁義禮智是也
孔子論亦云為此詩之人其能仁道者也故言有物必有則
民之秉性故好是美德也然所謂物者即自人之四肢五臟

孟子

六腑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無非物也所謂
則者即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兄弟信之於
朋友也是無非有物則有則也由此觀之孟子所以言至此
者豈非人性皆善者邪故有物必有則是謂性之善也能秉
其善是謂才也如是懿德是謂情也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是能順其情以為善而才從之者也。註紂與微子
比干有兄弟之親。正義曰案史記出家云微子啓者紂帝
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又云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
是知有兄弟之親矣。註大雅蒸民之詩。子孟子曰富歲
○正義曰此蓋尹吉甫美宣王之詩文也。子孟子曰富歲
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凶歲飢饉也
暴惡也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也以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
飢寒之厄陷溺其心使為惡者也。今夫麩麥播種而
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
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他有肥磽雨露之養

人事之不齊也齊麥夫麥也詩云貽我來燕言人性之同如此齊麥其不同者以事兩澤有不

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

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也其指覺者以心知耳故體類與人同故

也舉相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貴

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龍子古賢人也雖不知足小大亦履者猶不更

得我口之所著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

人殊若天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

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

下之口相似也人口之所著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為知味言口之同也惟耳亦

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目亦猶

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

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言人之性皆同也

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

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

口心所同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疏子

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如芻豢之悅口誰不同也

曰至我口正義曰此章言人稟性但有好憎耳目口心所

悅者同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麩麥不齊兩露使然者也孟

傳者文林
之美好者狂人也且辭也箋云人之好色不住魏子都友
往觀狂醜之人此是知子都為美好者也○章性曰芻豢
養曰豢○正義曰說文云牛
馬曰芻犬豕曰豢是其解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下

告子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貌牛山未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有草木則非山之性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乎

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猶此山之有草木也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自長仁義乎且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言不遠也則其且晝之所為有格三之矣格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且晝日晝也其所為萬事之所息也格之反覆則害于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惡人禽獸之行以為未嘗有善本性此非人之情也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誠得其養若雨澤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夫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

告子上

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存縱之則亡莫知其鄉猶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為若是也疏孟子曰山木茂人則稱仁也孟子曰牛山之木至惟心之謂與山言牛山之木常為秀美矣然以其為郊國之外也發之以斤斧之伐可以為秀美乎言以其斤斧常伐之則不可為美也雖為斤斧所伐然以其日夜之所長息雨露之所潤澤非無萌芽絲葉生焉奈何萌蘗既生而牛羊之高又從而收養於其間是以牛山若彼濯濯無草木之貌也人見其濯濯然無草木以為牛山未嘗有材木焉是豈牛山之性無草木哉言牛山之木常有其材木耳其所以無之者但斤斧牛羊從而放去其良心而無仁義者亦如斤之伐於牛山之木也

是日而伐滅之何為美材乎言不可為美材也言牛山曰矣以其牛山日夜所息長草木莫不欲秀茂為美而惡其斤牛羊殘害之為惡也人之平日之氣尚未有利欲涓之則氣猶靜莫不欲為之善也而惡為之惡也但人平日之氣則所以為日之中矣且人於平日之時其氣未有利欲事緒

以動之則未必不善矣以其善則存於此時也亦如牛山日
夜所長草木無以斧斤牛羊殘害之則未必不美矣以其萌
藥生焉而美固已有矣奈何斧斤牛羊又從而殘滅之亦若
日晝所為利欲以害之者焉捨手撤也則欲之制善使不
得為猶若之制手也捨之反覆其情緒不一則夜於平日之
氣不足以為存既不足以為存而為刑欲萬緒不一則其
異於禽獸之行不遠矣以其近也人見其為禽獸之行者而
為未嘗有才性焉是豈人之情為如是哉言非人之情也言
人情本欲為善矣其所以終而為者但利欲從而消如牛山
故苟得其所養無物不長苟失其所養無物不消如牛山荷
則無物不長矣如牛山荷為牛羊從而牧之與口畫所為而
若亡之是失所養者也其則無物不消矣孟子又引孔子云
操持之則存縱舍之則亡其出入徇物而不有常時莫知其
所向之鄉惟獨心為若是也此孟子所以言人心性本善
但當有常操而存之者矣○註牛山齊之東南山○正義曰
蓋亦以理推之亦自可見故傳所謂齊景公問曰牛山無
遊於牛山之上是亦知之為齊之山矣
乎王之不智也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雖有不智而孟子不輸之故言此也雖有

君子止

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
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
有萌焉何哉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芽生也今夫弈之為數小
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博也或曰圍碁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數枝也雖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
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
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
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
然也有人名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弈曰弈秋使教二人弈其一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一人志欲射鴻鵠故不

如也為是謂其智不如此也曰非也以
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智亦若是
章言奔為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其道何
由能成者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至非然也孟子言
時人無怪齊王之不智也以其孟子不輔佐之故云之此言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如一日溫煖以暴之乃十日寒凍以殺
之是以未有能生者也雖有能生之者然於我見之亦少矣
我自輔佐齊王而退歸而姦佞諂諛齊王者至多矣然而我
尚如有心欲使王明而為善是如之何哉孟子言之以此者
蓋謂吾君不能者是謂賊其君者也所以言時人無或乎王
之不智也當輔佐君為之而已孟子輔佐齊王既退而姦佞
之臣又陷君於為惡故有激而云此也蓋天下易生之物譬
齊王以為善也一日暴之喻孟子一人輔之齊王也十日寒
之喻姦佞臣之衆陷君於為惡也陷君於為惡者如是之衆
則齊王所以不智也喻君於為惡也今夫譬之奔秋但為
技數雖小技如不智也喻其心致其篤志則亦不得精也是故
奔人名秋者通一國皆稱為善能奔者也使秋誨其二人奔
其一人專心致志唯奔秋之言是聽一人雖聽之其一心以
為有鴻鵠之鳥將至乃思援弓繳矢而射之雖與皆學夫奔
秋然亦不若其專心致志者精矣為是弗若之者非謂其智

弗若也以其不專心致志而聽奔秋之誨故也此所以曰為
是其智弗若與繼之曰非然也言不然而孟子所以引為此
者蓋謂齊王不能專心致志惟賢是聽但為姦臣之所諛佞所
乎柰齊王不能專心致志惟賢是聽但為姦臣之所諛佞所
以如不為善矣然則時人亦不可謂齊王不智特當輔之而已
然既輔之亦當齊王能專心致志聽從之然後可矣孟子所
以既退而尚如有萌焉柰何終輔之而齊王姦佞諂諛之衆
而不能聽從為善耳此故以奔秋喻已而以鴻鵠喻姦佞其
一以為有鴻鵠思援弓繳而射之喻齊王雖聽已之言然不
專心致志惟在於鴻鵠耳。註奔博也至不得也。正義曰
案陽貨論語第十七之篇云不有博奕者乎而解奔為博也
說文云作簿苟戲也六箸十二棋也古者鳥曾作簿圍棋謂
之奔說文奔從井言速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圍而相
殺故謂之圍棋稱奔者又取其落奔之義也。註有人名秋
善奔。正義曰案傳記有云奔秋通國之善奔也有過者止
而聽之則奔敗筌汨之也又云疑首天下之善奔也有過者
過穹狐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是亦孟子之言與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

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熊掌魚以喻生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為耳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

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有不用不用苟生也苟不為苟患而得患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噤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人之賦者得此一器受也蹴爾也足以足踐爾與之乞人不察之亦由其小故輕而不受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言一簞食則貴器至於萬鍾則不復辨別有禮義與不鍾量器也萬鍾於己身何加益哉己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為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為之人窮乏者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

之鄉為身死而不受本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
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而食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為此三者為之
是不亦可以止乎所謂失其本心者也
義曰此章言舍生取義之大者也
彼納此蓋言其本心皆孟子言魚之為味
我所欲也至矣其本心者孟子言魚之為味
捨去其味而取熊蹯也以其熊蹯之味又有美於魚也
冰之物能凍在水者故為二者不可兼得也
能者所以喻義故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與義二者不可兼得也捨生而取義也
於主也如勇士不忘死也舍生而取義也
仁者皆以義為勝於死也是舍生而取義也
心之所惡疾者其以所惡有甚於生者哉不為苟得也
也如令人之所欲者無有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

告子上

而行之也今人之惡者無有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
不擇而為之也蓋可以得生可以辟患者皆是不義也故不
為苟得也患有所不辟也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不為
賢者以此心也如此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此心也但賢者能
之且以蓋一簞所盛之食一豆所盛之羹得而食之者則養其
生不得此而食者則餓而死然而嗚呼此咄而與之雖行道
塗之中凡人且不肯受而食之也如蹴爾踐履而與之雖乞
丐之賤人且以為不潔而不肯受而食也言萬鍾之祿則不
責辨禮義而受之者雖萬鍾之多然於我何足為益焉於我
何益以其已身不能獨食之也乃為宮室廣美供奉妻妾與
美供奉妻妾施與所不知之人窮乏者而已如是則向日不
簞食豆羹則身死尚不受今乃為宮室廣美供奉妻妾與
所知之人窮乏者而受為之如此是亦不可以止乎言此可
以止而不可止者也是謂失其本心者矣是忘其義者矣故本
心即義也所謂賢者但能勿喪亡此本心耳○註熊蹯○正
義曰察史記世家云宰夫肺熊蹯不熟晉靈公怒而殺之裴
駟註云服虔曰踏熊掌其肉難熟註鍾量器也正義曰齊大

夫晏子云已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哀憫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其人知求雞犬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之詳矣孟子曰至而已矣者孟子言仁者是人心也學以行之心也今有人皆有人之義者而人之路也人皆得而行之者也今有人皆有人之去其路而不行放散其心而不知求之者可哀憫哉且人有雞犬放之則能求追逐之有心放離之而不求追復然而學問之道無他焉但求其放心而已矣能求放心則仁子孟子義存矣以其人之所以學問者亦以精此仁義也

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

也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各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遠秦楚為指之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若人故也

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也

事也疏孟子曰至不知類也○正義曰此章言舍大惡小不

子曰至此之謂不知類也孟子言今人有第四指為無名之指屈而不信且非疾痛有妨害於事也如有人能伸者則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伸之以為惡其指之不若人也且以無名之指為無用之指則恥惡之不若人其心不若人則不知恥惡之謂為不知其類者也荀子云相形不如論心同

其意也蓋云秦楚者以其秦楚相去最為遠者也故取為已言指屈尚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伸况心即在於已為最

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

梓哉弗思甚也

洪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人皆知灌漑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者也宜孟子有是以言之誠曰此章言莫知養身而養其樹木失事違務不得所急所以誠未達者也孟子言桐梓之木方於可拱把之時人誠欲其生長皆知所以灌漑而養之者至於已之身而不知以仁義之道養之者皆人之愛保其身反不若桐梓之為急哉但人弗思村之而已故以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甚者也且誠之以此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

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身不愛焉則無

尺寸之膚身不養也

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告子上

善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舍貴養賤也務口腹者為小人治心志者為大人故也

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楛棘則為賤場師焉

其一指而失其有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

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驕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為肥長尺寸之膚哉亦以懷其道也疏孟子曰人之於身至貴哉正義曰此章言養其行也思慮者孟子曰人之於身也至於已取之而已矣孟子言人之於一身也無有所不愛也以其兼愛之矣兼所愛則

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為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為小人也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惡則惡不能奪之而已矣**疏**此章言天與人姓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者也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至何也者公都子問孟子曰世之人皆是人者也或有名為大人或有名為小人是如之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是如之何也從其小體以利益養其耳目之官是從其小體故謂之大人也從其大體以義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公都子未曉故問之曰既皆是人也或以從養其大體或從養其小體是如之何曰耳目之官至此為大人而已矣孟子又答之曰人有耳目之官不以心思主之而遂蔽於善慾之物既蔽於物則已亦已夫夫已已矣夫則思亦為物而已是則物交接其物終為物引之喪其所得矣惟心之官則為主於思如心之所思則有所得而無所

也如不思則失其所得而有以喪之耳是以天之所與付於我者所以先與立其大者則心是也既與立其大者則小者斯不能奪之矣小者則耳目是也以為之大人而已矣蓋耳目主視聽是以為官者也心君主官者也亦謂之官者以其亦主思故亦為官矣荀子云心君也旁中虛而治五官者也是以心思之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其耳目不為利慾之所蔽也所以從其大體而為大人也彼小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人爵從之要人爵自至**疏**孟子至此言古脩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終亦必三而已矣棄善忘德**疏**孟子至此言古脩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

者至終亦云之而已矣孟子言有所謂天爵者有所謂人爵者仁義忠信四者又樂行其善而不厭倦者其所謂天爵也自公卿大夫者是所謂人爵也此孟子所以自解之也自古之人備治其天爵而人爵自自然從之如舜耕於歷山樂取諸人以為善而堯自禪其位是謂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者也又如伊尹之徒亦是也今之人備其天爵而要求人爵從之利乞嗇間之祭者是其類也此孟子所以指今之人而言也如此者終亦必亡其人爵而已矣孟子曰欲貴者人之是故孟子所以有是言而勸識之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皆同欲貴有貴者在己身不願之則在己者謂仁義爵譽也凡人之所貴者故曰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者趙孟能賤之凡人之所貴者故曰非良貴也

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今開

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詩大雅既醉疏孟子曰至者餽仁義之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今開

梁矣膏粱細梁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此章言所貴在身不知求膏粱文繡已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至文繡也孟子言凡所願欲其貴者出人所同其心也其人皆欲之也然而人人有貴只在己者但不思之耳凡人所貴者非是良貴也良貴者不以爵而貴者是謂良貴如下文所謂仁義廣譽者具也且以趙孟晉卿之貴雖為所貴者然而趙孟又能賤之是人之所貴者非為良貴也此孟子所以引而論也以其趙孟者即晉襄公之臣趙盾者是也為晉卿然入為晉卿出則為盟主是謂貴矣奈何其賢則不及趙襄其良則不及宣子則所貴特人爵之貴耳如此得無既醉之酒既飽之德是言飽乎仁義者也其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乎察禮云公食大夫則稻粱為加膳則膏粱味之至珍者也然而不願人之膏粱則以仁義為膏粱今開

為顯服則文繡為服之至美者也然而不顧人之文繡則以
令聞廣善為文繡也蓋令聞者以其內有仁義之德則人特
不特見而善之又有以聞而善之者故云今聞令善令善
也聞名譽而人所聞之也廣譽者亦以內有仁義之德則不
特近者美喻之而遠者又有以美譽焉故云廣譽遠大也
譽美稱也凡此孟子所以教時人之云耳故論君子貧而樂
如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者是之謂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
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
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
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水勝火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
謂水不勝火為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 疏 孟子至此章言
仁之甚者也亡猶無也亦終必亡仁矣 疏 正義曰此章言
為仁不至不反諸已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云
矣為道不卒無益於賢者也孟子言為仁勝強於不仁也若
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火不熄滅則謂水不勝火以為不仁

勝仁此又與於不為仁者又甚之也以其有過於不為仁者
也是亦終必亡其仁矣且如湯武之至仁然後勝桀紂之至
不仁也今之為仁但以轉粟移民之為仁而望民多於鄰國
以羊易之仁而欲朝秦楚而無四夷是若一杯水而望救一
車薪之火也此所以終必亡其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
仁矣此吾孟子所以有救而云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
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美稗夫仁亦在乎熟之
而已矣 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則不如美 疏 正義
章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美稗是勝是以為仁以
其成也孟子言五穀者是天下種之美者也苟五穀不成則
不勝美稗之所奮夫仁者亦天下道之美者也苟為仁不成
則不勝不仁之所害故云夫仁亦在乎成之而已矣此章與
前章相類亦若齊宣有愛牛之仁而功不至於百姓受惠有
移民之仁而民不加多於鄰國是為仁不成之過也五穀已
說於前矣云美稗者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
即木中之莖章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
學者亦必志於毅 羿古之善射者毅張弩法的者用
思要時也學者志當得射者之張

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攻木工規

所以為圓也矩所以為方也誨教也教人必須規矩學者以仁義為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
矩○正義曰此章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殺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仁道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孟子言弄為善射者其教人射必志在於勢勢者張弓也張弓以其力分之所至處也言弄雖善射其教人亦必求之於力分之內也大匠為攻木之工者其教誨人為匠必在於規矩規所以為圓之度矩所以為方之度以其規矩為法度之至者也言大匠誨人亦必求之於法度內也弄教人既求之於力分之內則學之者亦必求於力分之內矣大匠誨人既求之於法度之內則學之者亦必求於法度之內矣然必皆求於力分之內者以其力分所不到則射亦未如之何矣法度者亦如是矣此喻人以道教人而學之者亦如此耳如皆不求之於力分之內與法度之內則於道終亦不得矣○註弄古之攻射者與匠為攻木之工者○
正義曰此已說於前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百九一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趙氏註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卷趙氏分為下卷者也此卷十有六章其一章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若有偏

殊從其大者二章言天下大道入病不由不患不能是以曹

交請學孟子辭焉三章言生之勝下一體而分當親而疎怨

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為愆也四章言上之所欲下

以為俗五章言君子交接動不違道尊見之儀亢谷不差其

六章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七章言王道

浸衰轉為罪人八章言招携懷遠貴以德禮義勝為上戰勝

為下九章言善為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十章

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十一章言民無信不立十三章言好善從人

除害普為人也十二章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為上禮貌次

聖人一槩十四章言下矣十五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

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十六章言學而見賤耻之大者教誨之方或

感激乃奮其意十六章合上卷二十一章是告子之篇有二十六章矣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任國之人問孟子弟子屋廬子曰禮重禮重者為重曰禮重禮重者為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禮重者為重曰禮重禮重者為重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禮重者為重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禮重者為重必待禮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禮重者為重子曰於答是也何有禮重者為重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禮重者為重

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鈎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此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往應之曰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得食則將終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禮重者為重

然後食乎任人意以為不待禮而食也禮重者為重行親迎之禮任人意又

以爲不待親迎也所謂禮食者案禮云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之謂所謂親迎者又案禮云夏氏迎於庭商人迎於室周人迎於戶凡此是也今任人不知此爲重故以食色並而問之屋廬子不能對明人之問乃明日往鄰國以任人此言告於孟子孟子曰於是答也何有至則將樓之乎孟子見廬子不能答此言乃而嘆之曰答此之言何有難乎何爲不可答也言凡物有常如不揣量其本但齊等其末則雖方寸之木可令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峯也此乃齊等其末而不量其本之謂也言雖可謂之一帶鉤之金與一車羽毛之謂哉是亦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謂也以其端之以本則方寸之木不能過於岑樓一帶鉤之金不能重於一車之羽也如不揣其本則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此喻之何啻食爲重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此並之則何啻爲色重也如此是猶積累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積疊一車之羽毛可使重於一鉤金也是則任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且爲不以禮食則飢而死則人誰不以食爲重也不親迎則得妻則人誰不以色爲重也故孟子所以於此又教之屋廬子使往應於任人曰終矣其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其食不終矣之則不得其食則將可

以終矣兄之臂乎踰越東家之牆而牽其處女則得爲之妻不牽之則不得爲之妻則將可以牽處女乎言不可如是也故以平言之所謂東家則託此言之矣如謂鄰家也然而鄰亦有西南北何不言之蓋言東則西南北不言而在矣○註任國○正義曰任薛同治之國在齊楚之間後亦有案文在孟子居鄒之限○註岑樓山之銳峯也○正義曰釋云山小而高者曰岑是知岑樓即知爲銳嶺之峯也曰樓者蓋重屋曰樓亦取其重高之意也○註云處女○正義曰未嫁者也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曹交皆言之弟交名也答曰然皆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行仁義而已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交聞文王皆長而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何之何曰美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

亦為烏獲而已矣夫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為之乃為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雞則謂之無力人言我能舉百鈞百鈞三十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梁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為烏獲才也夫一匹雞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徐行後長者謂之第疾行先長者謂之

不第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長者

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遠不肯為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

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

祭之服誦祭之言行祭之行是祭而已矣子服

子服

而受業於門君假館舍備門徒也曰夫道若大

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

師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不少也

也疏曹交至餘師○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大道人病不求也

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曹交請學孟子辭之者也曹交問曰

問孟子曰凡人皆可以為堯舜二帝有諸否乎孟子曰然孟

子答之以為誠如是也交聞文王十尺至如何則可者曹交

又言交嘗聞文王身長十尺湯王身長九尺今交身亦長九

尺四寸但獨食粟而已當如之何則可以為堯舜曰奚有於

是至是祭而已矣孟子答之曰何有於此言之謂乎言非論

身長短之謂也所以為堯舜者是亦為之而已且託今有人

於此其力不能舉任三千鈞之重則為有筋力之人也如是言則

能舉烏獲千鈞之重任者此亦足為烏獲之徒而已矣且夫

人豈以不能舉勝一匹大之雞小為憂患哉但不為之耳如

用力舉之則勝矣以言人之所欲為堯舜者豈患其不能為

之執亦但不為之耳且以徐緩而行後於長者是謂之弟順
急疾而行先於長者謂之不悌順夫徐緩而行者宜凡人所
不能如是哉但所不為徐行之矣夫堯舜二帝之道而已子
今若身服堯之法服以衣服不越禮口誦堯之法言以其言
有法度所行則行堯所行堯所行之迹以其行不淫虐如此
是亦為堯之徒矣若子於今身乃服祭非常之服口誦諸儒
之言所行乃行桀淫虐之行如此是亦為桀而已矣交得見
於鄉君至於門曹交聞孟子之言至此乃曰交得見鄉君可以
因而假館舍願留此而受業於夫子之門而學於孟子也曰
夫道若大路至餘師孟子乃答之曰夫道若大路較然易行
也豈為難知者哉言不難知也但人病不求之耳子歸曹而
自能求之而行其道亦不少師也何必領受業於我孟子所
以辭之而已抑亦不背教誨之謂也○註鈞三千斤○正義
曰已前篇說之矣○註烏獲有力人也正義曰案皇甫士安
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之徒並皆歸焉秦王
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六國時人
也孟子假是而開關曹交之蔽而已矣 公孫丑問曰

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

怨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曰固哉高叟之
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鬪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
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鬪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
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問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
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死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
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
傷高叟不達曰凱風何以不怨詩邶風凱風之篇也公
詩人之意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
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
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

于天○正義曰按史記云幽王嬖愛褒姒以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曰后并去太子宜曰以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後立為平王者是宜曰者也以此推之則伯奇宜曰也故小弁之詩註云幽王娶申女太子宜曰又取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故宜曰將殺之故也○凱風至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懼之○正義曰凱風美孝子之詩也云莫慰母心者註云慰安也言有子七人無以安母之心也云行有死人尚或懼之者註云禮路也○云云相視投之行道也視彼人將小免尚不驅走之若道中有死人尚有覆壘之成其謹者言其心所不忍
宋控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
宋控將地名也道馮開欲何之也
曰吾聞秦楚備兵
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
說而罷之三王我將有所遇焉
怪自謂注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
子孟

宋軻自稱其名曰軻不詳問其指欲如何說之
曰我將言其不利也
將為三
之言與兵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
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
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
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
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孟子
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各號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
傳士樂之而悅利則尊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
從而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
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

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
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
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
王者夫之有也何必曰利以仁義之道不忍與兵三
仁義相按可以致王疏宋柳至何必曰利○正義曰此章
何必曰利為各也
石丘曰先生將何之宋柳至何必曰利○正義曰此章
國地也孟子乃問之曰先生將何往曰吾聞秦楚構兵至我
將有焉焉朱柳至何必曰利○正義曰此章
論而能之如楚王不悅我我將何往曰吾聞秦楚構兵至我
故自稱名曰利也請無敢問其詳悉願聞其指意說之將如
兵之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至何必曰利孟子又答之

孟子

曰先生之志則誠為大矣先生之名號則不可用也先生
以利說秦楚二王秦楚二王悅於利是必罷三軍之眾萬
五千人為軍三軍之眾乃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如此是
人子者又懷利以利事其父為人弟者又懷利以利事
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皆以利相持待然而不自止者
言必亡其身矣先生將以仁義之道說秦楚之王秦楚
而悅於仁義而罷去三軍之眾也如此是二軍之士卒
子者懷仁義而相持待則父子兄弟乃去其利而相持
既懷仁義而相持待則父子兄弟乃去其利而相持
此則不為王者未之有也言如此則可以為仁義則其
以說之乎蓋為利則其害至於此則可以為仁義則其
故曰何必曰利也此孟子所以持仁義之道教宋柳至
辨異懸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感
是宋柳也揚僚云朱柳至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顯到

如儀不及享獻之物是曰不事以其無儀法雖有物以事之
但亦如不享耳惟在上者不役使下之志於享也是以我不
見諸子者為其儀不及物不役使下之志於享也是以我不
也屋廬子悅至得之平陸屋廬子已曉故問孟子言而不喜
悅或人見屋廬子故問之曰此洛誥云是謂之謂屋廬子也
之曰季子以其守國故不得越境親至鄭國見孟子故但以
幣交孟子孟子所以往而見答也儲子為齊相得循行國中
可以親至平陸見孟子然以不親見之但亦以幣交之是
不尊賢者也是所謂儀不及物為不成享也孟子所以齊
故不見而答之也○註任薛之同姓正義曰案魯隱公十一
年左傳云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
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社誥云薛任
姓也齒列也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社誥云薛任
正義曰此篇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此洛
誥之篇也孔安國云既成洛邑將欲成王告以居洛之義也
云享多儀至惟不役志于享昔案安國傳云奉上謂之享言
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於禮物惟曰不奉上矣
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此之惟曰不奉上矣
見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

告子下

在三鄉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
如此乎淳于姓見名也齊之辨士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
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鄉謂孟子嘗處
此三鄉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孟子曰居下位
不以政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
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
同道其趨一也伊尹為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
之如何者五思濟民異得施行其道也此
貢人雖異道
所履則一也一者何也髮問一曰仁也君子亦仁而
已矣何必同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於仁
仁而已髮為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巨魯
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魯曰

公時公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也子思孔子之孫也
 二人為師傳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
 賢者無所益於國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
 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歟孟子云百里奚所
 無賢國亡何但得
 削豈可不用賢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
 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
 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
 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
 則髡必識之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泉
 源在左淇水在右頌人之篇曰河水洋洋此
 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夷淇水而河西
 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縣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縣駒處
 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族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
 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則勉其哭髡曰

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為之而無功者髡不聞
 也有功乃為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
 必識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
 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
 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
 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孟子言孔子為司寇為魯
 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則多言為燔燔
 云燔多芬芳反歸其舍未及稅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
 為不得燔肉而溫也知者以為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
 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言不欲
 為誠欲急去也眾人固不識君子疏淳于至不識也○正
 之所為謂髡不能知賢者之志也義曰此章言見機而
 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實淳于
 雖辨終亦強服正者勝也淳于冕曰至固如是乎淳于冕齊
 國之辨士也淳于冕問孟子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
 自為也言名生於實者也有功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進而

治國濟民則名利在後故後名實者為先故先名實者為人退而獨善其身
則功利在後故後名實者為先故先名實者為人退而獨善其身
中而名實未加及於上而實者為先故先名實者為人退而獨善其身
以為仁人必不加及於上而實者為先故先名實者為人退而獨善其身
其上也無以輔佐君而治國下無以惠澤而濟民也孟子曰
肖其德也者孟子曰君若此則民歸之若水也夫君子之於民也
肖其德也者孟子曰君若此則民歸之若水也夫君子之於民也
於禁者是伊尹也所謂伯夷非其君不事是矣五就於湯五就
惡汙君不辭小官也所謂伯夷非其君不事是矣五就於湯五就
能流我哉既窮而不憚遺佚而不怨是矣此三子者雖進退焉
之道不同然其所履則一而已君子亦一者何也此三子者雖進退焉
其德一者是何也曰仁也仁也君子亦一者何也此三子者雖進退焉
其德一者是何也曰仁也仁也君子亦一者何也此三子者雖進退焉
下惠之仁則見於必退以清伊尹之仁則見於必退而為和如此則
退行止亦仁見於必退以清伊尹之仁則見於必退而為和如此則
亦所以引此三子而前首蓋謂之去齊是亦伯夷之清也孟子曰
至無益於國也故以是答焉于堯曰魯魯公之時公儀休為執政之
卿孔子以為師傳之臣而魯國為敵國所侵則益甚矣此是實

者不能操之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也曰虞不用百里奚
至何可得者孟子曰又答之曰虞君不能信用百里奚
云其國秦繆公任用之而得為霸是則不能信用百里奚
矣何持止於見則秦而繆公曰前何可得蓋百里奚知虞公之
不可諱而去之秦而繆公曰前何可得蓋百里奚知虞公之
夫是其事也又說於萬章曰往曰衛之善謳詠者蘇駒居於高唐而齊
而西河之人又善歌齊之善謳詠者蘇駒居於高唐而齊
之人又善歌齊之善謳詠者蘇駒居於高唐而齊
周把梁皆死於我事其二人妻哭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而
皆効其哭是以如此歌哭者尚能變化其俗則有諸中必見
於外如無其動者髮未嘗見之也如此是故無賢者也有賢
者則如無其動者髮未嘗見之也如此是故無賢者也有賢
不能明孟子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亦徒疑之矣故引不賢
復譏於孟子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亦徒疑之矣故引不賢
冠至衆人固不識也孟子曰齊右地也曰孔子為魯國司寇之
不得用其道從魯君宗廟當賜大夫以爵孔子者以謂
孔子者以謂孔子者以謂孔子者以謂孔子者以謂孔子者以謂

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微罪以其孔子為司寇大夫之官
凡有祭則大夫之黨黨從君祭既祭之人固不能識而不知也
罪矣然則君子之所為者庸眾之人固不能識而不知也孟子
言此者又有以譏謂也○註淳于棼也○註淳于棼至然也○
豈淳于棼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魯多辨數使諸侯
未嘗屈辱齊威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酒不治委政
於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之○左右莫敢諫諍
於國中自大夫云云○文公恐煩更不具述○註見曰魯穆公
賢曰國中自大夫云云○儀休為執政之知者案史記云公儀休
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
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漢書曰公儀子相
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
吾以食祿又奪園夫織女利乎是公儀休執政之事也○云子
柳泄柳也○禮弓云子柳鄭註云子柳魯敬仲皮之子也○
也○子曰思孔也○已說於前矣○註孟子云百里奚去國至賢也
正義曰云百里奚所去國三所在國霸者即經所謂知真子
將云而先云之相秦而霸其君是也○云何但得削者如揚子
云或人問魯用儒而削其君是也○註王勳儒之善謳至知之○
敬於天下安得削亦是意也○註王勳儒之善謳至知之○

告子下

正義曰云豹衛之善謳者註案衛詩淇水在衛地說文云
淇水出河內其北山東入河又晉世家云晉西有河與秦
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是也○竹竿碩人皆衛國之詩也○云高
唐齊西北是也○齊莊公元年晉伐齊至高唐杜氏曰高唐在祝
河縣西北是也○云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案
魯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還自晉不入遂襲莒杞梁華旋載
甲夜入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杜註云近莒之
邑也○莒子重賂之使無死口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
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
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杞梁之妻於郊使吊之
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弊廬在下
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室杜註云杞梁杞殖也○華周即華
旋也○或云齊莊公襲莒逐而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為之
崩○註孔子為魯賢臣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燔肉不至者○
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魯定九年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
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三年季
氏將墜費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聞
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於是誅大夫亂
政者少○正卯齊人歸女樂定公曰息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
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彼猶乎大夫則吾猶可止於是不

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
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據諸侯以伐諸侯者也
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延符述職皆以助人民
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
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指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
朝而至三則討之以六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
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凌牽諸侯以伐諸侯五霸桓公
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
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
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
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
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邊羅無有封而不告曰凡

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
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齊桓公
五霸之
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齊桓公
五霸之
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立東柯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
更桓公不取負之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己立世子不得擅
易也不得立愛妾為嫡妻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
敬老愛小恤孤寡客聘林勿忘忽也任為大臣不得世官
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私行戮也取士必得賢也立
賢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戮也無取違王法而
以已意設防禁也無過止禁羅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
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構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
今諸侯皆犯之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
故曰罪人也
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
諸侯之罪人也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
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也味
臣以諂媚逢迎之而道君為非故曰罪大疏也孟子至罪人
也。正義曰

言不得有私目封賞而不告於天子也五命之後於是又布
告之曰凡我同盟會盟之人自今既盟誓之後言當歸於交
好無更備怨也然今之諸侯皆也此桓公之五禁故曰今之
諸侯三正之罪人也五禁即五命是也長君之惡至今之諸
侯之罪人也者此一段孟子自解今之大夫為今之諸侯罪
人者也蓋自諸侯之下皆為大夫者也言君有惡命臣長益
而宣布之其罪猶小以其但不能距逆君之命也君之惡未
著而為之臣乃為媚逢迎而尊君為非故曰其罪大以其有
以啓之也然今之大夫皆有以迎君之惡而啓之故曰今之
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五霸至者也正義曰云齊桓晉
文至楚莊五者今案史記諸侯年表云周莊王十二年齊桓
公小白即位周釐王三年始霸會諸侯於甄周惠王二十
三年諸侯伐鄭周襄王元年夏會諸侯于葵立天子使宰孔
賜昨命無拜襄王九年卒是桓公自釐王三年始霸至卒凡
得四十二年晉文公重耳自周襄王十六年即位是為霸五
年卒諸侯以伐曹襄王二十四年襄王即位凡得九年而已宋
襄公效文自周襄王二年即位十三年伐楚十四年死泓戰
是歲襄王十五年矣秦繆公任好自周惠王十八年即位二
十八年會晉伐楚朝周是歲周襄王二十年三十五年伐晉
報殺敗于汗三十九年卒以人從死是歲襄王三十一年矣

楚莊王自周頃王六年即位十三年伐陳十六年率諸侯
誅陳夏徵舒立陳成公年三十二年薨是歲周定王十六年
矣云夏禹商湯周文也說於前矣○註齊相至罪人也正義
曰云與諸侯會于葵丘案魯僖公九年左傳云夏會諸侯于
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秋齊相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
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是之謂也是歲所謂周襄王元年
矣云誅不孝者如衛世子輒拒其父蒯聩楚世子商臣弑其
父凡此之類是不孝者也云無易其世子者如晉獻公立奚
齊以易申生是易世子者也云無立愛妾為嫡者正妃曰嫡
也如晉獻公於驪姬是以愛妾為嫡也云尊賢養才者如南
有嘉魚之詩云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菁菁者
莪之詩云樂育才也凡此是尊賢養才之意也云敬老愛小
恤矜寡孤如周禮大司徒之職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
幼二曰養老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是其旨
也云賓客羈放無忽忘也周禮太宰職云以禮待賓客之治
是不忘賓客也孟子曰關而譏而不征是不忘忽羈旅也云
仕為大臣不得世官乃得世祿者如魯有臧孫氏仲孫氏叔
仲氏季孫氏晉有狐氏趙氏荀氏郤氏欒氏范氏齊有高氏
國氏崔氏衛有甯氏孫氏是皆世官之類也孟子曰文王治
岐士無世祿是世祿之謂也云無曠庶僚者孔安國云僚官

也曠空也尚書註云無曠庶官夫工人其代之位非其人為
空官言入代天理官不可以大官私非其人亦具官而事無
攝則為非禮孔子曰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所以譏諷之矣
云取士必得立之無方者如桓公取管仲於賊國湯立賢無
方是矣若晉○齊之於里克陳靈公於夏徵舒是取士不得
矣云不得以私怒行戮者如文公六年左傳云賈季怨陽子
之易其班而知其無援於晉乃使續鞠居殺厥父成公八年
晉殺其大夫趙括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十六年楚殺其大
夫公子則也是也凡此之類春秋書之四十有七是專殺大夫
也云無敢違王法而以已意私設防禁者然而此意亦通義
矣奈何據其下文曰過羅則無曲防是為無曲防障其水以
專利者也故先王制畷遂溝洫所以為此矣是齊桓會諸侯
于陽穀公羊以為障谷會諸侯于葵丘穀梁以為無壅泉凡
此可見矣云無止羅如秦饑晉閉之羅是也云無以私恩擅
有封賞如成公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凡此五命
案左傳文則曰凡我同盟之後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而不
五命案公穀梁述蔡丘會有云無過羅無易立子無以妾為
妻無使婦人與國事無壅泉而不及誅不孝尊賢育材士無
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無有封而不告案公
羊述桓公陽穀之會則云無障谷無貯衆無易立子無以妾

為妻而不及無使婦人與國事其詳略與此不同蓋所以相
終始而已又案春秋凡書諸侯會者有四十九而齊桓十有八
焉內臣會凡二十有六而齊居四焉書外相會凡十有三而
齊居六焉案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孔子曰桓公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註云十
三年會比杏十四年會郵十五年會郵十六年會幽二十七
年又會幽信公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二十七年
五年會百戴七年會齊七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也魯欲使
慎子為將軍子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
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
然且不可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鬪是
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為魯一戰取齊南陽慎子
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慎子
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慎子名不
知此言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
何謂也

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
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
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
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
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
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
人以求之乎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制
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
先祖常經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
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
王首子以為魯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言其必見損也但
取彼與此為無傷善仁者尚不肯為况戰鬪殺人以求廣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

已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當正道者
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也疏慎子至
正義曰此章言招携懷遠貴以德禮賤貨用兵義勝為上戰
勝為下明戰者也曾欲使慎子為將軍戰鬪孟子曰不殺民以仁
兵也魯國遂欲使慎子為將軍戰鬪孟子曰不殺民以仁
義之道而用之戰鬪是謂殃禍以害民也故好戰而殃禍
必至其民者不容於堯舜二帝之世也以其堯舜之世民皆
仁義如四凶者則誅戮之是不容殃民者也今欲使慎子
為將軍雖為魯一戰而遂取南陽之地然且猶不可况有不
勝者乎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之罪也慎子見孟子此
言乃勃然變頭而不悅而憤之曰此言則滑釐所不知也故
自稱名而為滑釐是以因知滑釐為慎子名也曰吾明告子且
於仁而已孟子乃與之曰我分明告子以其不可之意也且
天子之地方千里不關千里則其中無以待諸侯諸侯
之地方百里不關百里則其中無以待諸侯諸侯
常藉法度之文也謂先祖之典籍也周公之封於魯也其地
為方百里者也非其地不足而儉於百里然以不殺民
欲以敗王制也太公之封於齊亦無今魯國方百里之地有
五以其方五百里者也子今且以為有王者與作則此魯國
之地在所損之中乎在所益之中乎

務戰開取彼以與此也。是則仁者且不肯為而戰。開殺之。以
求廣土地乎。注慎子善用兵至南陽也。二義曰樂史記
慎到趙人也。學黃老道德之術。著十二篇。徐廣曰。慎子劉
向所定。有四十篇。墨子云。公輸子。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
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魯國之器
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雖殺臣不能絕也。於是楚王曰。善哉
吾請無交宋城矣。是慎子即慎到矣。荀卿非十二子篇註云
慎子與宋鈜孟子同時是也。墨子之云。則又知是為善用兵
者矣。云。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者。案尚書禹貢。岳陽
孔安國云。山南曰。陽岱山。即太山在齊國之南者。也。周公封
於魯。太公封於齊。案周禮。上公之地。五百里。齊魯是為上公
之封。則百里實封之。五百里。兼附庸之地也。今魯方百里。非
兼附庸也。安詩自廣而巳。禮記曰。周公封於曲阜。百里。史記
云。周封伯禽於魯。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是皆曠說不
足取也。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辟土
信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土
地。古之所謂民賊也。賊傷民也。故謂之賊也。君不鄉道

章下

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惡君聚斂以富之為富桀也。謂若
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
之所謂民賊也。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之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
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說由今之道無變
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
斷惡又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之政而疏孟子止居也。正義曰。此章言
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疏孟子止居也。正義曰。此章言
善為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期。變俗移風。非桀不
化以亂齊。民不知其善者也。孟子曰。至不能一朝居也。孟子
言今之世為臣而奉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廣關土。地充實
府庫。以其皆招克之人也。今之所謂忠臣。良臣者。皆古之充
王道世所謂為殘賊民者也。孟子於此。又言君既不趨向業
於道。其心之所之。又不志於仁。是為惡也。而為臣者。又招克
聚斂而求富之。是如富於夏桀之君也。又且曰。我能為君明
與敵國戰。必能勝。如此是今之所謂良臣。即古之所謂民

愈於禹丹各圭字也當諸侯之時有小水孟子曰子過

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

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

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子之所言過矣禹

海為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

洚於洚水之名仁人惡為之自以為愈於禹是子亦過甚矣

疏白圭至過矣○正義曰此意言君子除害普為人也白

圭擊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忘其大者遠者也白圭曰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圭各也趙注所以知其為圭字也孟

子與之曰子此言有過謬矣夫大禹之治水因水道而疏通

歸於海也此故禹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水害故當時民皆

得乎土而居之今吾子以鄰國為壑以受其害而又有逆其水

道且逆水者所以謂之洚水謂洚水即洪大之水也是為仁

人之所惡之也今子如是乃云有愈於大禹是吾子之過謬

矣○圭云所以言此者是又不知大禹不自滿假不自伐之

謂禹治水之必是又白圭未得禹萬分之一也且其孟

子難而開之以為過讓者矣抑亦

不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謂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

惡乎執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為

之聖者也孟子言君子之道捨信將安所執之邪

執言執君子之道特在乎信也亮信也然言亮而不言信者

蓋亮之為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君子之道惟明為能明善

在信為能誠身不明乎善不能誠其身矣是則君子不亮又

惡乎執歟以其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故論

語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是重信之至也

魯欲使

樂正子為政樂政子克也魯君

欲使之執政於國

子孟了曰吾聞之

喜而不寐喜其人道德得行

為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

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寐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

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

然則奚為喜而不

寐丑問無此三者

何為喜而不寐

曰其為人也好善孟子言樂正子

之為入也能好

善故為好善足乎且問以何好善曰好善優於天下

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

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詭詭

予既已知之矣詭詭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

之外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未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

之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詭詭

賤他人之言詭詭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詭詭之人發

聲首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士止於千里

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

居國欲治可得乎懷善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

便國治豈疏魯欲至得乎○正義曰此章言好善從人聖

亦道善六惡來道若合符者也魯欲使樂正子執政故言於

樂正子曰我聞魯欲使樂正子為政遂喜而不寐以其樂正子

將得行其道也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至曰否公孫丑曰

子此言以為喜而不寐乃問孟子曰樂正子有強乎曰否孟

子又否之曰無用也公孫丑曰又問曰有智慮能善謀乎曰

否孟子曰無以力勝也公孫丑曰又問曰有智慮能善謀乎曰

否孟子曰無以力勝也公孫丑曰又問曰有智慮能善謀乎曰

否孟子曰無以力勝也公孫丑曰又問曰有智慮能善謀乎曰

否孟子曰無以力勝也公孫丑曰又問曰有智慮能善謀乎曰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是之謂也○註善言見一善行

治也莊子云好言人之惡以爲善言○正義曰孟子曰

非而善言以爲善言○正義曰孟子曰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是之謂也○註善言見一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是之謂也○註善言見一善行

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
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
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
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
性曾益其所不能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傳說築傅巖
武丁舉以為相膠鬲殷之賢臣遭
紂之亂隱遁為商文王於雷斂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為
巨也上獄官也管仲自魯囚於於上官桓公舉以為相國孫
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為令尹百里奚三虞適
秦隱於都市穆公舉之於市而以為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
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之資絕
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首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
違仁因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以不能行之者也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
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人常以言諍思
過行不悞福然

後乃更其所為以不能為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也
於胃中而後作為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
魚原惟粹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入則無法家拂
前若齊威商歌桓公異之是而已矣

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
患而後知死於安樂也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弼
之土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

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
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三也安樂怠慢使人亡其知能者也
疏 孟子曰至安樂也○正義曰此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
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教
者也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至死於安樂也者孟子言舜
初起發自歷山畎畝之中而堯禪其位傳說築於傅巖之間
而高宗舉之為相膠鬲鬻販於魚鹽之中而商文王舉為賢
臣管仲為士官之囚而桓公舉為相國孫叔敖隱處於海濱
而楚莊王舉為令尹百里奚亡虞歸秦而隱於都市秦穆公
任之以為相故天欲降其大任與之卿相之位於此大也
必先所以為相故天欲降其大任與之卿相之位於此大也
疲瘠其皮膚又使其身空乏無資財所行不遂而拂戾其所

為又所以驚動其心堅忍其性曾益其素所不能而已又言
人常以過謬於後更改而遷善困瘁於心而無所通則其操
心也色橫塞其慮而思慮無所達而後乃能與作其大
枯槁之容而驗於色而後有吟詠嘆息之氣而發於聲則人
見其色聞其聲而後喻曉其所為矣又言西君者入為國
無大夫循守其職而為之法家又無輔弼諫諍之士出為國
外則無強敵之憂如是大國為危難之警如是者其國未為不
矣故曰國常亡如是則後因而知人以憂患謀慮而生以
安樂怠慢而死也故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註舜耕
歷山至不能行○正義曰自舜耕歷山至繆公舉之以為相
也是皆素史記之文也○註若屈原惟悴與穉穉商歌桓公
異之○正義曰素史記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事懷王為三閭
大夫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
之王怒而疎平復逐放之平乃遊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
憔悴形容枯槁時有漁父釣於江濱怪而問之曰子非三閭
大夫乎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
獨醒漁父曰聖人不長滯於物與出入移其情原曰吾聞
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吸其漕而哺其漕原曰吾聞
新沐者必振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察之賦懷石自投
者乎寧赴常流而葬魚腹中耳遂作長沙之賦懷石自投

雅必死後百餘年賈誼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投書以吊之
咸角歌者案三齊記云齊桓公夜出迎客寤戚疾擊其牛角
高歌曰南山矸白石欄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
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乃召與語說之遂
以為夫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
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絜也我
感此退自修學而為仁 疏 正義曰此章言學而見賤耻之
義是亦教誨之一道也 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
之方或所或引同歸殊途成之則者也 孟子言教人之道非
持一術耳以其多有也我之所以於不勸於人之行而不教之
者此亦為教誨之者也蓋謂多亦多術者有君子之五教或三
以亦為教誨之者也蓋謂多亦多術者有君子之五教或三
謂不反則不攻也或叩兩端而竭於鄙夫或瀆則不告或
謂子之歸求有餘師或為挾貴而不吝是教之多術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上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五章

孫奭疏

趙氏註

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精氣主思慮以正心者人之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以盡心為篇題

為篇題

疏

正義曰前篇章首言性此篇章首以論盡心蓋以情性有主於心故次之也言盡心之心與

天道通是道之極者故孟子七篇所以終於此也言盡心之心與

四十四章趙氏分成上下卷此卷即有四十五章每必以誠

言盡心知止二章言為仁由已富貴在天三章言每必以誠

怨已而行四章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五章言遠辱不為憂

六章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七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入

章言內定常滿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九章言小人待化十章

言人猜富盛莫不驕矜十一章言勞人欲以使之役人欲以

生之十一章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顯者德小民人速觀

十三言明法審令崇實務化十四言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十四言言聖人潛隱十六言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十七言言容悅凡言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已十八言言養賢才樂過萬乘十九言言臨蒞天下君子之樂尚不與焉二十言言土政普大二老聞歸二十一言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二十二言言能大明者無不照二十三言言好善從好利從節二十四言言揚墨放蕩子莫執一二十五言言不妄食二十六言言下惠不恭二十七言言為仁必在究之二十八言言仁在性下其次假道二十九言言放惡攝政伊周有為凡人志異則心二言言君子正已以立於世三十一言言人當尚志三十二言言由仁與義也三十三章言有輕重行有大小三十四章言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三十四章言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三十五章言言與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三十六言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三十七章言言聖人踐形三十八章言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息厭思減其日三十九章言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四十言言道大難追人能弘道四十一章言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四十二章言言尚虛已四十三章言言賞賈反淫刑濫及士季文三思四十四章言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思四十五章言言振衰持領正羅惟綱其餘三十九章言言氏分在

下卷各有敘焉。註蓋心者至篇題。正義曰云人之有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者蓋以性之得於天心之生於性天莫之為而所以命入者性也性則湛然自得所以為主者心也則人之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由人法天也云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者二十八舍案一首天文志云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羽軫凡此四土之星分布四方是二十八舍也然所以正之者蓋在乎北辰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包註云北辰常不移而眾星拱之爾雅釋文云也極謂之北辰耶美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故曰北辰又按漢書天文志云宮太極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又按漢書天文志云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環之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故斗星車運於中六臨制四方分陰陽運四時均五行移節度矣諸經皆係於斗是眾星所拱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為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能存其心養其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亦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也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也或壽終無二心之行一而巳雖見前人或殀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 疏 言孟子至命也。正義曰此言盡心竭性足以承天殀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為珍者也孟子曰盡其心者至所以立命也者孟子言人能盡其心以思之者是能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之道矣知存其心養其性此所以能承事其天者也以天賦性而性者人所以得於天也然而心者又生於性則湛然自得而心者又得以主之也蓋仁義禮智根於心是性本固有而為天所賦也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知天實賦之者也如存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是以事天者也是性即天也故存心養性不仁也既夫壽不一而修其身以待其在天者如何耳如是所以為能立命之本也以其殀壽皆定於未形有分之初亦

此而不二也不可激求之矣但修其在我以待之是為立命也如於殀壽而二其心以廢其所以修其在我者則非所以立命者也商書云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其意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也巳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畏壓溺死禮所不用 疏 孟子曰至非義曰此章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墻之疑君子遠之也孟子曰莫非命至非正命也者孟子言人之死無非是命也當順受其正盡道以生死也書云惠迪吉是其順受其正之旨也是故命之君子不立身於巖墻危險之下以其能壓覆人也是以盡其修身之道而死亡者乃為受正命而死也陷於刑獄為桎梏而死者非受正命而死也以其不能盡修身之道而順受其命而死也桎足械也梏手械也今刑獄匣手足者也案孔子云人有三死而非命飲食不節勞逸過度

是為不正之道也是無所用而威之也如不取不若古之聖賢何能有古聖賢之名○註淵淵○正義曰凡於諸賢何能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歸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有以隱朋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勳類淵淵慕齊仲丘魯康幾也案杜預春秋傳云隱朋齊大夫也史記註云徐廣曰朋或作崩常愧取不若黃帝之為人後齊桓得之○註佐桓公四十年卒淵淵慕齊案經云淵淵曰舜何人也亦何人也其為者亦若是孔子所以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是其數也趙註所以引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樂善而而為解文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樂善而而為解文高宗得傳○說而稟命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向獨不然何獨不者所樂有所忘也樂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道堯舜不致敬盡禮而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可得而臣

而忘已之勢古之為賢士者亦然以其○已之樂而忘人之貴勢也如此故有王公大人不致其敬而盡其禮則不得數數見其賢者然而見之且猶尚以為不可而況得亟之而卑下者乎○註高宗得傳說而稟命○正義曰案尚書說命篇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岩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曰臣○罔有稟命孔安國傳云名說稟受也命也○註經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正義曰案高士傳云許由潁川人也隱箕山堯聞之躬聘為九州長由不赴遂洗耳於河巢父見之曰吾欲飲牛汚吾牛口於是牽牛上流飲之由大慙而隱是也○註亟數也至作者七人○正義曰云伯夷伊尹者此蓋李孟之正文也已說之詳矣云作者七人者案論語之文也七人包註云凡七人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蓑儀封人楚狂接輿是也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少連是此七人者也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宋姓也句踐名也句踐問以道德游發行其道者○賢賢自得無欲之貌也曰何如斯可以賢○賢賢自

可貴也曰尊德樂義則可以買爵矣尊貴也孟子曰樂義而行之則可以買爵矣無欲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失義不為不義而苟得故得已之本世也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則兼善天下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兼善天下也疏孟子至天下口正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

曰尊德樂義至則兼善天下孟子又與之曰尊貴其德所樂以義以此則可以買爵矣蓋德有所得於內義有所不為於外既所貴在德而盡性於內所樂在義而窮理於外是以樂天知命故入知不知斯竟然自得矣如此故士窮而在下則不失義而不為苟得而在上則不離道而常思利民故民不夫其所以為得已之本性達不離道而常思利澤而加於民不夫其所以為得已之性達不離道而常思則獨善其身達則得行其道而兼善天下也言古之人以是者如顏子之徒窮而不得志則不改其樂而獨善其身伊尹之徒得志而澤加於民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凡民無自知者也故田以趨善道若夫豪傑之士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疏曰此章言小人待化乃不邪僻君子特立不為俗移故稱豪傑自與者也孟子言必待文王之化而乃能興起以從善道者凡民也以其無自知者也若夫才不有過於千萬人之豪傑者不遭遇文王之化猶能自興起以從善而正立其身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以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家不

不足自和仁義之道不疏正義曰此章言人情富盛莫不

免過卓絕乎凡也孟子言人自有富復附益以韓魏晉六卿

百乘之家富而貴之如其自視已於仁義之道欲然不足則

超絕有過乎眾人遠矣註韓魏晉六孟子曰以佚道

使民雖勞不怨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其

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屋之

類也故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謂殺大辟之罪

曰不忍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者以坐殺人故

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

也故雖伏罪而死不忍殺者疏孟子至殺者以正義曰此

欲以生之則民不怨殺者孟子言國君如使民趨於農耕是

以佚道使民是農耕時雖為勞然後有所獲探則又有以佚

樂矣如是則何怨恨其若乎故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

言國君殺其罪人者以其恐有害於民故殺之而意有在

於欲生其民也是則罪人必殺雖死且不怨恨殺者也故曰

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註若亟其乘屋之類。正義

曰已於滕文公說之矣。註大辟之罪。孟子曰霸者之

正義曰孔云大辟之罪死刑也前已說。孟子曰霸者之

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

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霸者行義

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

也殺之而不怨故曰殺之而不怨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

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知德是王者之功修其庠序之

教又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為之者言化遷善為之大道

也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

流豈曰小補之哉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此能化

疏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

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疏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

流霸者德小民人速趨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孟子曰至小

補之哉者孟子言霸者行善政以及民以其恩澤暴見故民

之得民然而善政非不能得民但得民財而已又不若善教
得民之心矣○蓋孩風易俗莫大乎樂此禮之文然也孟子
所以曰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
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其也
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
不知敬其兄也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
能良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仁
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入也孟子至天下
此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怒乎已者也孟子曰
人之所不學而至達之天下也者孟子言人之所不學而
性自能是謂良能者也所以不待思慮而自然知者是謂良
不知者也孩提襁褓之童子無有不知愛其父母及其長大無
不知欽順其兄是則親愛其親欽順其兄是仁義也仁義即
良知良能者也言人欲為善者無更於他求也但通達此親

親敬長之良能良知施之於天下耳註襁褓者正義曰釋云
襁褓負也負兒衣也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兒於背
上者也是亦知孩提為二三歲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
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耕
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及其聞一善
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舜雖
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善言則從之見人一善行則
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也孟子
至禦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潛隱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
潛藏同舜之謂也孟子言虞舜初起於歷山耕時居於木石
之間以其近木石故也與鹿豕遊以其鹿與豕近於人也然
而舜於此其所以有異於深山之野人不遠但能及其聞一
善言見一善行其從之若決江河之水沛然其勢莫之能禦
止之也註聖人潛隱若神龍者○正義曰此蓋周易乾卦
之以文也趙註引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

不欲如此而已矣

無使人為己所不欲者每以身先之如此則已之所不欲者每以先之如此則

人道

疏

正義曰此章言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孟子言人無為其所不欲者以其所不欲者不為者不義也

無欲其所不欲者以其不欲為不善也人能無為不義也

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人所以有德

才智者以其在於有疾疾之人獨孤臣孽子其操心

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此即人之疾疾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

為仁義故

能顯達膏梁自正多用沉溺是故在上不驕

至於達也

以戒諸侯也孟子言人之所以有德慧術知者常在於疾疾

之人也疾疾人之有小疾常露在身不去者是為疾疾也此孟

子所以執此喻以自解也言孤臣不得於其君者孽子不

得於其親者也不得於其君與不得於其親者故能秉心常

危慮患常深以勉力於為道德故能顯達也操心常危慮患

常冰是人之疾疾常露在身而不去也是孟子所以為疾疾

之人有德慧術知也然而非謂德慧術知必繫乎有疾疾者

但常存乎疾疾之久而已蓋有得於已謂之德述而行之謂

之術然德又以慧連術又以智連之者以其德以慧明術以

智釋耳是則所謂智慮生於憂患豈非德慧術知自於疾疾

之意有同於此孟子所以有是言之而戒當時之人者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求君之意為苟容以悅君者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為悅者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

後行之者也

天民知道者也可

有大人者正已而

物正者也

大人大丈夫不為利害動移者也正已物正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也

忠臣為安社稷臣者也在於安社稷而後為悅者也每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言天民為之先竟者志在於行道然而所達而在位可以行其道於天下然後乃行之也以其若窮而在下未可行其道則亦止而不行矣是其窮達一歸於天而已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言有大丈夫不為利害之所易動是則自正治其已而物後自取止於我也凡此是其一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怍人心正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少道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是美也疏 孟子曰至存焉正善曰此章言保親之養兄弟無是美也疏 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人能之樂也

重為一章甫云者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至存焉者孟子言君子有三樂而為王天下者不得與存焉

其間父母皆在兄弟無有他故者以其

人此乃二樂也巴之有

而養育之此乃三樂也三樂如此故孟子又重言之然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以其有天下之樂不若此三樂矣故重言之而美此三樂也是以舜得天下而無足解憂揚子云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是亦與此同意也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廣土眾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存者所性不存乃所謂性於仁義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大行行之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之貌也蓋規其背而可知其背蓋之然盛流於四
 軌四軌有危國之網雖口不言人自曉喻而知也
 而論曰正義曰此章言臨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
 與存仁義內外充身雖履方四軌不言端詳用張心
 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所不同也孟子曰廣土眾
 言而論孟子言廣土地之大眾人民之多以為大國
 君子者心欲好之然其所樂不在此也中天下之性
 安四海之民是為之王君子者雖樂於此然而天性
 此焉蓋君子欲廣土眾民以其足以行道於一國而
 所樂又在於定四海之民而未樂於此道於一國而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得禮智耳故言於天下何
 此焉是所性者持在仁義禮智耳故言於天下何所
 子所樂天不能損其性而行道於天下且不能加益
 居在下且不能損其性而行道於天下且不能加益
 定故也故吾子所性見仁義禮智四者根生於心顯
 德容其生於色則鮮然潤澤見於面又有輝光乎其
 然見於背又有充實乎其後而旁溢流通乎左右上
 則一動靜一行止固雖不言而人以曉喻而知其所
 不善仁而論其能仁不言義而論其能義以至禮也
 若是矣此所以故云四軌不言而喻荀子云君子之

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
 又曰君子至德默然而喻同意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三上

(Blank columns for te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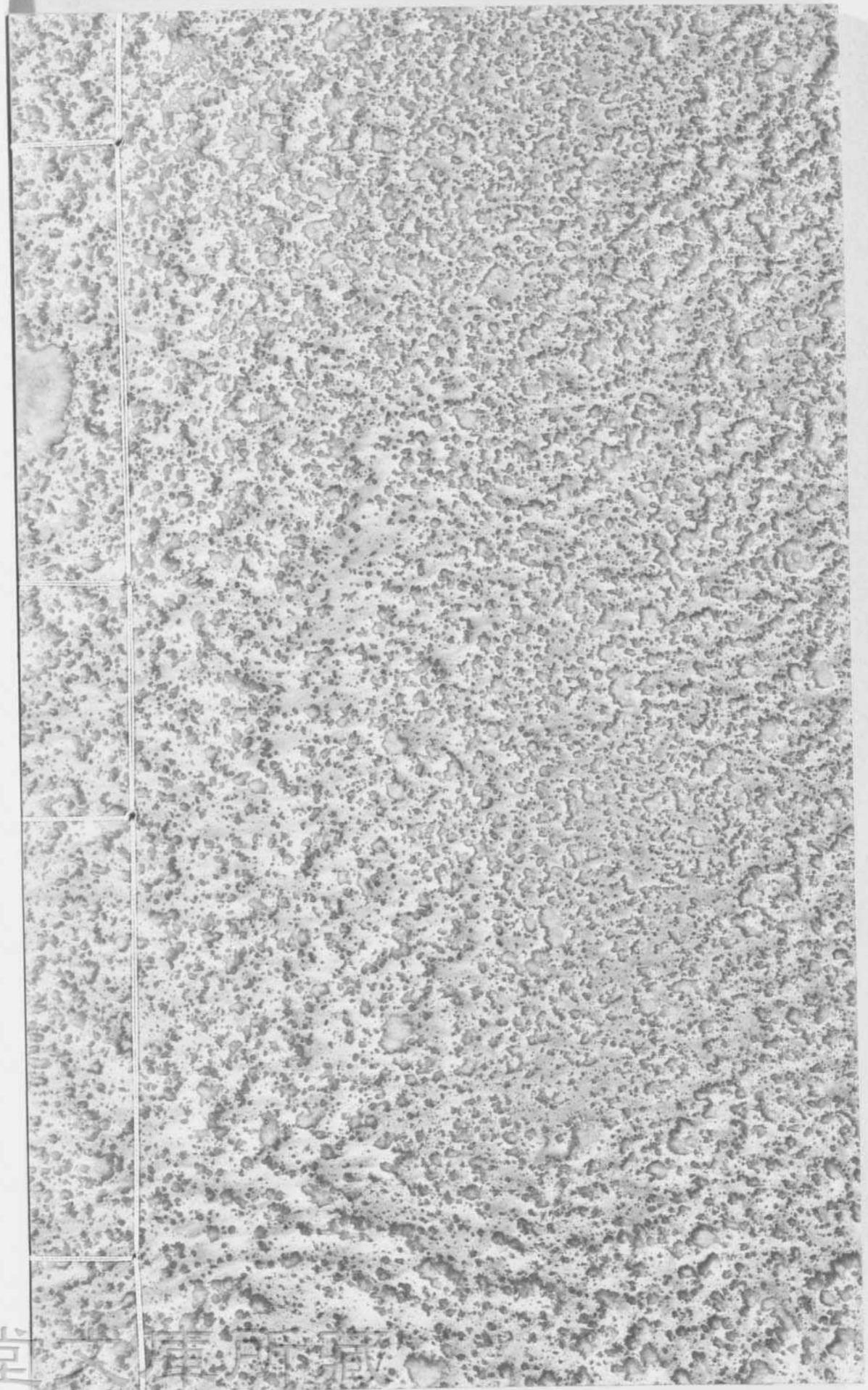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ruled area,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seal script.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1
200
1 14

百九二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下

盡心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已說於上篇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

歸矣天下有能若文王者仁人呼復歸之矣五畝之宅猶墻下以桑

匹歸養之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

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

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足以為畜產之本也所

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獨畜導其妻

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

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

之謂也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疏孟子至此之

謂也○正義曰此章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餒之二者間

之歸身自已所謂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之類者也孟子曰伯

夷辟紂至此之謂也已說於上篇矣此以大同小異更不復

說焉然其類亦孔子所云割胎殺夭則麒麟不至覆巢毀卵

則鳳凰不翔此亦類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

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易治也

也庶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恒

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

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

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

水火菽粟如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水火能生

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疏孟子至此者乎○正義

皆輕施於人而何有不仁者也曰此章言教民之道

曰易其田疇至不可勝用也孟子言如使在下者易治其田

疇而不難耕作則地無遺其利又在上方者又薄其賦斂而無

橫賦則民皆可令其富足也又食之以時而其用不屈用之

以禮而其欲不窮則財用有餘而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

生活至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又言人民非得其水火則不能

生活然而昏暮之時有蔽人之門戶而求之水火無不與之

者以其水火之多則民人孰不以有餘而補其不足而為仁者乎

故曰菽粟如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此所謂倉廩實而知

禮節者也○註疇一井也○正義曰說孟子曰孔子登

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

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所見大者忘小也觀
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水中心太波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
焉容光小也言大明照幽微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
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盈滿也科坎也流
君子之學必至成疏孟子止不達正義曰此章言弘也明
章乃仕進者也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也孟子
曰孔子登東山至難為言者子學言孔子登魯國之東山而
所覽者大故小其魯國以魯國莫大於東山也登大山而能
小其天下亦所覽者大也天下亦莫大於大山也知此故觀
之於海者難為水也以其水所同歸於海者也是以海為百
谷主遊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以其道之所同出又同歸於此
者也揚子云視日月而知衆星之微知仰天庭而知天下之
居卑亦與此同意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者孟子又言人之觀
於水以其有術也術者所謂觀水必觀其波瀾是為能觀其
水者也云此者以其人之觀水亦若是也言觀水亦當觀其
五經而已矣五經所以載聖人之大道者也日月有明容光

必照焉者又言日月之有明凡於幽隱但有容其光者則必
照之亦若道之在天下無往而不流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
科不行至不成章不達者又言流水為物所流遇於坎不
盈實其利坎則不流進而行也如君子之學志在於道也不
成章則不達而進仕以其君子於道至於成章則充實美在
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為美之至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水
喻焉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
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跖盜跖也跖舜之疏正義
曰此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跖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
人各一趨也孟子曰至間也者孟子言人之雞鳴而起孳孳
勤篤於為善者乃為舜之徒也黨言欲知舜與盜跖為君子小
於為利者乃為盜跖之徒也黨言欲知舜與盜跖為君子小
人之分別無他事焉特一趨於利一趨於善之間而已○註
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云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楊子

揚朱也為我為己也按己一黑字兼愛摩頂放踵利
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為也
天下為之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子莫執中
性中和專一者也其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
也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介之人不知時變也所惡執
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所以惡執一者
百道也一知而廢百道也
在者也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至為
之也墨翟兼愛他人雖摩突其頂而至於踵而利天下且以
為之子莫執一子莫尊賢人言子莫執中和之性而不專一
者也以其無為己兼愛之過而已故曰執中為近之言子莫
執中為近聖人之道者也如執中而不知權變但執一介
則害其道也是若知舉一而廢百道也故曰執中無權

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舉一而廢百也
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飢渴害其本
性令人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利害
強其之亦猶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
飢渴得之人不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
人不為憂矣人不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
疏孟子至憂矣。正義曰此章言飢不妄食忍情節欲
者甘食至不為憂矣孟子言人之知饑則易為食故曰
渴者易為飲故曰其之然而不得飲食則易為食故曰
為飢渴害其本性耳豈獨飲食於口腹為有飢渴以害之
人心亦皆有以害之也以其利慾害之故也人能無以
飢渴為心害則孟子以飢渴之害亦猶利欲之害故託而
言之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下惠大也柳

大之志不恥汚君不以疏正義曰此章言柳下惠不恭用

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疏志大也無可無不貴為賤者

也孟子言柳下惠不以三公之榮位而後易已之大志也

其所守之介在道而已是所以不羞小官者焉今夫三公者

乃百僚之師也入臣之位極者也衣則服衮圭孟子曰

則執桓圭而世之所謂富貴崇顯者無以過也

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

井也疏有為者仁義也軌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

章言為仁由已必在究之九仞而無益成功者也孟子曰

今之有為之道者譬如掘井者也掘井至九仞之深而不及

泉則止之是棄其前掘井之功者也喻為仁義之道而不及

之則止而不為是亦棄其仁義之道者也孔子曰為山未成

一簣止吾止也與此同意註軌八尺也孟子曰堯舜性之

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疏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

也假之假仁疏仁在性體而行仁本性之自然者

以正諸侯也疏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五霸而能

善如假物久而不歸

安知其不真有也

也湯武利而行仁視之若身也王霸強而行仁則力假之而

已然而久假而行之而不歸止安知其非真有也揚子曰假

歸執曰非儒也亦同其旨

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

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丑怪伊尹賢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

而放其君何也疏人臣秉忠志若伊尹欲寧國則可放惡而

之志則篡也疏不即立君宿留冀改而後之如無伊尹之志

見間乘利篡心疏公孫至篡也正義曰此章言憂國忘

乃生何可放也疏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尹

有焉凡人志異則篡心生也公孫丑問孟子謂伊尹有言我

不遜于順已者故放太甲于桐官而民心大悅及太甲悔改

其過而歸賢則伊尹又迎而反之以復君位商民大悅且賢

者之為人臣也其君有不賢者則固可以放之與孟子曰

者之為人臣也其君有不賢者則固可以放之與孟子曰

者之為人臣也其君有不賢者則固可以放之與孟子曰

者之為人臣也其君有不賢者則固可以放之與孟子曰

者之為人臣也其君有不賢者則固可以放之與孟子曰

者之為人臣也其君有不賢者則固可以放之與孟子曰

者之為人臣也其君有不賢者則固可以放之與孟子曰

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重食
巨羹之義也仲子陳仲子與於陵者人以為寡謂以不
之義若二章所道章食巨羹無禮則人莫大焉亡親戚
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人當以禮
仲子陳仲子與於陵者人以為寡謂以不
之義若二章所道章食巨羹無禮則
受之也○正義曰此於前篇已說矣挑應問曰舜為天
子臯陶為士皆暇殺人則如之何挑應孟子弟子
問臯陶為士官

以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臯陶如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孟子曰臯
陶執之耳
然則舜不禁與挑應以舜為天子使有曰夫舜惡得
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
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
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為
天下猶棄故蹤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
訖然樂而忘天下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
草履也故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
終身訖然忽忘天
下之為至貴也挑應至天下正義曰此章言奉法承
舜之道趨將若此孟子之言揆聖意者也挑應問曰舜為天
子臯陶為士皆暇殺人則如之何挑應問曰舜為天
命臯陶為士官以執罪人舜父瞽瞍殺人則臯陶之士當如
何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孟子答之但當執而不縱也然則
舜不禁與挑應問曰如是則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而不
禁之耶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孟子又答之曰

夫舜豈得而禁止之哉夫以其法有所受之而已然則舜如
之何桃應問曰如是舜不敢禁止臯陶無執其父則舜將如
之何曰舜視棄天下至忘天下孟子又答之曰舜視天下如
捐棄敝屣而不惜也必將竊負載其父而逃循海濱而處以
逃之且終身訥然樂而忘去天下是以舜也孟子自范之
得天下不足解憂惟順父母可以解憂也

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後體大
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邑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

儀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嘆曰居尊則
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
形身使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
與王子豈非盡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仁也小
疏 正義曰趙云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
人之處利譬猶王子殊於眾品者也孟子嘗自范邑見齊
王之儀體聲氣高爽不與人同乃往歸齊而於弟子之間
喟然嘆息之曰夫居足以移易人之氣所養足以移易人之
體以其王子之儀體聲氣如是者亦以所居所養之大移之
使然也大哉居乎言人當慎所居以仁為廣居凡眾之人豈

非盡人之子與言齊王之子亦人之子也凡人之子與言齊王之子亦人之子也
也凡人亦人之子也下文觀宜合此章 **孟子曰王子宮**
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
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言王子宮室乘服
皆人之所用之耳

然而王子若彼高京者居勢位故也凡居
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 **魯君之宋呼**
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
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埳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
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
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
肯夜開故君自夜聲耳

疏 正義曰此章宜與上章合而
為一不當分為二也孟子
言王子所居宮室與車馬之乘衣服之飾是皆與人同所用
之也然而王子若彼儀體聲氣高涼者必其居勢位使之如
是與人不同耳言王子所居勢位能如此而况居天下之廣居
以仁為居者乎且以魯國之君往宋乃呼於埳澤之門守者
曰此非吾君之身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埳澤宋城門名也

城門之名守者監門之官也。是言能以大。孟子曰：食而
 人之所居者，變已而與大人相，似者也。孟子曰：食而
 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
 之末將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
 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
 恭敬者，實如其無實，何？疏。正義曰：此章言取人之道，必以
 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疏。恭敬者，實實虛則不應實者。
 謂敬愛者，也。孟子言人之交接，但飲食為備，而歡意非如者。
 非以愛相接者，也。是為不交之也。犬馬者，人所愛而高養者。
 也。如愛誠難，至而敬心，非如者，是謂愛而弗敬，以為獸畜之。
 也。然而恭敬者，是幣帛之禮未行之也。蓋以恭敬為先，而幣
 帛從之也。如恭敬而無幣帛之實，以將之，是又君子不可以
 虛拘矣。以其禮不可以徒虛而行，則必以恭敬為先，而幣
 之本幣帛以將之，而為之。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
 末則君子交，接之道，卑矣。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
 人然後可以踐形。形謂君子體貌尊嚴也。尚書洪範一
 盡心上

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
 內外文明，然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抑
 陰之也。疏。正義曰：此章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者，也。孟子言
 其天性，然後可以踐形。而履之，不為形之所累矣。蓋形有道
 之象，色為道之容，人之生也，性出於天命，道又出於率性，是
 以形之與色，皆為天性也。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體性以
 踐其形，故體性以踐形，目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
 於性，之聰以至於肝，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
 以性，之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藏，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
 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藏，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
 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關，其運無乎不在。茲其所以
 為聖人與。然而形與色，皆天性何獨踐形而不踐色，何耶。蓋
 形則一定而不易者，也。色則有喜怒哀樂之變，以其無常者
 也。不可踐之深意，然也。○註。形謂君子至抑陰之義也。○正
 是又孟子之深意，然也。○註。形謂君子至抑陰之義也。○正
 義曰：云。洪範一曰：貌者蓋以五事。一者也。孔安國云：貌容
 義也。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華。一者也。蓋有女同車之
 篇文也。註。云。舜木槿也。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
 也。謂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
 事業美之至也。是亦以正道履居比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

陽而抑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其之喪猶

愈於已乎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又欲減而短之因

而不行喪者也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

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

矣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

徐之為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矣其兄之臂也令欲

行其其喪亦猶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為之請數

曰徐徐之類也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傳為請

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曰是欲終之而不可

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

也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

日則愈於上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

故幾疏齊宣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

之也益富貴急厭思減其月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

其之故譬以紵兄徐徐者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

其年之喪猶勝於已乎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孫丑勸之

而已矣者孟子言如此是若或有紵矣其兄之臂者子以

之姑且徐徐紵其兄之臂云爾但當教之以孝悌不復矣

喪亦若徐徐然之謂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為之請數月

之喪公孫丑曰若此何如也公孫丑又復問孟子曰王子有

母死之者其傳相者為之請行數月之喪如此者是如之何

也以其王子庶生之母死也孟子曰若此何如也公孫丑曰

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至弗為者也孟子曰若此何如也公

孫丑曰若此何如也公孫丑曰若此何如也公孫丑曰若此

何如也公孫丑曰若此何如也公孫丑曰若此何如也公孫

品有如其時兩化之者而淡治也有成德者有達材

者有荅問者有私淑艾者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

教法之道無差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申言之孟子貴

疏孟子至教也正義曰此章言教人之術莫善於五者養

子之所以教者五至所以教也者孟子言君子所以教人之

道有五品也有如時兩之教者以其教人漸清恰如時雨之

澤也是其潤之以德漸之仁善有萌芽則誘之使教秀性

有其材則養之使長茂此因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是為

有若時雨而教者也有成德者以其固已有禮能勇不能怯

之也是其能仁不能反者則教之以克己復禮能勇不能怯

者則教之以臨事而懼是為有成德者也有達材者以其有

材之具而不能用者則教而達之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

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

為小人儒是為有達材之教者也有荅問者以其在荅問

之間也不責不啓不誦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是為有荅問之教也亦有私淑艾者以其獨善其身使彼法之

也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語怪力

亂神凡此之類是有私淑艾之教也故重言之曰此五者之

教乃君子之所以教者無類同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

也論語云有教無類同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

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

日孳孳也丑以為聖人之道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

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

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

立能者從之大匠不為新學拙工故為之改鑿廢繩墨必

正也羿不為新學拙射者變其彀率之法也

彀率張響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

謂於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以待發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

中不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

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

非也公孫丑曰至孳孳也者公孫丑問孟子謂聖人之道則

傳者文也
至高至美矣學者跋扈之宜如登天之難似其不可得而及也何不使彼之道幾近令人可庶幾能及而使之日學乎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至能者從之
孟子曰大匠之師不為新學拙工改去其繩墨之正
之善射不為新學拙射更變其轂率之法轂率張弓向的正
體極思用巧之時也君子循循善誘而引人於道不以開發
者又且躍如使進而無退也是其不高不卑但於中道而立
教使賢愚智者皆能從而學之也此孟子所以譏於公孫丑
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
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
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
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窮達卷舒
下有治道之時則當以道從身以施其功實也以其身顯而
道彰也天下無治道之時則當以身從道而卷藏守伏也以
其道藏則身伏也未聞於此無道之時以道從人而
發富貴也論語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同意
公都
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

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也言國君之弟而孟子曰挾貴而
樂在門人中宜答見禮而夫子不答何也
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
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已挾也接已之貴勢接
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焉
接貴接賢
疏公都至二焉正義曰此章言學尚虛已師誨
故不答矣
曰至何也公都子問孟子謂滕君之弟滕更者樂在門人中
宜若在所禮敬之然而有所問而夫子不答是如之何也孟
子曰挾貴而問至滕更有二焉孟子答之曰有挾已之貴勢
而問者有挾已之賢才而問者有挾已之長老而問者有挾
已有功勞之恩而問者有挾已與師友故舊之好而問者凡
此五者而問我皆所不答也今滕更有二於此五者之中
以特已之貴勢與特賢才我所以不答之也挾接也此孟子
於滕更所以不答者是亦不屑教之道也奈何公都子不知
復而問焉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

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也已棄
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棄之使無罪者咸
恐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自
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疏孟子曰至退速
而退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正義曰此章言
賞借及淫刑濫傷善不借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而
後行之者也孟子言人君於不可棄去之者而反棄去之是
其餘之類無所不棄也故棄之使人有所懼也如堯去四凶之
罪是亦可以棄而棄之者也其於賞當所厚者反而薄之是
餘之類亦無所不薄也所以厚賞之者以其有功故厚賞之
使人有所勸也如舜舉八元八凱是所厚而厚之也其於無
所不棄無所不薄之君得銳進而為任則其被退黜亦必急
速矣無也以其君不能鑒其賢否不能信任所以如是矣故
詩之商頌所以於殷武之篇有云不借不濫論語翔而後集
季文子三思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謂物
而後行也凡物可以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弗親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臨非
不加之仁若犧牲不得殺也

已族類故不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先親其親戚
得與親同也然後仁民仁

民然後愛物用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
恩之次者也得其宜故謂之義者也孟子言君子於

凡物也但當愛育之而弗當以仁加之也若犧牲不得殺
也於民也當仁愛之而弗當親之也以愛有差等也是則先
親其親而後仁愛其民先仁愛其民然後愛育其物耳是又
見君子曰恩有其倫序也故揚子所以事得其宜之謂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
愛也急親賢之為務知者知所務善也堯舜之知

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
賢也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衆人不能

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
決是之謂不知務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總麻小

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歎長歎也

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食大飯長歎不敬之大者齒
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捨大幾小有若大飯長歎而問無齒
也類也孟子至不知務○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百行先務
也其崇是以堯舜親大化以隆道為要者也孟子曰
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至是謂不知務者孟子言為
之智者以其多知故無所有而不知者也然而當知要務
為急耳為之仁者以其沈愛故無所有而不知者也然要
當急親其賢為之要務是以堯舜二帝之智不能偏知百
之事但急於知賢之為先務也為仁不能偏愛於衆人但
急親任其賢能使之為治民也今夫不能三年之喪為不
之大者也而察總小功之禮是孝之小者也放飯流飲不
先務而務偏知百工之事為之不敬之小者如不能以親
編愛衆人之為急是若執親之喪不能去不孝之大者而
反祭孝之小者食於尊者之前不能去不敬之大者而乃
青同不敬之小者也如此又皮知先後之務為絞急乎蓋
麻三月之服者小功五月之服者也荀子云若挈裘領屈三
指而頰之順者不可勝數史云網舉而網踈提其綱則衆目
張與此
同章

卷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上

盡心章句下凡三十九章 趙氏註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上卷為之者也此卷凡三十九
章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三章言文之過實聖人不改錄其
意也四章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五章
言相親之法喻若典禮六章言既窮不問責而思降七章言
怨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相害之速八章言修理閭閻
讓而不征九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為首十章言務利蹈茲務
德路仁十一章言廉賈相殊名亦卓異十二章言親賢正禮
明其五教十三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與之十四章言得民為
君為臣重民敬祀治之所先十五章言伯夷下惠變貪厲薄
去十六章言仁恩及人人能道十七章言孔子周流不遇則
章言正己信心不患眾心二十章言以明照暗暗者以開以
暗責明暗者愈迷二十一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
身當常波服舍而不修猶茅是寒二十二章言可為則從不可則
向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二十三章言可為則從不可則

凶非時逆指猶若焉婦暴虐無已必有害也二十四章言
德樂道治性勤禮二十五章言神聖以下優劣異蓋
善猶下二科二十六章言驅邪反正斯可矣來者不
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為過二十七章言養民輕斂君子
二十八章言實此三者以為國珍二十九章言小知自
然之府大勝先入福之所聚三十章言善教之道受之
百川後流不可有三十一章言善怒仁義充其大美無
爾汝何施不可三十二章言道之善以心為原三十三
君子之行動合中禮湯武之陸不是過三十四章言富
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體有易心
五章言清淨寡欲行之高者畜積實穡行之下廉者招
濁者速禍三十六章言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威終
不嘗三十七章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狂狷不
似是非非色厲而內詐鄉原之惡聖人所甚戒三十八
三皇已來人倫攸敘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所限蓋有
不遇焉是以仲尼止於獲麟孟子終於無有乎爾凡此三
九章合前四十五章是
盡心篇有八十四章矣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以仁者以其所愛及其

盡心下

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昔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
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災傷所親愛
之臣民亦并受其害惠王好

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 公孫丑問曰何謂也

及所愛之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

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

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而戰其民死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
士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
從也其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越死土故

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焉 疏 孟子曰至愛也
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者此魏王以
人君者也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至及其所愛也孟子言
世無不仁之人是梁惠王也仁者之君以其用恩於所愛親
幸者以加及於所不親幸者是自近及遠之謂也不仁之君

以其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幸者則有矣傷及其所親
愛幸者也公孫丑問曰何謂也公孫丑曰未曉其言乃問孟子
曰及所愛之狀是何所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至及其所
愛也孟子解其首以曉公孫丑之問也言梁惠王貪利鄰國
之土地而戰其民戰死於野糜爛其骨肉及兵大敗將欲
復戰之恐懼其不能戰勝以其士卒之少故驢其所以幸
不愛及其所親愛之子弟以從之而往於戰死是謂以其所
未陣而薄之曰敗其師大崩曰敗績今梁王之敗獨謂之大
不義者以其敗其師與敗績不足言故稱爲大敗又言梁王
及素敗於齊長子死焉正義曰此蓋首篇說矣孟子曰春
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
敵國不相征也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
此北覺有善惡耳孔子舉毫毛之善與
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皆不得其正者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春秋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之反
正義曰此章言春秋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之反

國不相征也孟子言春秋之世凡兵之所起皆小役大弱彼
強或因怒興師或奪禮貪利未嘗有禁暴救亂之義也是以
春秋無義戰然而春秋雖謂無義戰其彼國之戰有善於此
國未嘗無他所以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夫征者上伐下無
有敵於我師所以正彼之罪也如抗敵之國則相爲強弱以
結禍亂非上之所以伐下固有敵于我師者也其勢皆足以
相抗皆出於交惡者也故曰敵國不相征也孟子曰此蓋首
毛至春秋也正義曰此蓋首篇說矣
孔子以書故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
有是之言也
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
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書尚書經有所美言
爭或過若康誥曰冒
于上帝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
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下不能問於民萬年保保皆
不可得爲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之篇名言或王誅
紂食盂菜而迎其王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
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詳則不取之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春秋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之反

敵者也故南面而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奚為
後我詭已在上篇矣武王之誅伐商紂有兵車三百乘虎賁
之勇士有七千人武王今告於商之人曰無警我來安止
爾也故不敵抗敵之百姓皆趨推其角若無所容頭乃警首
拜命故征之所言正彼之罪也百姓各欲武王來祀之
國焉用為善戰者乎此孟子所以有是而戒時也
無敵之道而已是又戒時之臣無以戰事言於時君
革車至戰陣者○正義曰革車者以皮為飾者也故警言去
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凡二萬一國人陳全數虎賁勇士
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也又案太誓篇云百姓
稟德若淵○角孔安國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造若淵獸角
角無所容○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
人巧○梓匠輪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巧在人心拙者雖
憲不能○疏○正義曰此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忘仁
以善與人規矩法度而不能使人之巧以其人之巧在心如
以拙能得規矩法度亦不能成美器也喻當時之君如心不

在仁雖誦憲籍亦不能成美政也梓匠輪輿已說於上篇矣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袷衣鼓琴二女

果若固有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又為天子被袷
衣糗飯乾備也袷若終身如是又為天子被袷

二文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疏○正義曰此章言
思降凡人所難降聖德所以殊者也孟子言舜初於耕歷山

為之天子所被以畫衣○註糗乾備也至糗散締繅也○
事之實若固自當有之也○註糗乾備也至糗散締繅也○

正義曰云糗備也按釋各云糗乾飯膏也云袷畫之精曰締五
袷衣也孔傳云糗若斧形穀為兩已相背為之精曰締五

色備曰糗云果侍也按許慎謂女侍曰保今釋果為侍謂二
女之侍養是以有感於許慎之說而遂設糗蓋木實曰果云
果者取其實而言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

然則非自殺之也一問耳加人入必知之知其重也一問
者我往彼來問一人耳
與自殺其親何異哉
君子好生惡殺又諸身者也孟子言我於今然後知殺人之
親之為最重者也殺彼人之父彼人亦殺已父而報之殺彼
人之兄彼人亦殺已兄而報之如是則非已之殺但一問耳
以其與自殺之無異也○註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正
義曰察禮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交遊之讎避諸四海之外所
離不與共蓋所以避之也周官云父之讎避諸四海外所
謂不與共蓋所以避之也周官云父之讎避諸四海外所
勿令勿讎則殺之而不義在邦法不可殺者必避之而已孟
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
為暴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亂幾開非常也今之為
曰此章言修理關梁幾而不征如以稅歛非其程式懼將為
暴故譏之也孟子言古之為關幾而不稅將以禦暴亂非常
之人而已今之為關乃征稅而不譏將以為暴亂之道也按
周禮同客云凡四方之賓客即關則為之告有內外之送則

以節傳出納之是以為關將以禦暴也孟子之時司
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於妻子身不自覆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不
順之而况
正義曰此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為百者也孟子
有所以行以其無所做法者也使人如不以道雖妻子且
有不順况能行於民乎苟况云有分義則合天而治無心
有不順况能行於民乎苟况云有分義則合天而治無心
正則一妻一妾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亦其意也
孟子曰周
于利者凶卒不能殺周于德者邪正不能亂
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卒不能殺之周
達於德身營行之利而趨生雖凶卒不能殺之周
殺其利蹈茲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者也
備其利物以為周于利者則所養常厚故凶卒不能
殺死窮人之能盡其性以為周于德者則所守彌篤故邪
世不能亂其志蓋以戰國之時無富而欲之術此孟子

所以此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
 其人輩食豆羹見於色好不朽之名者雖讓千乘伯
 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
 言好不朽之名者則重名輕利故云能讓千乘之國而
 爭奪非好名之人則重利而輕名而簞食豆羹之類
 曰案史記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少欲立叔齊反
 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
 逃之齊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也
 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世家云三餘味卒欲
 殺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吳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
 必致季子今逃位則王餘味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之乃立王餘
 味之子僚為王凡此是伯夷季札之讓千乘之國也云鄭公
 子孫指龍羹者案魯宣公四年左傳云楚人獻龜於鄭靈公
 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曰我如
 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吾之而出公
 盡心

怨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
 君乎反諸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賦靈公故經書曰鄭公子
 試其君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
 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則無
 賢人則曰空虛也無禮義以
 正尊卑則上下之叙混亂無善政以教人疏正義曰此章
 震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有所不足故也疏言親賢正禮
 明其王教為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為急也孟子言人君不親
 信仁賢則仁賢去之仁賢去則國無賢人是為空虛之國也
 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序混亂無政事以理財則財用
 乏而不足蓋禮義由賢者出政事由賢者出不信仁賢則禮
 義不興禮義不興則政事不行而國之財孟子曰不信而
 用於是乎不足此孟子言之亦其敘之然孟子曰不信而
 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不仁而
 象封於有痺叔鮮叔度封於管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
 有誅亡其世有土冊朱商均天下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
 故不得有疏正義曰此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樂紂幽
 天下焉疏厲雖得猶失不為得者也孟子曰不信而

天下王是得乎民心者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
惠是也伯夷之清柳下惠之
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天
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
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頑貪懦
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
能感人若是偷聞尚然况於親見而薰炙之者乎
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言伯夷柳下惠變貪為廉
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孟子曰至而况於親炙之者
乎者此言伯夷下惠之為聖人也言聖人之道無窮為百世
之師法者也伯夷柳下惠二人是也故千載之下聞伯夷之
清風者頌貪之夫化而為廉柳下惠之夫化而為毅
聞下惠之和風者鄙薄之夫化而為敦厚寬大是則二人清
和之風奮發乎百世之上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無有不
感激而志意興起而化之也然而非聖人其能若是使百世

下莫不興起者也聞而化者尚如此况當時有親見其
人者乎○註頑貪至美其德此蓋於上篇言之詳矣
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能行仁恩者人也人
謂之有疏正義曰此章言仁恩須人人能弘道也孟子言
道也疏為仁者所以盡人道也此仁者所以為人也蓋
人非仁不立仁非人不行合仁與人而孟子曰孔子之
言之則人道盡矣揚子云仁以人同
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
漸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遲遲接漸說已見上
篇言矣此不復說焉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
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論語曰君子之道三我
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君子之
道故可謂孔子為君子也孔子所以克於陳蔡
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克也
孟子曰孔子之厄於陳蔡之
間無上下之交也疏正義曰
孔子見厄謂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孟子
言孔子見厄於陳蔡二國之間幾不免死以無上下之交而

治國者乃以昏昏不能自明已之道德而欲使他人昭昭今之不可得也其亦所謂曲其表而求影孟子謂高子曰山之正濁其源而求流之請同其旨

徑之蹊門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其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

子謂之曰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為路為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塞生而塞之不復為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疏**正義曰此章言

反中止正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

時習舍而弗修猶茅是塞明為善之不可卷者也孟子謂於高子曰山嶽有微蹊其間之微小介然而已如用而行之則蹊成大路不用而行之茅塞生塞之不能成其路也喻高子之為善正於中道而其心為利欲之所充塞亦若茅塞其路矣故曰今茅塞子之心矣蓋高子嘗於**高子曰禹之聲**

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高子以為禹之尚聲樂過於文王孟子曰

之曰何以追之高子曰禹時鐘在若追蠡也追蠡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鍾不然而以禹為尚樂也

王曰是前千有餘歲用鍾曰以故追欲絕耳譬若城門之軌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然乎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開公馬足以稱賦是兩馬也**疏**

高子至力與曰正義曰此章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論欲以追蠡未達一哩孟子言之將以答其蒙者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者高子言於孟子曰禹王之尚聲樂過於文王之聲樂也孟子曰何以言之者孟子曰高子蔽於文王之言而不知追蠡也孟子曰何以追蠡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孟子曰何以言之者孟子曰追蠡何足為禹之聲尚樂過於文王之聲尚樂過於文王乎且譬之城門之軌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然乎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開公馬足以稱賦是兩馬也

然也非特兩馬之力即如是之深也言禹以至文王其鐘用之亦以日久故能磨銳至於穿石草極之屢久而漸其來於詩也所謂太山之溜久而穿石草極之屢久而漸其來

非一日也兩馬即如註所謂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

夫子將復為發棠始不可復齊饑也孟子嘗勸齊

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孟子曰

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

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

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

之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

也虎依兩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耻不如前見虎走而迎

攘臂下車欲復搏之眾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其不知止

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言疏齊饑至此

之於君是則我為馮婦也必為知者所笑也疏齊饑至此

此言言可為則從不可則止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

酒若馮婦博虎無已必有害也齊饑陳臻曰至始不可復者

蓋齊國之人時皆被飢孟子嘗勸齊王發粟以賑之今者復

飢而孟子不復發棠邑之粟以賑陳臻為孟子之弟子乃問

孟子言不復發棠殆為齊王不可復勸是如之何故以此門

孟子言孟子曰至其為士者皆笑之者孟子乃以此馮婦之喻

而此言於陳臻也言如將復發棠是為馮婦者也馮婦能暴

虎也言晉國有馮婦之人善能搏虎後為之善士則之於野

外見有眾人逐其虎虎倚山嵎而怒眾人皆莫敢撻而博之

者望見馮婦來乃皆趨進而迎之馮婦乃下車攘臂欲復搏

之眾人皆悅其勇猛其為士之黨者知道則笑其不知止也

言今齊王恃威虐以斂民亦若虎之負嵎以難合之說述於

暴人之前又若迎而搏虎也是以孟子將復為發棠非不知止

以悅眾自君子觀之亦若為士者之笑馮婦也以其不知止

矣○註棠齊邑也○正義曰棠齊世家史記云棠公妻好饗

夫也是棠之為齊邑明矣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

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

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口之甘美味目

之好美色耳之

樂五音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
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
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有情從欲而求可身
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
故君子不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
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
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
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賢達善聖人得以
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
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在天而已
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
禮不倦不但坐而聽命疏孟子曰至命也○正義曰此章
故曰君子不謂命也言專德樂道不追佚性治性勤
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者也
子曰至君子不謂性也者孟子言人口之於美味目之於好
色耳之於五聲鼻之於芬芳四肢之於安佚無事以勞之凡
此五者皆人性所欲也然而得居於此樂者以其有命存焉

盡心下

君子以為有命在所以不求而不可以幸得也是所以不謂之
性也仁之於父子也至君子不謂命也者孟子又言仁以恩
愛施之於父子義以義理施之於君臣禮以禮敬施之於賓
主知以明智施之於賢者而具四端聖人兼統四體而與於
天道以王天下者也凡此五者皆歸之於命也然而有是五
者皆專乎天性也以其有性存焉君子以為有性在所以求
而不可不勉也是所以不謂之命也孟子
言之所以分別凡人君子以勸戒時人
曰樂正子何人也浩生姓不害各齊人也見孟子聞樂正
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樂正子為人有善有信也何謂善何謂
信不害為善信之行謂何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性充
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化而化之之
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
之下也比之可欲乃使人欲之是為善人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也有之於已乃謂人有之是為信人不億不

梁齊川

卷四十一

郊大宜定

三二樂

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為美入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
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為大人其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為
聖人有聖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為神人入有是
六等樂正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
至下也王義曰此章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正
二科是以孟子為之喜者也浩生不害問曰樂正何人也
浩生不害問孟子曰樂正子何等人也以其見孟子聞樂正
子為政於魯而喜故有此問之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孟
子答之以為樂正子是善人信人者也以其有善有信故也
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又問之曰何以謂之善何以謂之信也
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至四之下也者孟子又答而
詳為之解之曰已之可欲使人欲之是為善有是善於已謂
人亦有之是謂之信所謂善即仁義禮智也是為可欲之善
矣充實其善使之不虛是為美入故謂之充實其善而宣
揚之使有光輝于外是為大人故謂之大人具此善不特充
實於已而推之以化人自近以及遠自內以及外是為聖人
故謂之聖以此之善又至經以萬方使人莫知其故是為神
人在美大聖神四者之下也但不能充實而神也註
孟子聞樂正子為政於魯止義曰此蓋經文說見上

卷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下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

之而已矣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為違禮揚朱之

共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今之與楊墨辯者如

追放豚既入其豎又從而招之豎欄也招賢也今之

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欄則可又復從而非之亦云太甚

孟子至招之○正義曰此章言驅邪反正斯可矣來者不佞

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為過者也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至

不敢毀傷之義儒者之道幼學所以為已壯而行之所以為

人故能兼愛無親疏之道也然而歸之儒道則當斯受而安之矣

附元

今之與揚墨又從而招之者孟子又言今之人有與揚墨辯
爭其道者如追放逸之豕豚既還入其欄又從而答之者也
以其地墨而歸儒則可受之而已而乃又從而罪之無以異
於追放逸之豕豚既入其欄又從而答之也以其為亦太甚
矣此孟子之征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
所以比之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與此三賦也布軍卒以
為衣也縷絺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
所養之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
後也
其二而父子離
君子為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
二則路有餓殍若並用三則分
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
疏孟子曰此章言原心長力
政之善者絲役並與以致離尊養民輕斂君之道也孟子曰
有以救時之弊者矣孟子言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
役之征布所以為衣縷所以為絺鎧甲粟米所以為糧力役所
以負荷所養之役然而君子為政其於此三者之賦皆取民之類也如用
行也

其二則有傷財而民至於餓死用其三則有害民而至於父
子離散是豈君子之為政然歟蓋正之者義也緩之者仁也
惟君子以仁是守以義是行然而充類太至而義之盡
者君子所不為也此孟子不得不權時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王者殃
必及身
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使
民以時居不離散寶入民也修其德教布其惠政
寶政事也若寶珠王求索和氏之璧隋氏
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
疏正義曰此章
以為國珍寶者有三曰土地曰人民曰政事使鄰國無侵犯
諸侯之所寶者有三曰土地曰人民曰政事使鄰國無侵犯
其封疆是寶其土地也撫恤寡寡獨使民以時民不離散
是寶入民也修德布惠是寶政事也若不以此三者為寶而
寶珠玉者殃禍必及身矣此孟子見當時之君爭城殺人橫
賦重斂不以土地人民政事為寶所以有是言而救之耳
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正義曰案韓詩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於
楚山中斫武王使入相之曰非也王怒則其左足後成
王即位和抱玉璞泣於楚山下成王使人琢之果得寶名曰
和氏之璧又隋侯姓祝字元暢往齊國見一蛇在沙中頭上

血出隋侯以杖挑於水中而去後回還到蛇處乃見此蛇齧珠來隋侯前隋侯意不釋是夜夢腳踏一蛇驚起乃得雙珠後人稱爲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成

隋侯珠矣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見

姓括名也其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

於齊孟子聞而嗟嘆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

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門人問孟子

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

以殺其軀而已矣孟子各門人言括之爲人小有才慧

害其身也

身也

矣盆成括者盆成括學於孟子未達其道而去之後仕於

齊國孟子聞之乃曰死矣盆成括以其益成括之必見死也

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者言盆成括

果見殺死門人乃問孟子曰夫子何以知其益成括將見殺

死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

而之矣者孟子答之曰盆成括之爲人小有才慧而未聞

君子仁義兼順之大道是

則足以知其將見殺其身

宮樓也孟子舍上賓

客所館之樓上也

有業履於牖上館人求之弗

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

成也置之窓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有來問孟子者曰

是客從者之慶慶也孟子與門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

從者所

竊也

曰子以是爲竊履來與

爲欲竊履

曰殆非也

故來邪

料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

而已矣

我則斯受之亦不追呼來者亦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

見館人殆非爲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益之而已

孟子至而已矣

移流不得有非雖獨竊履非已所絕順答小入小入自答者

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者孟子往至滕國乃舍止於賓客所館之樓上有業履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者言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之履置之於窻牖之上自客到之後館主之人求之不得或問於孟子曰若此履之不見為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為竊履來與者孟子曰見館主乃問已以為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為竊履來與者來隨事我本為欲竊子之履故來與曰始非也館主自知責已問之過也乃曰始非為是來事夫子也夫子之設科也至斯受之而已矣者孟子又曰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往去之者則不追呼而還來者則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容受之而教誨亦且不保其異心也然則不推從者之匿履亦何累之有論語云不保其性有教無類其斯之謂與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喜為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為此者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充之為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穿窬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爾汝之實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為人所爾汝能充大而以有行所至皆可以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結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結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結取也人之為士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與言者未可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也疏孟子曰至類也○正義曰此章之人故曰穿踰之類也言善怒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河施不可取入不知失其職否比之穿踰之類者孟子曰入皆不忍至是皆穿踰之類也者孟子言人皆有所謂隱而不忍如能推之所不忍於其所忍者仁人也以其所愛及其所不忍如能推之所不忍於其所忍者仁人也以其所愛及其

能推之所不喜為而達之於所喜為謂富貴也是為有義之
 人也人能充大不欲害人之於所喜為則仁道於是乎備故
 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無穿踰發利之心以為義則義於
 是乎盡故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不受入爾汝之實是
 不為人而所輕賤故無所行而不為義者也言所為皆可以為
 義矣蓋惻隱有不忍者仁之端也羞惡有不為者義也但能
 充而大之則為仁義矣人之為士於尊貴者未可與言而與
 之言是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以其失之謬也言可以與之言
 而不與之言是以不言取之也是失人也是失人以其失
 之故也如此者是皆為穿牆踰屋趨發利之類也 **孟子曰**
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
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
 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胃腹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
 不下帶而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身正物正天下平矣人
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

自任者輕
 者輕正義曰此章言道之善以心為原當求諸已而責於人
 君子尤之况以妄言言失務者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
 所以自任者輕孟子言辭之近而指意已遠者乃為善言者
 也所守簡約而所施博遠者乃為善道君子之言也不下
 帶而道存焉是所謂言近而指遠也孟子自解其旨也以
 其君子於其言也皆在胃腹以取其不遠於心而道存焉蓋
 者所以服之近於人心也故取而喻之曰不下帶而道存抑
 又見君子之言非特博心說而已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
 平是所謂守約而施博也孟子又自解其旨也以君子
 之所守脩其身而天下由是乎矣是所謂正己而物正者
 也且人病在舍其已之田而耕於人之田也其所求於人
 者為重而所以自任其在己者大輕耳芸治也田所以喻人
 之身也言人病在舍其已身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
武反之也
 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殷湯周武反之 **動容**
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哭死**

而哀非為生者也死者有德經德不回非以干祿

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經行也經德不回非以求祿位

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君子慎性路德行其法度天疏孟子至而已矣。正義曰

壽在天行命以待之而已矣。此章言君子之行動合禮

中不惑禍福脩身俟終竟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孟子

曰止於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者孟子言堯舜之性自

然善也湯王武王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人而

反之者也一則體性之自然一則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

無非是禮也故動容周旋中禮者是為盛之至也至者以其

盛德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蓋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其

為動容中禮也是孟子自解之旨也言哭其死而哀之者非

為其生者也以其動容中禮德性然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

也言語必信非以正義也是謂周旋中禮者也其孟子自解

之旨也言行德不回邪非欲干求爵祿而然也以其周旋中

禮德行然也言語必以正非欲以正非欲以正非欲以正非欲

旋中禮德行如是也君子者順性循德行其禮法脩身以俟

命而已然則堯舜禹湯為盛德之至亦不是過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

視其巍巍然大人謂當時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大人

貴者此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屏言語得盡而已堂高數仞椳題數尺我得志

弗為也仞八尺也椳題屋雷也堂高數仞椳題數尺者不

言數仞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極

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

侍妾多至數百人也般大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

乘我得志弗為也田獵後車千乘般于遊田也在彼

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

彼哉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耻為也在我所行皆古聖

疏孟子至彼哉。正義曰此章言富貴而驕自遺谷茅茹

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者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至吾
何畏彼哉者孟子言說當時之尊貴為之大人者當輕視之
勿視其巍巍然尊貴而畏之也以其如是則心意舒展得盡
其言也又言堂高數仞八尺也至堂高數尺是為奢沐之
室也如我之待志於行道不為此室也食之前有方丈之廣
以極五味之饌而列之又有所侍之妾至數百人陳如我
得志於行道亦不為之也大作樂而飲酒騁田獵有後車
千乘之多如我得志於行道亦不為之也以其在彼驕橫之
事者皆於我所耻而不為之也在我所行之事又皆是古聖
王之制度者也是皆恭儉而有禮也如是則於我何有畏於
彼之富貴乎哉是以說大人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
則藐之而勿視其巍巍然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
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養治也
寡少也
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道橫暴若 其為人也多
單豹則深山而遇飢虎之難也然亦寡矣
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行
者 孟子至寡矣 〇正義曰此章言清淨真德之高者
衆 疏 由聚積實德行之丁廉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

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孟子曰至雖有不存焉者
寡矣者孟子言此以教時人養心之術也言人之治其心莫
善於少欲也其為人少欲則不為外物之汨喪雖有遺橫
具而亡者蓋亦百無二三也然而未必全無也以其少也是
如單豹為人少欲獨隱處於深山而目不遭遇於飢虎而亡
之是也其為人也多欲則常於外物之所汨喪雖間有不亡
其德業於身者蓋亦百無二三也然而未必多有者焉以其
亦少也是如學履為人多貪乃為知於晉國者是也荀子云
養心莫善於誠蓋亦與此孟子同其旨也 曾哲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
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 羊棗棗名
也曾子以
父嗜羊棗父沒之後唯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
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與膾炙孰美也 孟子曰
膾炙哉 言膾炙固美也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
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
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孟子言膾炙
雖美人所同

嗜得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諱
君父之名不諱其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
獨也。正義曰此章言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
不嘗孟子嘉之曾參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曰膾炙與羊棗孰美者曾參曾子父也曾參為人
羊棗名也。曾參既沒而曾子常思念其親而不忍
公孫丑怪之乃問孟子以謂膾炙與羊棗此二味孰
子曰膾炙多哉言膾炙固美於羊棗也而羊棗何
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
問孟子曰如舜則曾子何為獨食於膾炙而不食
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
孟子又答之曰膾炙雖美人所同好者也羊棗獨
故曾子所以思念之而不忍食也譬如君父之名
者以其姓為族之所同名為君父之所獨故諱之
棗棗名也。正義曰蓋膾與棗一物也然而有二名
則膾與棗之屬也。曾參者曾子父也。案史記弟
點字皆是也。孔傳云曾參父名點。註上章稱曰豈
而曾子言之者。正義曰此謂公孫丑疑曾子為非
不知膾炙所同羊棗之所獨而曾子之心言之是或

道故云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

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

之狂士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在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為思魯之狂士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

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

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狷者能不為不善時無中道

之人以狂狷大善者如惡之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曰人行

謂之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為人其踴躍詭譎語曰師也辨故不能純善而為狂也

善哉琴號曰琴張曾曾參父也故何以謂之狂也
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
問何以謂曰其志嘒嘒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
此人為狂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繫之
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有介之人能耻賊惡行不繫者則
可與言矣是獯人於狂者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
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
也
鄉原不入者無恨心可以其鄉原賊德故也
曰何如
斯可謂之鄉原矣
萬章問鄉原曰何以是嘒嘒也
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

禮記

為蹻蹻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聞
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則亦稱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蹻蹻涼涼原其儀如無所
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為
自蹻蹻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子以為主斯世但當
取為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為合眾之行媚愛也故儒
然大見愛於世也若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
是者謂之鄉原也
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
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為原善所至亦謂之善
人若是孔子以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
為賊德何為也
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
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此曰德

之賊也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其惡非之無可舉者
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之惡利口恐其亂信
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
原恐其亂德也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
反經而巳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
矣通化之則眾民興起而家歸於常經謂以仁義禮
安有為邪疏萬章曰至斯無邪慝矣○正義曰此章言士
惡之行也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在猶不台似是

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邑子
率以正孰敢不正之謂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至何思曾之
者乃歎曰盍歸乎來言我黨之為士進取於大道而不得其
中道者也亦以不忘其初而思故舊也故問之孟子謂孔子
在陳國何為而思魯國之狂士者也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
而與之至故思其次也孟子吞之曰孔子不得中正之道者
不知退宿於中道猶有所不敢為也守節無所為而應進
退者也孔子豈不欲中道者而與之哉不可謂之狂矣曰琴張
人故思念其次於中道者為狂猶者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
矣萬章又問孟子曰人行當何如則斯可謂之狂矣曰琴張
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又吞之曰如琴張曾皙
之狂也蕩琴張曾皙牧皮三者皆學於孔子進取於道而躡
等者也是謂古之狂者也琴張曰君子不為利敗我曾皙風
乎舞雲詠而歸是皆有志於學亦志於仕以為進取者也牧
皮經傳並無所見大抵皆學孔子而行有同於曾皙琴張二
人耳此孟子所以皆謂之狂士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又問何
以謂此三人為之狂士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

至鄉原德之賊也者孟子又卷之曰其志嗶嗶然大言乃曰
古之人古之人及考驗其所行之行而未始掩覆其言焉是
言過於行爲之狂者也孔子思與狂者又不可而必得之欲
得有介之人能耻賤汚行不潔者而與之是爲狷者也又
次於狂者也孔子有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以恨之者
其唯獨於鄉原之徒也鄉原者以其爲賊害於德者也然則
孔子如以自非鄉原而過其門而不入室者是則恨之矣此
亦見孔子自非鄉原之徒者無不與之也所以思於中道而
不可得則思其狂狷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萬章又問何
如則謂之鄉原者矣曰何以是嗶嗶然也至是鄉原也孟子又
答之曰鄉原之人其言何以是嗶嗶然也古之人古之人所
顧於行行又不顧於言則亦稱之曰古之人古之人所行之
行何爲踴躍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是言鄉原之人
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乃曰古之人何爲空自踴躍涼涼而
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斯世也但當取爲人所善
則可矣故闖然大見媚變之於世也者是則謂之鄉原者矣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至何哉者萬章不解孟子之意故
問之曰如一鄉皆稱爲原善之人是無所往而不爲善人矣
孔子乃以爲有賊害於德是爲德之賊者何爲者哉曰非之
無舉也至斯無邪惡者孟子又答之曰言鄉原之人能掩蔽

其惡使人欲非謗之則無可而非者使人欲譏刺之則無可
爲譏刺者其志則有同乎流俗之人所行又合於汚亂之世
居其身則若有忠信而實非忠信也其行其身若有廉潔而實
非廉潔也衆人皆悅美之而自以爲是而無其實故不與入
堯舜之正道者也是無得而爲有得故謂之爲德之賊者也
孔子有曰惡有似真而非真者惡有似善而實非善者以其
苗也惡有似利而實非利者以其似信而實非信者以其似
淫哇以其似美樂而實非美樂者以其似雅樂而實非雅樂者
朱恐其有亂於朱者也惡鄉原之惑衆也惡紫之間色也其
亂於德者也凡此六者孔子所以惡之以其似是非而非者也
君子者乃歸其常經而已矣云經者則義信德是也如佞口
鄉原者是不經也唯君子則反經而已矣君子去其不經以
反復乎經則其經斯適於正而不他故義以立而不爲佞亂
信以立而不爲兩疑之惑矣庶民既以興行斯無邪惡之行也
興行又不爲兩疑之惑矣庶民既以興行斯無邪惡之行也
○註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正義曰
案論語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不知所以裁之今云周禮五黨而解其文蓋亦不察此論語
而有悞也誠如周禮五黨言之則論語何以云吾黨蓋不當

引此為證所謂黨者蓋五百家為之黨是其旨也。註孟子言至學者也。正義曰子張之為人蹉蹌譎詐論語曰師也僻故不能純善者察家語有衛人琴牢字張則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牢而已非所謂子張善鼓琴也。趙註引為顯孫師亦未審何據而琴張曰師張曰曾哲曾參之父蓋言於前矣。散皮者未詳。註似真而非至孔子所惡也。正義曰案論語云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其序如此不同者蓋孟子以亂義不及亂信亂信不及亂德其所主三者而已。苗秀朱紫聲樂所託以為喻者也是所以為異者也。註色厲內荏至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正義曰此蓋本論語之文而云。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言五百歲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

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若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故二人等德也。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太公望呂尚也號曰師尚及散宜生文王內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為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鄰近之甚也。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遺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為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者也則亦當使為無有也。乎爾者數而不

怨之也孟子曰至無有乎爾正義曰此章言天地剖判
辭也開元更始三皇以來人倫攸叙折道德莫貴聖
人聖人不名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左
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亦有乎爾終於篇章者也孟子曰由堯
舜至於湯至由湯至於文王又至由文王至於孔子又至由
孔子而至于今止無有乎爾者此孟子欲歸道於已故歷言
其世也言自堯舜二帝至於商湯其年數有五百餘載矣
如高臯陶為堯舜之臣則親見而知堯舜聖人之大道而佐
行之也如湯王之去堯舜之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遠則但
聞其二帝所行之道遵而行之者也又自商湯逮至文王周
時又有五百餘載如伊尹萊朱二者俱為湯之賢臣則親見
而知湯所行之道而輔佐之者也如文王之去湯世則相去
有數百歲之遠則但聞其湯所行之道而遵之者也以自文
王之世至於孔子之時又有五百餘載如太公望散宜生二
者為文王之臣則親見而知文王所行之道而輔佐之者也
如孔子之去文王世則相去亦有數百歲之遠則但聞其文
王之道而遵之者也故自孔子以來逮至于今但百有餘載
以其去孔子之世如此之未遠自鄰國至于魯國其地相去
如此之甚近然而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高宗也
然而世之以謂無有此名世而出於間者乃天不欲使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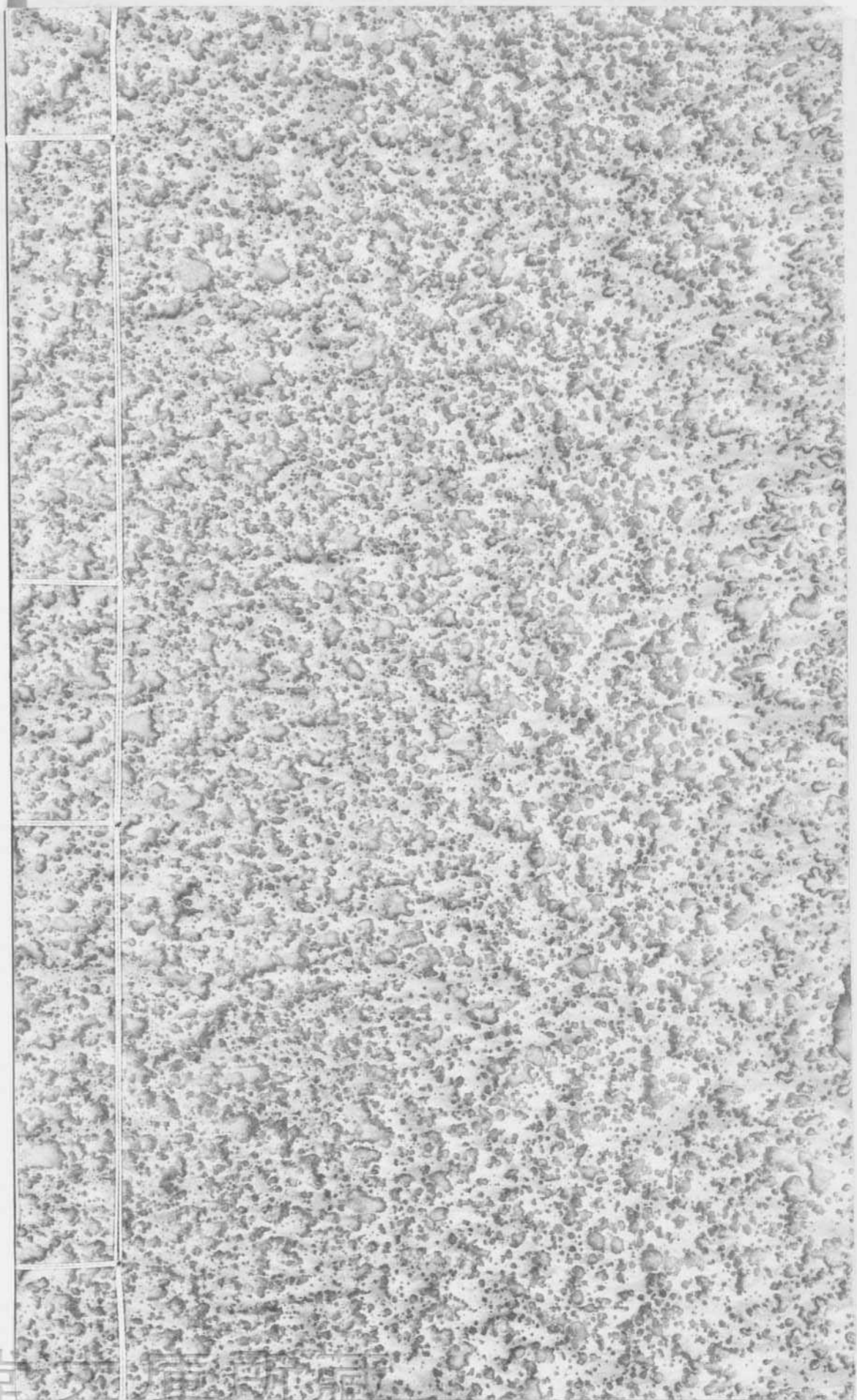
道也故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矣此所以欲歸於
已而歷舉世代之言之也註伊尹至于等德也正義曰史
記之伊尹名摯號為阿衡也為湯之相萊朱亦湯賢臣一曰
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者蓋魯定公元年
左丘明之文也杜預云仲虺奚仲之後也註太公望散宜
生正義曰太公望於前詳言之矣散宜生案論語云武王
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云十人而散宜生在焉散宜生三
也註至今者至而無有也正義曰云魯擊柝聞於鄰者
按魯哀公七年公伐邾之文也亦於救言之詳矣云傳說出
設高宗者亦言於前篇矣然而仲左作春秋必至獲麟而止
者也孟子亦必止於無有乎爾而終其篇者蓋亦見于子
仲尼而作者也故哀公十四年春而仲獲麟杜氏云麟仁獸
也聖王之嘉瑞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不興感嘉
瑞之無應故春秋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
作回所以為終也孟子之書於於是言者蓋亦闕聖道不明
于世歷三皇已來推以世代之雖有歲限然亦有遇不遇焉故
述仲尼之意而作此七篇遂以無有乎爾
終於篇章之末蓋亦深嘆而不然之云爾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下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新編